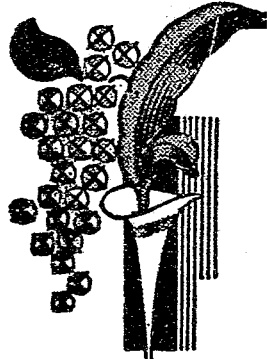


曾文正公著述八種

第一冊

家書(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曾文正公原名子誠，字伯涵，湘鄉人。王父星岡公諱玉屏，少時喜任俠，已乃折節下士。嘗曰：「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屏斥惟恐不遠。星岡公生三子：長曰竹亭，仲曰上臺，季曰驥雲。竹亭累封光祿大夫，公之父也。生子五人，公居長，名國藩，次國潢，字澄侯，即所稱四弟。次國華，字溫甫，即所稱六弟。次國荃，字沅浦，號子植，即所稱九弟。次國葆，字事恆，號季洪，即所稱季弟。此公之三代世系也。讀家書者，首宜知此，庶幾開卷瞭如指掌。

曾公於遜清末葉，勳業文章，爲有數人物，雖軍務倥傯，不廢學問，著述之富，高可等身，亦屬難能而可貴矣。其家書一種，愷切詳贍，文極通暢，正誠修齊治平之道，胥在乎是；且淺近顯明，尤宜於初學。至於敬尊長，督諸昆，訓子姪，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委委曲曲，勤勤懇懇，情無不周，辭無不達。初學讀之，不特可增長學識不少，於立身處世之道，思過半矣。今將關於青年學子身心尤切要者，摘出分列於左，藉資警惕。

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爲根柢。（卷一，二六頁）

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卷一，二八頁）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卷一，三四頁）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爾。（卷二，三頁）

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分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卷二，六頁）

身體雖弱，却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牀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卷二，一三頁）

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卷二，二六頁）

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敢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卷三，九頁）

弟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又云：「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爾。」（卷三，一五頁）又云：「求業之精，別無他事，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一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卷三，五頁）

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又云：「務使祖父母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諒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值一錢。」（卷三，一六頁）

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弔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醜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溫肅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使終不入泮，尚不至於飢寒，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卷三，一九頁）

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爭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家訓二頁）

實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家訓十頁）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家訓三四頁）

凡將相無種，聖賢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家訓四六頁）

凡事皆有極困難之事，打得通的，便是好漢。（家訓六一頁）

曾公一生，最重勤儉二字，而云：「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卷一，三七頁）此乃自謙之語，以我觀之，皆已做到八九分矣。對於子姪，最怕驕奢佚三字。故云：「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佚字，討人厭離不得個驕字。」（卷一，三三頁）語尤確切不移。

曾公治家之道，有八字訣。教子弟之道，又有八本之說。至理名言，卓然不刊，茲特標列於此：

（八字訣）考寶早掃，書蔬魚豬。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會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卷一，三一頁）又云：「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卷一，二七頁）案書者，讀書也，此即書蔬魚豬之詮解也。

（八本說）讀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卷一，三五頁）

我所最欽佩曾公者，一爲求才若渴，知人善任。一爲鄙薄庸醫，不喜服藥。致沉浦書云：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泊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爲急，其闊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卷九，七頁）

論醫士云：「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家訓一九頁）又論服藥之害云：「迨至補藥喫出毛病，則服涼藥攻伐之，陽藥喫出毛病，則服陰藥清潤之。輾轉差誤，非大病大弱不止。」（卷二一九頁）又云：「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家訓五七頁）又云：「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家訓一九頁）其自信有如此者。

曾公五箴，不減韓公五箴，程子四箴，真閱歷有得之言。「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曾公得力於此亦不少，故伎求詩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處富貴而仍守忠恕之道，寒素之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曾公誠無愧焉。

曾公曰：「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卷二二二頁）今人適得其反，讀公之言，可勝慨然。又曰：「此賊萬無持久之道。」（卷十四九頁）我謂當今亦匪，何異昔日赭寇，亦萬無持久之道。

近世尺牘，風行最廣者，首推秋水。然以曾公家書視之，貌乎小矣。秋水比之摩登女郎，衣服麗都，徒工辭令，中無所有。家書如寸粟尺帛，都有實用。驟視之，雖如家常淡飯，樸實無奇，細按之，則武庫森然，探之不盡。朱文公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者，可以移贈，不特宜於軍學界，即工商界，何嘗不宜。故今人將悉屏秋水，而晉用家書，以期為國家培元氣，有所做法，而造就真材也。

行見此書銷路之廣，必駕秋水而上之，無疑。本局爰重加標點，按類分列，撮要綴題，翻檢便利。體例謹嚴，校讎審確，學子得此，裨益多矣。至於曾公著述，人人皆知，毋庸贅列。惟十八家詩鈔外，尚有三十二家詩鈔，祇有木板，未見翻印云。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上海南匯朱惟公謹識。

丹黃餘記

予性喜讀書，讀必校，校必記；記有得，則甚樂也！以爲學者雖工文章，而不善校勘，必不能壓人望。予之嫌詞章家不善校勘，亦猶曾公之嫌考據家無文章也。予校刊斯編，已三月餘於茲矣。雖未能盡善，亦有不同於流俗處。茲將各本參校所得，略記一二，以供研究。其平淡無奇，人人皆知者，則不列焉。

『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一本自作有（卷四，一六頁）

『夜宿青油壁。』一本作責曲壁。（卷十一，一〇頁）

『曰老莊。』一本作莊老。（家訓十頁）

『晉軍在建德。』一本晉作普。（家訓一八頁）

『驚悉靈仙先生之令弟仙逝。』一本作驚慰，以慰字句，霞仙先生數句另起，誤甚！（家訓一九頁）

『渠所補一百六十五文。』一本文作字。（家訓二四頁）

『爾可求郭意城烟叔搨一二分。』一本城作誠。（家訓二四頁）

『因請莫君指示錯誤。』各本因皆作固，文氣承上殊不順，必係因字之譌，無疑。（家訓二八頁）

『班指。』一本班作搬。（家訓二九頁）

『至今用爲疚憾。』一本疚作疾。（家訓三三頁）

『僅用去二文，尙餘九十八文，還其父。』一本硬改二爲一，八爲九，以遷就之，誤甚！此係竟希公事，幼學穠

林以爲文正事亦誤。(家訓四六頁)

『總以鄉試會試能列榜前。』各本列皆作到。(家訓四七頁)

曾公之勤儉，可謂古今將相中罕有其匹。嫁女奩資，不過二百金，自己所有衣服，不足三百金；在紳商已足詫異，况身爲大員者乎？今世習於奢侈，競務虛榮，一襪之值數十金，一席之費數百圓，可悚可畏，殊堪爲世道之憂。曾公作事讀書，俱有定程，其儉不可及，其勤亦不可及也。今日游手好閒，而務奢華者多，正可以曾公藥之。

洪楊之役，上海猶未失陷，說者謂曾家兄弟之功，不無可記。而我則謂上海人尤不可忘記錢調甫請兵之功，因節錄家書一段於此：

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卽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約不得大兵同行，卽不還鄉，可感可敬。(卷十五一頁)

申包胥南齋雲，當不過如是。我恐不有錢氏之泣求，未必曾家調兵如此之速，上海能免失陷與否，尙未可知。是以我特表而出之，以歸功錢氏焉。

諭紀澤云：『爾走路近略重，說話略鈍否？』(家訓一九頁)又云：『說話遲鈍，行路厚重否？』(家訓二八頁)君子不以言舉人，今人則取人專重言貌，務須伶俐便辟，方堪入選。但願其敏於言，而不計其鈍於行，與曾公異趣，宜乎其失之遠也。

癸酉孟夏海曲讀書太忙生識。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目次

卷一 治家類

稟父母(和氣則家道興).....	一	致紀澤(須另搬小房子).....	一九
稟父母(教弟竭盡心力).....	二	致紀澤(家眷不可出京).....	二〇
稟祖父母(曬皮衣之法).....	三	致紀澤(宜守鄉間舊樣).....	二〇
致諸弟(勸勿管家中事).....	四	致諸弟(宜注意勤敬和).....	二一
稟父母(勿因家務過勞).....	六	致諸弟(勿使子姪驕佚).....	二二
稟叔父母(勿勞力過甚).....	六	致紀澤(宜教新婦作羹).....	二三
致諸弟(日思想歸省親).....	八	致四弟(宜常在家侍父).....	二四
致諸弟(無半字入公庭).....	九	致四弟(不宜常常出門).....	二四
致諸弟(述改屋之意見).....	一	致四弟(得兩弟爲幫手).....	二五
致諸弟(擬於明年歸省).....	一	致九弟(歸家料理祠堂).....	二六
致諸弟(迎養父母叔父).....	二	致四弟季弟(注重種蔬等事).....	二七
致紀澤(料理家事出京).....	三	致諸弟(宜兄弟和睦及實行勤儉二字).....	二七
致紀澤(措眷趕緊出京).....	四	致諸弟(述境遇之順逆及好說利害話).....	二八
	七	致諸弟(述六弟婦治家最賢賦命最苦).....	二九
		致諸弟(述起屋造祠堂).....	三〇

致四弟(治家有八字訣).....	三一	稟父母(勸弟除驕傲氣).....	五
致四弟(居鄉要訣宜儉).....	三一	致諸弟(勉以進德修業).....	六
致九弟季弟(宜戒後輩驕佚).....	三二	致諸弟(切勿恃才傲物).....	七
致四弟(怕子弟驕奢佚).....	三三	稟父母(不敢過分用心).....	八
致四弟(教子姪以謙勤).....	三三	致諸弟(勸宜力除牢騷).....	九
致四弟(教子弟去驕惰).....	三四	致四弟(勸宜不露圭角).....	〇
致四弟(教子弟以八本).....	三四	致九弟(勸宜息心忍耐).....	一
致四弟(必須愛惜物力).....	三五	致九弟(在營宜保身體).....	一
致四弟(惜福貴乎勤儉).....	三六	致九弟(述無恆的弊病).....	二
致九弟(欣悉家庭和睦).....	三六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四
致四弟(教家勤儉為主).....	三七	致九弟(願共鑒誠二弊).....	四
致四弟(宜以耕讀為本).....	三七	致九弟(注重平和二字).....	五
卷一 修身類		致四弟(必願加意保養).....	六
稟父母(謹守保身之訓).....	一	致四弟九弟(體弱必須起早).....	七
稟父母(痛改從前過失).....	二	致九弟(宜平驕矜之氣).....	七
致諸弟(詳述克治之功).....	二	致九弟季弟(須戒傲惰二字).....	八
		致四弟(保養宜停藥物).....	九

致四弟(宜不輕非笑人).....	一九
致九弟季弟(宜注意清慎勤).....	二〇
致九弟季弟(必須自立自強).....	二一
致九弟(望勿各逞己見).....	二二
致九弟季弟(治身宜不服藥).....	二三
致九弟季弟(服藥不可太多).....	二三
致四弟(必須好好靜養).....	二四
致四弟(見本縣父母官宜以謙謹為主).....	二四
致九弟(述治事宜勤勞).....	二五
致九弟(著力積勞二字).....	二六
致九弟(萬望毋惱毋怒).....	二六
致九弟(脾疼先貴扶脾).....	二七
致九弟(鬱怒最易傷人).....	二八
致四弟(述養身有五事).....	二八
致九弟(宜自修處求強).....	二九
致九弟(得力惟一悔字).....	三〇
致九弟(必須逆來順受).....	三一

卷二 勸學類

稟父母(九弟習字長進).....	一一
稟父母(教弟寫字養神).....	一一
稟父母(兩弟業患不精).....	一二
致諸弟(述求學之方法).....	一四
致諸弟(勉勵立志有恆).....	一四
致諸弟(勉勵自立課程).....	一六
(附課程表).....	一八
致諸弟(講讀經史方法).....	一〇
致六弟(述學詩習字法).....	一一
致諸弟(勸講孝弟之道).....	一四
致諸弟(須要看史溫經).....	一六
致諸弟(勿爲時文所誤).....	一七
稟父母(教弟注重看書).....	一八
致諸弟(必須立志猛進).....	一九
致諸弟(看書必須有恆).....	二〇
致諸弟(看書必須有恆).....	二一

致諸弟(按月作文寄京)……………二二
 致諸弟(評文字之優劣)……………二三
 致諸弟(宜訪擇一明師)……………二四
 致四弟(宜留心讀書事)……………二五
 致四弟(宜勸諸姪勤讀)……………二六
 致四弟九弟(宜家居時苦學)……………二六
 致九弟(講求奏議不遲)……………二七
 致四弟九弟(諄囑瑞姪加功)……………二七
 致四弟九弟(述爲學有四事)……………二八

卷四 理財類

稟祖父母(在京無生計)……………一
 稟祖父母(京中窘迫狀)……………二
 稟父母(籌畫歸還借款)……………三
 稟父母(借銀寄回家用)……………五
 稟父母(在外借債過年)……………五
 稟父母(便附家中大布)……………六

稟祖父母(在京易挪錢)……………七
 稟祖父母(無錢寄回家)……………八
 稟父母(寄銀完價贈人)……………九
 致諸弟(取款及託帶銀)……………一〇
 稟父母(送參冀減息銀)……………一一
 稟父母(專人去取借款)……………一二
 稟父母(在京事專省儉)……………一三
 稟叔父母(託人帶歸銀)……………一四
 致諸弟(家中須略積錢)……………一五
 致紀澤(託人帶銀至京)……………一六
 致諸弟(帶歸度歲之資)……………一七
 致九弟(述捐銀作祭費)……………一八
 致九弟(勸捐銀修祠堂)……………一九

卷五 濟急類

稟祖父母(請救濟族人)……………一
 稟祖父母(先餽贈戚族)……………二

致諸弟(述濟戚族之故).....	二
(附錄五箴并序).....	七
(養身要言).....	九
(求闕齋課程).....	九
稟祖父母(贈戚族數目).....	九
稟叔父母(請免錢送人).....	〇
致諸弟(定計置一義田).....	一
致九弟(順便可以周濟).....	二
致九弟(周濟受害紳民).....	二
致四弟九弟(寄銀親族三黨).....	三
致四弟(送銀共患難者).....	四

卷六 交友類

致諸弟(切勿占人便宜).....	五
稟父母(處置朋友之法).....	五
致九弟(許李次青訂婚).....	六
致九弟(述魏胡潤帥聯).....	七
致九弟季弟(述辜負李次青).....	七

稟祖父母(與英國議和).....	一
稟父母(盤查國庫巨案).....	二
稟父母(具摺奏請日講).....	三
致諸弟(具奏言兵餉事).....	三
致諸弟(進諫說破驕矜).....	四
致諸弟(詳述辦理巨盜及公議糧餉事).....	六
致九弟季弟(以勤字報君以愛民二字報親).....	七
致九弟(暫緩奏祀望溪).....	八
致季弟(長江釐卡太多).....	八
致九弟季弟(籌辦粵省釐金).....	九

卷七 爲政類

致九弟(抽本省之釐稅).....九
致九弟(當大事宜明強).....一〇

卷八 服官類

致諸弟(喜述大考升官).....一
稟祖父母(報告升侍講).....一
稟祖父母(報告考差信).....三
稟祖父母(報告補侍讀).....四
致諸弟(喜得會試房差).....五
致諸弟(喜述升詹事右春坊右庶子).....五
稟父母(勿入署說公事).....六
稟叔父母(報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七
稟父母(請祖父換藍頂).....八
稟父母(擬為六弟納監).....九
稟父母(報告兩次兼職).....一〇
稟父母(請勿懸望得差).....一二
稟父母(附呈考差詩文).....一二

稟父母(六弟成就功名).....二三
稟父母(請敬接誥封軸).....二四
稟父母(毋以不得差及六弟不中為慮).....二四
稟父母(四弟送歸誥軸).....二五
稟父母(遵命一意服官).....二六
致諸弟(述升內閣學士).....二六
致諸弟(喜述補侍郎缺).....二七
致諸弟(述派較射大臣).....二八
致諸弟(喜九弟得優貢).....二〇
致九弟(公文不可疏懶).....二一
致九弟(喜保同知花翎).....二一
致四弟(開用總督關防及鹽政之印信).....二二
致九弟(兄弟同奉特恩).....二三
致九弟(申請辭退一席).....二三
致九弟(揭出自己襟懷并以紀瑞承蔭).....二四
致九弟(述紀梁宜承蔭).....二四
致九弟(儘可隨時陳奏).....二五

致九弟(不必再行辭謝)……………二五
 致九弟(戰事宜自具奏)……………二六
 致四弟(兄弟同蒙封爵)……………二六
 致四弟九弟(諭旨飭沅陸見)……………二七

卷九 用人類

致諸弟(營中需才孔亟)……………一
 致諸弟(調彭雪琴來江)……………二
 致九弟(催周鳳山速來)……………三
 致九弟(交人料理文案)……………四
 致九弟(慚對江西紳士)……………五
 致九弟(宜以求才爲急)……………六
 致九弟(擬優保李次青)……………七
 致九弟季弟(述楊光宗不馴)……………八
 致沅弟季弟(囑文輔卿二語)……………八
 致沅弟季弟(隨時推薦正人)……………九
 致九弟季弟(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九

致九弟(辦事好手不多)……………一〇
 致九弟(宜多選好替手)……………一〇
 致九弟(述器重杜小舫)……………一一
 致九弟(述保舉人爲難)……………一一
 致九弟(述查參金盾生)……………一二

卷十 行軍類

寄友(述奉旨命辦團練)……………一
 寄友(述湘勇頗有紀律)……………二
 稟父(專思辦水戰之法)……………二
 稟覆父(軍中要務數條)……………四
 致諸弟(遣歸長夫多名)……………五
 致諸弟(付回奏摺底稿)……………五
 致諸弟(儘可不必來營)……………六
 致諸弟(廣東水師已到)……………七
 致諸弟(奏請調貴州兵)……………七
 致諸弟(鄂兵久無餉銀)……………八

稟父(在省中修理戰船).....	八	致諸弟(擬添募五百人).....	二二
致諸弟(長夫皆令回里).....	九	致諸弟(鹽務籌餉有二).....	二二
致諸弟(廣西水勇到省).....	〇	致諸弟(細述鄂贛軍情).....	二三
致諸弟(湖北業已失守).....	〇	致諸弟(述吉安府失守).....	二四
致諸弟(令子姪見軍旅).....	一	致諸弟(瑞州屢獲大勝).....	二六
致諸弟(述賊人數更多).....	一	致九弟(不可久頓城下).....	二七
致諸弟(述陸路大獲勝).....	二	致九弟(急來瑞州更替).....	二七
致諸弟(即日移營前進).....	三	致九弟(軍餉可望充裕).....	二八
致諸弟(述賊不能水戰).....	四	致九弟(恐哨勇不老練).....	二八
致諸弟(軍事愈辦愈難).....	五	致九弟(軍事尙隱尙詭).....	二九
致諸弟(水師陷入內河).....	六	致九弟(宜全神注陸路).....	二九
致諸弟(盡遣長夫回家).....	七	致九弟(與賊最戒浪戰).....	三〇
致諸弟(認真操練水師).....	八	致九弟(必須細偵賊情).....	三〇
致諸弟(軍中意見不合).....	九	致九弟(訓練注重講辨).....	三一
致諸弟(打單眼銃數竿).....	九	致九弟(赴浙辦理軍務).....	三二
致諸弟(難以打出湖口).....	〇	致九弟(望來幫辦一切).....	三二
致諸弟(陸軍勢已不支).....	一	致九弟(述捐餉增學額).....	三三

致九弟(喜聞克吉安信).....	三四	致季弟(第一講求將略).....	四四
致九弟(望即來營小住).....	三四	致九弟(北援不必多兵).....	四四
致四弟季弟(述零匪難奏功).....	三五	致九弟季弟(宜以靜字勝賊).....	四四
致九弟(當報近日軍情).....	三五	致九弟(陸路萬難多運).....	四五
致諸弟(溫甫尸無下落).....	三六	致四弟(述安慶之得失).....	四六
致諸弟(奏溫甫殉難事).....	三七	致九弟(緩急由鮑自定).....	四六
致諸弟(尋獲溫甫遺骸).....	三七	致四弟(洋船暗通接濟).....	四七
致諸弟(邑中須有團練).....	三八	致九弟季弟(須將外濠加挖).....	四八
致諸弟(湖南協餉停解).....	三八	致九弟(宜作堅守之計).....	四九
致四弟(述奉防蜀之旨).....	三九	致九弟(述賊萬難持久).....	四九
致四弟(述楚軍難北行).....	三九	致九弟(喜聞克安慶信).....	四九
致四弟九弟(述捻匪之猖獗).....	四〇	致九弟(述不放心水師).....	五〇
致四弟九弟(頗慮統將乏人).....	四〇	致四弟九弟(望來共商大計).....	五〇
致四弟九弟(述賊包圍鮑營).....	四一	致四弟九弟(但求保全上海).....	五一
致四弟九弟(述克復太湖縣).....	四二	致九弟(注意訓練新軍).....	五一
致四弟九弟(述克復杭城信).....	四二	致九弟(咨鄂協解火藥).....	五二
致四弟(述蘇錫失守信).....	四三	致九弟季弟(須惜士卒精力).....	五三

致九弟季弟(金陵似可克復)……………五三
 致九弟(兵貴機局靈活)……………五三
 致九弟(切忌全作呆兵)……………五四

卷十一 旅行類

稟父母(到京後之狀況)……………一
 稟父母(九弟急欲南歸)……………二
 稟父母(九弟暫不歸家)……………三
 稟父母(九弟釋日南歸)……………四
 稟祖父母(九弟已動身)……………五
 稟父母(九弟路上安否)……………七
 稟父母(諸弟願意來否)……………八
 致諸弟(四弟已經出京)……………九
 致九弟(述自長沙起行)……………一〇
 致九弟(述寓武昌撫署)……………一〇
 致九弟(過潯祭塔公祠)……………一〇
 致四弟(囑紀澤來省觀)……………一一

致九弟季弟(謝給紀澤途費)……………一二

卷十二 雜務類

稟叔父(請再代辦壽材)……………一
 稟祖父母(孫婦生一女)……………一
 稟父母(年漆壽材一次)……………二
 致諸弟(託友帶歸各物)……………三
 稟父母(暫緩兒女聯姻)……………三
 稟父母(無法位置妹夫)……………四
 稟父母(京寓慶祝壽辰)……………五
 稟父母(身上熱毒未好)……………六
 致諸弟(述現服清涼藥)……………七
 稟叔父母(移寓呂祖閣)……………七
 稟父母(專服補肝之品)……………八
 稟祖父(意欲另尋墳地)……………九
 致諸弟(述大女兒訂姻)……………一〇
 致諸弟(欣聞兩次喜信)……………一一

稟父母(好地氣必團聚).....	一二	致四弟九弟(必須略置墓田).....	二二
致諸弟(寄歸銀兩物品).....	一三	致四弟九弟(痛悉叔父去世).....	二四
致諸弟(不必重價買地).....	一三	致四弟九弟(尋地必求愜意).....	二四
致諸弟(癱疾(愈見大好).....	一四	致四弟(應酬必須親到).....	二五
致諸弟(託查遺失家信).....	一五	致四弟(紀鴻倅取縣首).....	二五
致諸弟(述修(改長郡館).....	一六	致九弟(擬接季弟靈柩).....	二五
致諸弟(擬爲紀澤定婚).....	一七	致九弟(述季柩已到此).....	二六
致諸弟(成就紀澤親事).....	一八	致九弟(擬作季弟墓志).....	二六
致諸弟(暫緩紀澤親事).....	一九	致九弟(派送季柩歸里).....	二七
致諸弟(決對紀澤親事).....	二一	致四弟(述季喪甚整齊).....	二七
致四弟(以壽序作格言).....	二二	致九弟(述爲季弟請諡).....	二八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一

治家類

稟父母(和氣則家道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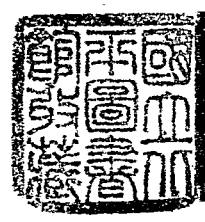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八日，恭慶祖父母雙壽，男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早麵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廿日補請二席。又倩人畫椿萱重蔭圖，觀者無不歎羨。

男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太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從汪覺菴師遊，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擱。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脩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

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啓其見識而堅其心志。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廿兩，至金竺處家。

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



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卽此敬稟叔父大人，怒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爲叔父克家之子，卽爲吾族光大門第，可喜也。謹述一二，餘續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稟父母（教弟竭盡心力）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月初三交彭山峴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忽患傷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尙轉心悻。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誕，男不克在家慶祝，心猶依依。

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來信卽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卽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此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卽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許，以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園，時有耽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佛鬱難伸，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傳，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

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含意不申，故從不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

與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情，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兄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

伏讀手諭，謂男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謹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稟祖父母（曬皮衣之法）

孫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

上半年所付黑狸皮絨料，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爲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腦，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

江西家受括明府，昨有信來，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到，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兌銀之難，往往如此。

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病殤，幼者昨又以痘殤，僅存次子，尙未周歲，良可悼歎！

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

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回家。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孫國藩稟。（道光二十

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致諸弟（勸勿管家中事）

諸位老弟足下：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日發信，內父親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

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壁尙可寄，然必須明年會試後，乃有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

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誣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奢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

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

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喫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會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斲，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

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輩則宜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卽，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卽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法，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纔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間望日隆，卽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

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

等小事，及近處戚族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

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所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總不欲以有恆自立，猶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餘不盡宣，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稟父母（勿因家務過勞）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膝下：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爲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發一信言升官事，想已收到。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寄回紅頂補服袍褂手釧筆等物，計八月可回到家。賀禮惟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高麗參等物，計九月可回到家。

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卿貳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則萬幸矣！

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望念，餘容另稟。（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稟叔父母（勿勞力過甚）

姪國藩謹稟

叔父母大人禮安。十七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心，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下，竟不得效絲毫之力，終夜思維，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來，告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痿痺云云，不知果送來否？

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外面極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模範。焦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撰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任之。凡勞力嚴重之事，則另添用僱工一人，不夠則僱二人。

姪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癱疾即發，夜坐略久，次日即昏昏。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遠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

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室大小皆順。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蓄之誠，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晉一，姪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滿後即可著。母親外褂並漢祿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丫環，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來鄉，則更爲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使令，其價姪即寄回。

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扯，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於八月接到俸銀，即當寄五十金回，卽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罷念。姪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致諸弟（日日想歸省親）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正月十一日發一家信，是日子極不開，又見溫甫在外未歸，心中懊惱，故僅寫信與諸弟，未嘗爲書稟堂上大人，不知此書近已接到否？

溫弟自去歲以來，時存牢騷抑鬱之氣，太史公所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往者，溫甫頗有此象。舉業工夫，大爲拋荒，閒或思一振奮，而興致不能鼓舞。余深以爲慮，每勸其痛著祖鞭，併心一往。

溫弟輒言思得一館，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維繫。余思自爲京官，光景尙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養一胞弟，而必與寒士爭館地，向人求薦，實難啓口，是以久不爲之謀館。

自去歲秋冬以來，聞溫弟婦有疾，溫弟羈留日久，牢落無偶，而叔父抱孫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溫弟南歸。且余旣官二品，明年順天主考，亦在可簡放之列，恐溫弟留京三年，又告迴避，念此數者，欲勸溫弟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層，欲諸弟細心斟酌。

不料發信之後，不過數日，溫弟卽定得黃正齋館地。現在旣已定館，身有所管束，心有所繫屬，舉業工夫，又可漸漸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聖眷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則到四五月，再與溫弟商入南闈或北闈行止。如我今年聖眷平常，或別有外放意外之事，則溫弟仍留京師，一定觀北闈，不必議南旋之說也。坐館以

羈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齊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能不得罪東家，好來好去，即無不可耳。

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具摺，摺中難於措辭。私心所願者，得一學差，三年任滿，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來得一京官，支持門面，余則告養歸家。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母親七十之年，余誓具摺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亦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默佑否？

現在寓中一切平安，癱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尚有織痕。家門之福，可謂全盛，而余心歸省之情，難以自慰，因偶書及，遂備陳之。

毅然伯之項，去年已至余寓，余始寬便寄南，家中可將書封好，即行送去。餘不詳盡，諸惟心照，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廿一日

致諸弟（無半字入公庭）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澄侯在廣東，前後共發信七封，至柳州未陽，又發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後，又發二信，皆已收到。植洪二弟，今年所發三信，亦均收到。

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身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爲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爲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

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

賀八爺馮樹堂梁儷裳三處，吾當寫信去謝，澄弟亦宜各寄一書。即易念園處，渠既送有程儀，弟雖未受，亦當寫一謝信寄去，其信即交易宅，由渠家書彙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即託岱雲覓寄。

季洪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甚爲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爲大幸。即使不選獲售，去年家中既雋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植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拔，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爲不合例而失，且以爲寫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

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考則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妬忌也。

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

曹西垣教習服滿，引見以知縣用，七月動身還家。母親及叔父之衣，並阿膠等項，均託西垣帶回。

去年內賜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後因我進闈考教習，家中叫裁縫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竊去整料，遂僅裁祖

父父親兩套。本思另辦好料，爲母親製衣寄回，因母親尙在制中，故未遽寄。

叔父去年四十晉一本思製衣寄祝，因在制未遽寄也。茲託西垣帶回，大約九月可到。家臘月服闋，即可著矣。紀梁讀書，每日百餘字，與澤兒正是一樣，只要有恆，不必貪多。澄弟亦須常看五種遺規及呻吟語洗盡浮華，撲實諳練，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於澄弟實有厚望焉。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致諸弟（述改屋之意見）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邱之路，必須改於檀山嘴下面，於三角邱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囑，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行之。

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廬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其闕塞，余意以爲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屋爲妥。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嫌太遠，不如於季洪房外高墻打進七八尺，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後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高廳參已完，明春得便，卽寄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更多病，是以遲遲。

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卽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微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同鄉周荇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提督府提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農荻舟尚遊蕩不畏法，真可怪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餘俱康泰，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正月半來，將諸李筆峯代館。宋臈賓在道上撲跌斷腿，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也。餘不一，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致諸弟（擬於明年歸省）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月十七日，發一家信，由廷芳字明府帶交。便寄會希六陳體元從九品執照各一紙，歐陽滄溟先生陳開煦換執照並批迴各二張，添梓坪叔庶會祖母百摺裙一條，會陳二人九品補服各一副，母親大人耳帽一件，膏藥一千張，眼藥各種，阿膠二斤，朝珠二掛，筆五枝，鍍底子六十個。會陳二人各對一副，滄溟先生橫幅篆字一副。計十二月中旬應可到省，存陳岱雲宅，家中於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領可也。芳字在漢口須見上司，恐難早到，然遇順風，則臘月初亦可到家中，或著人早去亦可。

余於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在關較射十七出榜，四關其中百六十四人，余關內分中五十二人。向例武舉人武進士覆試，如有弓力不符者，則原闕之王大臣，每人各罰俸半年。今年僅張字闕不符者三名，王大臣各罰俸一年半。余闕幸無不符之人，不然則罰俸半年，去銀近五百金，在京官已視為切膚之痛矣。

寓中大小平安，紀澤兒體已全復，紀鴻兒甚壯實，鄒墨林近由廟內移至我家住，擬明年再行南歸。袁漱六由會館移至虎坊橋，真齋榜後，本擬南旋，因憤適不甘，仍寓漱六處教讀。劉鏡清教習已傳到，因丁艱而竟不能補，不知命途之舛，何至於此。凌荻舟近病內傷，醫者言其甚難奏效。黃怒皆在陝差旒，述其與陝撫殊為冰炭。

江氓樵在浙，暑秀水縣事，百姓感戴，編為歌謠。署內一貧如洗，藩臺聞之，使人私借千金以為日食之資，其為上司器重如此。其辦賑務，辦保甲，無一不合於古。頃湖南報到，新寧被齋匪餘孽煽亂，殺前令李公之闔家，署令萬公亦被戕，焚掠無算，則氓樵之父母家屬，不知消息若何，可為酸鼻。余於明日當飛報氓樵，令其即行言旋，以赴家難。

余近日忙亂如常，幸身體平安，惟八月家書，曾言及明年假歸省親之事，至今未奉堂上手諭，而九月諸弟未中，想不無抑鬱之懷，不知尙能自爲排遣否？此二端時時望，望澄侯詳寫告我。祖父大人之病，不知日內如何？余歸心箭急，實爲此也。

母親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麵五席，晚飯三席。母親牙痛之疾，近來家信未曾提及，望下次示知。書不一，餘侯續具，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致諸弟（迎養父母叔父）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八所發，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了然。

廟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墜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當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受此小便宜也。

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省，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側，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曾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不許歸省，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

八月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留叔母在家，諸弟婦細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即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數聚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僱一人服侍，諸弟婦又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鬱數十年，今出外瀟灑半年，又得與姪兒姪婦姪孫團聚，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堂上老人，春間即賜回信，至要至要！

李澤顯李英燦進京，余必加意庇護。八斗冲地，望繪圖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幫忙，心甚歉愧！

京師大小平安。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二十七日滿，脫去孝衣。初八日係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即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兄國藩手草。（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致紀澤（料理家事出京）

字諭紀澤兒，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慘聞吾母大故，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當有禍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滅我身，而反災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隱隱大罪，不可勝數，一聞此信，無地自容。

小池驛去大江之濱，尚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轎，仍走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即行雇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

一 出家概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茲念京寓眷口尙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 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樾喬、黃恕，皆是老伯同年，如王靜庵、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

一 京寓所欠之帳，惟西順與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靜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伯鸞諸兄，皆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間若有奠金來者，我當概存寄雲年伯處，兩處有一兩，卽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卽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只得待我起復後再還。

一 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卽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倍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漢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略貴亦可僱，爾母最怕坐車，或僱一馱轎亦可。然馱轎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

一 開弔散訃，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龐省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卽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一 外間親友，不能不訃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信寄稿，此刻不可遽發信。

一、鋪店帳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齋新帳，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清。其新狹獠猴皮褂，即退還他，若已做成，即並緞面送贈寄雲可也。萬一無錢，皮局帳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二、兩順興帳目，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子找出，請一明白人網一算徧，究竟用他多少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與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劃爲兩段，乃不至纏轉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貢銀一百念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三、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錢，已無著落；渠係苦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目前求黎樾喬老伯代西垣清幾個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高與黎見面一次。

四、木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雲年伯。蓋木器本少，若分則更少矣。送渠一人，猶成人情耳。錫器瓷器，亦交與他。

五、書籍我出京一點明，與爾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舅說明，即贈送與寄雲年伯。又會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自此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磨廠油木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月出賃錢可也。邊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出帶回。

六、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個，內皆法帖之類，其已裱好者，可全帶回，其未裱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來

信黏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三副，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箱同寄一廟內。凡收拾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而牧雲一過目，其不帶者，均用箱寄回。

一、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儀物，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如礪砂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參帶半斤。

一、紀澤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

一、王雁汀先生寄書有一單，我已點與子彥看。記得乾隆二集，係王世兄取去，五集係王太史向劉世兄借去，餘劉世兄取去者又一集。此外皆在架上，可送還他。

一、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讀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字讀本，想到江南銷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餘部還他，交黎樾齋、老伯交轉。

一、送家眷出京，求牧雲總其事。如牧雲已中舉，亦求於覆試後，九月廿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還家，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貴若沈，祥能來更好，否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三人，女僕須三人，九月廿前後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王家營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料。（咸豐二年七月廿六日）

致紀澤（攜眷趕緊出京）

字諭紀澤兒，吾於七月念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是日仍僱小轎，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京、家信，料理一切，命爾等眷口於開吊後趕緊出京。念六夜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念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兩信

後：是一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又想出數條，開示於

一、他人欠我賬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同年鄒壽齋，當時聽其膚受之愬，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足惜，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親家、黎樾喬、湯世兄、周荇農、鄒雲陔，此時皆不甚寬裕。至留京公車，如復生、同年、吳鏡雲、李子彥、劉裕軒、曾愛堂、諸人，尤爲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賬，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恕也。從前黎樾喬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法。至於胡光伯之八十兩、劉仙石之二百千錢，渠差旋時，自必交還袁親家處，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間有借我者亦極窘，我亦不寫信去問他。

一、我於念八念九，在九江耽擱兩日，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一千兩，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以西順興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雲兄代買皮貨銀之類，皆甚緊急。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雲兄擇其急者而還之。下剩七百金，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賬，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

一、馱轎要雇，即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媽帶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衆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僱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一、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繞也。到清江浦登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鈎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

北託常太姻伯家，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御書詩匾及戴醇士、劉茶雲所寫匾，俱可請裱匠啓下，捲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鶴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鶴仙。

我船上路，阻風十一日，尙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爲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江西送奠儀千金，外有門包百金，丁貴孫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尙存四十金。將來羅福盛、貴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兩。渠等在京要支錢，亦可支與他，渠等亦極苦也。

我在九江時，知府陳景曾，知縣李福，皆待我極好。家眷過九江時，我已託他照應，但討快不討關。（討關、免關稅也，討快、但求快快放行，不免關稅也。）爾等過時，渠若照應，但可討快，不可代船戶討免關。

船上最怕盜賊，我在九江時，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每夜安船後，差人喚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過池州時，可求陳姻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沿途寫一溜信，一徑護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陳姻伯因係親戚，避嫌不肯，則仍至九江，求德化縣派差護送，每過一縣換一差，不過賞大錢二百文。（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在蕪州舟中書）

致紀澤（須另搬小房子）

余於初八日，在舟中寫就家書。十一日早，始到黃州，因阻風太久，遂僱一小轎起岸。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晤常南陔先生之世兄，始知湖南消息，長沙被圍危急，道路硬阻，行旅不通，不勝悲痛焦灼之至。

現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時萬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間再說。開弔之後，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陸續設法寄銀進京用。忽忽草此，俟一二日內續寄。（咸豐二年八月十二夜武昌城內發）

致紀澤（家眷不可出京）

十三日，在湖北省城住一天，左思右想，只得仍回家見吾父爲是。擬十四日起行，由岳州湘陰，繞道出沅江益陽，以至湘鄉，約須半月。沿途自知慎重，如果遇賊，卽仍回湖北省城，陸續有家信寄京，不必聖念。

家眷既不出京，止將書檢成箱內，搬一小房子，餘物概不必動。余行李寄存常大人署中，留荆七孫福看守。自帶丁韓二人回南，常又差四人護送，可以放心。滌生手示。（咸豐二年八月十三夜在湖北省城發）

致紀澤（宜守鄉間舊樣）

字諭紀澤兒，予自在太湖縣聞訃後，於廿六日書家信一號，託陳岱雲交安徽提塘寄京。念七日發二號家信，託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念八日發三號，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趕緊出京之說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發家信第四號，十四日發第五號。念六日到家後，發家信第六號。此三次信，皆有長沙被圍，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於念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親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癘疾自到家後，日見痊愈。地方團練，人人皆習武藝，土匪決可無虞。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當孔道，亦斷不受其蹂躪。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下腰裏屋後山內，俟明年尋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殯之事，一切皆從儉約。

丁貴自念七日已打發他去了，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卽全守鄉閭舊樣，予不參半點官宦習氣。丁貴自回益陽，至渠家住數日，仍回湖北，爲我搬取行李回家，與荆七二人同歸。孫福係山東人，至湖南聲音不通，卽令渠由湖北回京，給渠盤川十六兩，想渠今冬可到京也。

爾奉爾母及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謹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長沙賊退後，余有信來，再行收拾出京。茲寄去信稿一件，各省應發信單一件，亦可將信稿求袁姻伯或龐師，照寫一紙發刻。其各省應發信，仍求袁毛黎黃王袁諸位，妥爲寄去。余到家後，諸務叢集，各處不及再寫信，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想已到矣。

十三日申刻，母親大人發引，戊刻下窆，十九日築墳可畢。現在地方安靜，聞長沙屢獲勝仗，想近日卽可解圍，爾等回家，爲期亦近。

羅劭農至我家，求我家中略爲分潤渠兄，我家若有錢，或十兩，或八兩，可略分與芸臬用。不然，恐同縣留京諸人，有斷炊之患也。書不能盡，餘俟續示。（咸豐二年九月十八日）

致諸弟（宜注重勤敬和）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維五等到後，亦無信來，想平安也。余於念九日自新堤移營，八月初一日至嘉魚縣。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洲，看閱地勢，初七日卽將大營移駐牌洲。水師前營左營中營，自閏七月念三日駐紮金口。念七日賊匪水陸上犯，我陸軍未到，水軍兩路堵之，搶賊船二隻，殺賊數十人，得一勝仗。羅山於十八念三念四念六等日，得四勝仗。初四發摺，俱詳敘之，茲付回。

初三日接上諭廷寄，余得賞三品頂戴，現具摺謝恩，寄諭並摺寄回。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跼蹐

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漸次肅清，即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闕。兄弟娚娣，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與。若全無一分，無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與，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

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怠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檯，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

致諸弟（勿使子姪驕佚）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念五日著胡二等送家信，報收復武漢之喜，念七日具摺奏捷。初一日制臺楊慰農歸到鄂相會，是日又奏念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其日酉刻，楊載福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船，前往下游勦賊。初九日前次謝恩摺，奉硃批到鄂。初十日彭四劉四等來營，進攻武漢三路進勦之摺，奉硃批到鄂。

十一日武漢克復之摺，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決計具摺辭謝，想諸弟亦必以爲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別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豈難爲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若仗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西肅清蕩平此賊，兄決意奏請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區之心，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

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姪，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者者，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

羅羅山於十二日拔營，智亭於十三日拔營，余十五亦拔營東下也。餘不一一，乞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萬福金安。（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

致紀澤（宜教新婦作羹）

字諭紀澤兒，胡二等來，接爾安稟，字畫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齒已漸長，而學業未見其益。陳岱雲、烟伯之子，號吉牛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托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豢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憂爾之過於佚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

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矇，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四

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庶人且然，况余身爲卿大夫乎？余癖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撫州敗挫，已詳寄沅浦函中。現在崇仁，加意整頓，三十日獲一勝仗，口糧缺乏，時有決裂之虞，深用焦灼。爾每次安稟，詳陳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起居，闔家之瑣事，學堂之工課，均須詳載，切切此諭。（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

致四弟（宜常在家侍父）

澄侯四弟左右：胡二等來，知弟不在家，出看本縣團練。吾兄弟五人，皆出外帶勇，季居三十里外，弟又常常他出，遂無一人侍奉父親膝下。溫亦不克適歸侍奉叔父，實於論語遠遊喜懼二章之訓相違。現余令九弟速來瑞州，與溫並軍，庶二人可以更番歸省。澄弟宜時常在家，以盡溫清之職，不宜干預外事，至囑至囑。

李次青自撫州退保崇仁，尙屬安靜。惟敗勇之自撫回省者，日內在中丞署中，鬧請口糧，與三年艾一村之局相似，實爲可慮。

明年延師，父大人意欲請曾香海，甚好甚好！此君品學兼優，吾所素佩。弟可專人作書往聘，稍遲旬日，吾再手絨請之。其館金豐儉，則父大人酌定，吾自營寄歸可也。（咸豐六年十月初三日）

致四弟（不宜常常出門）

澄侯四弟左右：初六俊四等來營，奉到父大人諭帖，並各信件，得悉一切。弟在各鄉看團閱操，日內計已歸家。家中無人，田園荒蕪，堂上定省多闕，弟以後總不宜常常出門，至囑至囑。

羅家烟事，暫可緩議。近日人家一入宦途，即習於驕奢，吾深以爲戒。三女許字，意欲擇一儉樸耕讀之家，不必富室名門也。

楊子春之弟，四人捐官者，吾於二月念一日具奏，聞部中已議准，部照概交南撫。子春曾有函寄雪琴，似已領到執照者，請查明再行佈聞。

長夫在大營，不善抬轎，余每月出門，不過五六次，每出則搖擺戰栗，不合脚步。茲僅留劉一胡二盛四及新到之後四聲六在此，餘俱遣之歸籍；以後即雇江西本地轎夫，家中不必添派也。

此間軍務，建昌府之閩兵，昨又敗挫，而袁州克復，大局已轉，儘可放心。十月內餉項亦略寬裕矣。（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四弟（得兩弟爲幫手）

澄侯四弟左右：二十八日由瑞州營遞到父大人手諭，並弟與澤兒等信，具悉一切。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尙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治軍嚴明，名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有轉機。

次青在貴谿尙平安，惟久缺口糧，又敗挫之後，至今尙未克整頓完好。雪琴在吳城，名聲尙好，惟水淺不宜舟戰，時時可慮。

余身體平安，癱疾雖發，較之往在京師，則已大減。幕府之好幫手，凡奏摺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爲之，以是不免有延閣耳。余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頁，亦不免拋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

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

日款擱間斷，或數年而不能舉一部。如裹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當力戒之。諸外甥如未讀完經書，當速補之，至囑至囑。（咸豐六年十一月廿九日）

致九弟（歸家料理祠堂）

沉浦九弟左右：正七歸，接一信，啓五等歸，又接一信。正七以瘡故，不能遽回營，啓五求於營新後始去。茲另遣人送信至營，以慰遠廬。

三代祠堂，或分或合，或在新宅，或另立規模，純俟弟復吉後歸家料理。造祠之法，亦聽弟與諸弟爲之，落成後，我作一碑而已。

余意欲王父母父母改葬後，將神道碑立畢，然後或出或處，乃可惟余所欲。目下在家，意緒極不佳，回思往事，無一不愧慚，無一不褊淺。幸弟去秋一出，而江西湖南，物望頗隆，家聲將自弟振之，茲可欣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弟慎之又慎，總以克終爲貴。家中四宅，大小平安。念三四大水，縣城永豐，受害頗甚，我境幸平安無恙。

弟寄歸之書，皆善本，林氏續選古文雅正，雖向不知名，亦通才也。如有大學衍義、義補二書，可買者買之。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爲根柢，如兩通兩衍義及本朝兩通、萃六經諸史之精，該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卽爲有本有末之學。家中現有四通，而無兩衍義，祈弟留心。

弟目下在營，不可看書，致荒廢正務，天氣炎熱，精神有限，宜全用於營事也。余近作寶興堂記，鈔稿寄閱，久荒筆墨，但有間架，全無精意，愧甚愧甚。（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

致四季弟（注重種蔬等事）

澄季兩弟左右：兄於十二日到湖口，曾發一信，不知何時可到。胡蔚之奉江西督中丞之命，接我晉省。余因於二十日自湖口開船入省，楊厚菴送至南康，彭雪琴徑送至省，諸君子用情之厚，罕有倫比。浙中之賊，聞已全省肅清，余到江西與督中丞商定，大約由湖口入閩。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規人家興衰氣象，望時時與朱見四兄熟商。見四在我家，每年可送束脩錢十六千余。在家時，曾面許以如延師課讀之例，但未言明數目耳。季弟生意頗好，然此後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書爲上。

余在湖口，臥病三日，近已全愈，但微咳嗽，癰疾夕未愈，心血亦虧甚，頗焦急也。久不接九弟之信，極爲懸系，見其初九與雪琴一信，言病後元氣未復，想比已全痊矣。（咸豐八年七月廿一日自江西省河下發）

致諸弟（宜兄弟和睦又實行勤儉二字）

澄侯季洪沉浦老弟左右：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敗挫之信，初五日因家中尙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極奇矣。九弟於念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河訪尋下落。余始知沉浦弟安抵漢口，而久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過失，沉弟心不以爲然耶？當初聞三河凶報，手足急難之際，卽有微失，亦當將皖中各

事，詳細示我。

今年四月，劉昌儲在我家講此，亂初到，卽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字謎敗字，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此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亂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會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

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至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

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必過執。

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多講鋪張。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嫻，宜學燒茶煮飯。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咸豐八年十一月廿三日）

諸致弟（述境遇之順逆及好說利害話）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十五日接澄沅冬月念九三十兩函，得悉叔父大人於二十七日患病，有似中風之象。吾家自道光元年，卽處順境，歷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卽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王

子科，余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即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冬，余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念五甫奉黃馬褂之賜，是夜即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喪。今年九弟克復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即有溫弟三河之變。此四事皆吉凶同域，憂喜並時，殊不可解。

現在家中尙未妄動，妥慎之至。余之意，則不免皇皇，所寄各處之僑，皆言溫弟業經殉節矣。究欠妥慎，幸尙未入奏，將來擬俟湖北奏報後，再行具疏也。家中亦俟報到日，乃有舉動，諸弟老成之見，賢於我矣。叔父大人之病，不知近狀如何？茲專法六歸送鹿茸一架，即沉弟前次送我者，此物補精血，遠勝他藥，或者有益。

迪公筱石之尸，業經收斂，而六弟無之，尙有一線生理。若其同盡，則六弟遺骸，必去迪不遠也。

沉弟信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尙不十分悖謬，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愧悔無極。（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諸弟（述六弟婦治家最賢賦命最苦）

澄侯沉浦季洪老弟閣下：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十六日專王法六送鹿茸回家，限年內趕到。十七早接澄弟兩信，沉弟一信，叔父病勢已愈，大幸大幸！

溫弟之事，日內計已說破，不知叔父與溫弟婦能少節哀否？溫弟婦治家最賢，而賦命最苦，不知天理何以全不可憑？

十八夜接希廡信，知六弁沉弟所派已回，皆未尋得；而迪菴遺骨，於初一日已搬至霍山縣，同一殉節，而又有幸有不幸者此。

余又專五人去尋，中有二人係賊中逃出者，言必可至三河故壘，其三人則楊名聲、楊鎮南、張淦也。能尋得遺屍，尚是不幸中之一幸，否則吾何面見吾祖考妣及考妣於地下哉？（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諸弟（述起屋造祠堂）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王四等來，得知叔父大人病勢稍加，得十三日優卹之旨，不知何如。頃又接十九日來函，知叔父病已略愈，欣慰欣慰。然溫弟靈柩到家之時，我家祖宗有靈，能保得叔父不添病，六弟婦不過節烈，猶爲不幸中之一幸耳。

此間兵事，凱章在景德鎮相持如故，所添調之平江三營、寶勇一營，均已到防，或可隱紮浚川。在南康之多城墟，打一勝仗，奪偽印四十三顆，僞旗五百餘面，皆解至建昌，甚爲快慰。惟石達開尙在南安一帶，悍賊亦多，不知究竟掃蕩否。吉中營以後常不離余左右，沅弟儘可放心。

起屋造祠堂，沅弟言外間營議，沅弟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營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招尤，尙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

改葬先人之事，將來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讎，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

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紀澤烟事，以古禮言之，則大祥後可以成婚，以吾鄉舊俗言之，則除靈道場後可以成婚。吾因近日賊勢尚旺，時事難測，頗有早辦之意。紀澤前兩稟，請心壺抄奏，儘可行之。吾每月送脩金二兩，應抄之奏，不知家中有底稿否？抄一篇，可寄目錄來一查，注明月日。

紀澤之字，較之七年二三月間，遠不能逮。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尚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難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驗。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較之臨帖勝十倍。

沉弟之字，不可拋荒。溫弟哀辭墓志，及王考妣考妣神道碑之類，余作就後，均須沉弟認真書寫。寶興堂記首段未愜，待日內改就，亦須沉弟寫之。沉弟雖憂危忙亂之中，不可廢習字工夫。親戚中雖有漱六雲仙善書，余因家中碑板，不擬倩外人書也。（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

致四弟（治家有八字訣）

澄侯四弟左右，念七日接弟信，欣悉合家平安。沉弟是日申刻到，又得詳問一切，敬知叔父臨終，毫無抑鬱之情，至爲慰念。

余與沉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爲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

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爲認真，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此言雖涉諧謔，而擬即寫屏上，以祝賢弟夫婦壽辰，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風趣也，弟以爲然否？（咸豐十年閏三月廿九日）

致四弟（居鄉要訣宜儉）

澄弟左右：五月四日接弟緘，書蔬魚豬，早掃考寶，橫寫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辦。其次序則改爲考寶早掃，書蔬魚豬。

目下因拔營南渡，諸務叢集。蘇州之賊已破，嘉興、淳安之賊，已至續溪，杭州、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余赴江南，先駐徽郡之祁門，內顧江西之饒州，催張凱章速來饒州會合。又札王梅春募三千人進擊撫州，保江西，即所以保湖南也。又札王人樹仍來辦營務處，不知七月間可趕到否？

若此次能保全江西兩湖，則將來仍可克復，安危大局，所爭只在六七八九數月，澤兒不知已起行來營否？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鄉之要訣也。（咸豐十年五月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宜戒後輩驕佚）

季弟左春：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日獲勝，破休寧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勦得手之際，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

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爲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爲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

目下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疎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

回首生年五十餘，除學問未成，尙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當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藥驕佚之積習，餘無他囑。（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

致四弟（怕子弟驕奢佚）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於十九日，忽被大股賊匪，竄入羊棧嶺，去祁門老營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鮑張兩軍，於念日念一日，大戰獲勝，克復黟縣，追賊出嶺，轉危爲安。此次之險，倍於八月廿五徽州失守時也。

現賊中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僞輔王楊輔清，皆在徽境，與兄作對。僞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境，與多禮沅季作對。軍事之能否支持，總在十月十一月內見大分曉。

甲三月初六之武穴，此時計將抵家。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三字，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佚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弟切戒之。（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

致四弟（教子姪以謙勤）

澄侯四弟左右：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十七日唐桂生

克復建德，而皖北沉季之文報始通。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賊退九十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若左鮑二公，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逐出江西境外，仍從建德竄出，則風波漸平，而祁門可慶安穩矣。

余身體平安，此一月之驚恐危急，實較之八月徽寧失守時險難數倍。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茲付回二本，與弟一閱。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爲王，戒傲惰，保家之道也。（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弟去驕惰）

澄侯四弟左右：臘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

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弟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弟若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弟以八本）

澄侯四弟左右：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卽到，此次專人四十日未到，蓋因樂平饒州一帶有賊，恐中途繞道

也。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於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蹤追犯，左公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尙未大減。

目下左軍進剿樂平鄱陽之賊，鮑公一軍，因撫建吃緊，本調渠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鮑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逆由黃州下犯安慶，沉弟之軍，又調鮑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

數月以來，實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人又縱橫出入於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并有欲來祁門之說。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

家中兄弟子姪，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實早掃，書疏魚箔。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師，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訓話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爲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付，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

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渙散，或尙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咸豐十一年二月廿四日）

致四弟（必須愛惜物力）

澄弟左右：園山蒼橋稍嫌用錢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儘可不起。沅弟有功於國，有功於家，千好萬好，但規模太大，手筆太廓，將來難乎爲繼。吾與弟當隨時斟酌設法裁減。此時竟希公祠宇，業將告竣，成事不說。其星岡公祠及溫甫事恆兩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過十年之後再看，至囑至囑！

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即修造平費，周濟人情，亦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吾弟以爲然否？（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致四弟（惜福貴乎勤儉）

澄弟左右：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却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姪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弟須時時留心。（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

致九弟（欣慰家庭和睦）

沅弟左右：苦攻無益，又以皖北空虛之故，心急如焚。我弟憂勞如此，何可再因上游之事，添出一番焦灼。上游之事，千妥萬妥，兩岸之事，皆易收拾，弟積勞太久，用心太苦，不可再慮及他事。

弟以博文約禮獎澤兒，語太重，然此兒純是弟獎借而日進，記咸豐七年冬，胡帥寄余信，極贊三庵一琴之賢。時溫弟在座，告余曰：「沅弟實勝迪希厚雪。」余比尙不深信，近見弟之圍攻百數十里，而毫無罅隙，欠餉數

百萬而毫無怨言，乃信溫弟之譽有所試，然則弟之譽澤兒者，或亦有所試乎？

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聞妯娌及子姪輩，和陸異常，有羨被同眠之風，愛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興。然亦全賴老弟分家時，布置妥善，乃克臻此。余俟江西案辦妥，乃赴金陵，弟千萬莫過憂灼，至囑至囑。（同治二年六月初一日）

致四弟（教家勤儉爲主）

澄弟左右：余在金陵，二十日起行至安慶，內外大小平安。門第太甚，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謙三字爲主。自安慶以至金陵，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沉弟之所攻取，余之幸得大名，皆沉弟之所贈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遺也。

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子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爲主。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尚無五分工夫。弟與沉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尚欠工夫。以後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至囑（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致四弟（宜以耕讀爲本）

澄弟左右：吾鄉雨水霑足，甲五科三科九三姪婦，皆有夢熊之祥，至爲歡慰。吾自五十以後，百無所求，惟望星岡公之後，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吾都不及祖父遠甚，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弟與沉弟望後輩添丁之念，又與阿兄無殊。或者天從人願，鑒我三兄弟之誠心，從此丁日盛，亦未可知。

且卽此一念，見我兄弟之同心，無論何房添丁，皆有至樂和氣致祥，自有可卜昌明之理。沉弟自去冬以來，憂鬱無極，家眷擬不再接來署。

吾精力日衰，斷不能久作此官。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將一切規模立定，以耕讀二字爲本，乃是長久之計。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二

修身類

稟父母(謹守保身之訓)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自閏三月十四日，在廣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接家信五封。五月十五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謹悉祖父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

邇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斯文精粹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

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扶持，尙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家婦身體亦好，已有夢熊之喜，婢僕皆如故。

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獲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日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

同鄉京官如故，鄭辛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沉重，深爲可慮。黎樾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達此意。廣東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

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望懷。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男謹稟，即請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稟父母（痛改從前過失）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二，奉到手諭，敬悉一切。鄭小珊處，小隙已解。男從前於過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來，念念改過，雖小必懲，其詳具載示弟書中。

耳鳴近日略好，然微勞即鳴，每日除應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雖欲節勞，實難再節。手諭示以節勞，節欲，節飲食，謹當時時省記。

蕭辛五先生處寄信，不識靠得住否？龍翰臣父子，已於十一月初一日到，布疋線索，俱已照單收到，惟茶葉尙在黃恕皆處，恕皆有信與男，本月可到也。男及孫男女等皆平安，餘詳於弟書，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致諸弟（詳述克治之功）

諸位賢弟足下：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

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揣。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鄭仲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在長沙時，曾未道及彭山呢。何也？

四弟來信甚詳，其發憤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愛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人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愛之不大也。

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不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已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修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弟，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抄幾葉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儻，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寶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

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續書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稟父母（勸弟除驕傲氣）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即縣試案首前列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即考古老先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無一次從容者又何也

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日未刻即逝八月二十八考教習馮樹堂郭鶴仙朱嘯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真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爲樂王仕四已善爲遣回湖南今年考差大約在糧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墨心叔父之病男累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

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續書。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稟父母（勸弟除驕傲氣）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即縣試案首前列，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即考古老先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無一次從容者，又何也？

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日未刻即逝。八月二十八考教習，馮樹堂郭鶴仙朱曠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棄樂。王仕四已善爲遣回，率五大約在糧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罣心。叔父之病，男累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

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而刻刻警省。季弟天性篤厚，誠如四弟所云，樂何如之求我示讀書之法，及進德之道，另紙開示。餘不具。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致諸弟（切勿恃才傲物）

四位老弟足下：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矣。

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之時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古詩，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霽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稟父母（不敢過分用心）

男國藩跪稟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晦日，接奉父親三月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沉劇，父叔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無須叟之懈，獨男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荃弟文思大進，葆弟之文，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聞此，歡慰無極。

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心，即癱發於面。醫者皆言心虧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氣上肝，故見於頭面。男恐大發，則不能入見，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隔一日至衙門辦公事，餘則在家不妄出門。現在衙門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禮部衙門，為國家辦照例之事，不苟不懈，盡就條理，亦所深願也。

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為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為昌泰，誠國家之福也。

兒婦及孫女輩皆好，長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畢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遍，夜間講網鑑正史，約已講至秦商鞅開阡陌。

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回信不對。常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已知其不諧矣。紀澤兒之姻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求大人即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總以無富貴氣習者為主。紀雲對郭雨三之女，雖未訂盟，而彼此呼親家，稱姻

弟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岱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聞，餘詳與諸弟書中，男謹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致諸弟（勸宜力除牢騷）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日來京寓大小平安，辭疾又已微發，幸不爲害，聽之而已。湖南榜發，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書中言溫弟之文，典麗高皇，亦爾被抑，不知我諸弟中將來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積累，及父親叔父之居心立行，則諸弟應可多食厥報。以諸弟之年華正盛，即稍遲一科，亦未遑爲過時。特自近年以來，事務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諸弟有繼起者，長住京城，爲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無倚。

蓋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廢，場中又患目疾，自難見長。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牢騷太多，性情太懶，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卽心甚憂之。近聞還家後，亦復牢騷如常，或數月不搦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起，諸弟猶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棄，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

吾嘗見朋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樺臺凌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樺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稍減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哂也。

王曉林先生在江西爲欽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撫，余署刑部，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殤其二，又喪其兄，又喪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窮翰林之難當也。黃麓西由江蘇引見入京，迥非昔日初中進士時氣象，居然有經濟才。

王衛臣於閏月初九引見，以知縣用，後於月底搬寓下窪一廟中，竟於九月初二夜無故遽卒。先夕與同寓文任吾談至二更，次早飯時，訝其不起，開門視之，則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報，竟不可解。

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萬不可勉強勸派。我縣之虧，虧於官者半，虧於書吏者半，而民則無辜也。向來書吏之中飽，上則喫官，下則喫民，名爲包徵包解。其實當徵之時，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當解之時，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猶索食於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所以積成巨虧。並非實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實爲官民兩利，所不利者，僅書吏耳。卽見制臺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惟捐銀彌虧，則不宜操之太急，須人人願捐乃可。若稍有勸派，則好義之事，反爲厲民之舉。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必且串通劣紳，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萬不可不預防也。

梁侍御處銀二百，月內必送去，使宅之二百，亦已兌去。公車來，兌六七十金，爲送親族之用，亦必不可緩。但京寓近極艱窘，此外不可再免也。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

致四弟（勸宜不露圭角）

澄侯四弟左右：頃接來緘，又得所寄吉安一緘，具悉一切。朱太守來我縣，王劉蔣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見怪。

嗣後弟於縣城省城均不宜多去。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
吾年來飽閱世態，實畏宦途風波之險，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關係衙門者，以不與聞爲妙。
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

致九弟（勸宜息心忍耐）

沉浦九弟左右：十二日申刻，代一自縣歸，接弟手書，具審一切。十三日未刻，文輔卿來家，病勢甚重，自醴陵帶一醫生偕行，似是瘟疫之證，兩耳已聾，昏迷不醒，間作譫語，皆悒記營中。余將弟已赴營，省城可籌半餉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囑其靜心養病，不必望念營務，余代爲函告南省、江省等語。渠亦卽放心，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還家矣。若調理得宜，半月當可痊愈，復原則尙不易。

陳伯符十二日來我家，渠因負疚在身，不敢出外酬應，欲來鄉爲避地計。黃子春官聲極好，聽訟勤明，人皆畏之。弟到省之期，計在二十日，余日內甚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無一人歸來，豈因餉來未定，不遽遣使歸與？弟性褊急，似余，恐拂鬱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爲要。茲趁便寄一緘，托黃宅轉遞，弟接到後，望蒞人送信一次，以慰懸懸。家中大小平安，諸小兒讀書，余自能一一檢點，弟不必望心。（咸豐七年九月廿二日）

致九弟（在營宜保身體）

沉浦九弟左右：念二夜燈後，佑九金八歸，接到十五夜所發之信，知十六日已赴吉安，屈指計弟念四日當可抵營，念五六當專人歸來，今日尙未到家，望眼又復懸懸。吉字中營，尙易整頓否？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弟之綜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鎧仗鮮明，爲威敵之要務，恆易取勝。劉峙衡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採買白蠟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

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差等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頃胡潤之中丞來書贊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愛之，才根於器，良爲知言。

湖口賊舟，於九月八日焚奪淨盡，湖口梅家洲，皆於初九日攻克。三年積憤，一朝雪恥，雪琴從此重遊浩蕩之宇，惟次青尙在坎窞之中，弟便中可與通音問也。潤翁信來，仍欲奏請余出東征，余頃復信，具陳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

彭中堂復信一緘，由弟處寄至文方伯署，請其轉遞至京。或弟有書呈藩署，未添一筆亦可。李迪庵近有請假回籍省親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帶勇，實有不可及處。弟宜常與通信，殷殷請益，弟在營須保養身體，肝鬱最傷人，余平生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調之也。（咸豐七年十月初四日）

致九弟（述無恆的弊病）

沉浦九弟左右：十二日正七有十歸，接弟信，備悉一切。定湘營既至三曲灘，其營官成章鑑，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與之款接。來書謂意趣不在此，則與會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

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為鑒戒。

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

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才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得勝歌中各條，一一皆宜講求。至於口糧一事，不宜過於憂慮，不可時常發稟。弟營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極好境遇。李希庵十二來家，言迪庵意欲幫弟餉萬金，又余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鹽局需丁前來稟詢，余囑其解交藩庫充餉，將來此款，或可酌解弟營，但弟不宜指請耳。

餉項既不勞心，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行有餘力，則聯絡各營，款接紳士，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與會案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爲法，不慌不忙，盈科後進，到八九個月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

余生平坐無恆流弊極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誡吾弟吾子。鄧先生品學極好，甲三八股文有長進，亦山先生亦請鄧改文，亦山教書嚴肅，學生甚爲畏憚，吾家戲言戲動積習，明年當與兩先生盡改之。

鎮江瓜洲，同日克復，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閩中提督，已赴金陵會剿，准其專摺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復，大約

軍事在吉安撫建等府結局，賢弟勉之，吾爲其始，弟善其終，實有厚望。若稍參以客氣，將以戮志，則不能爲我爭氣也。營中哨隊諸人，氣尙完固否？下次祈書及。（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沅浦九弟左右：初三日劉福一等歸後來信，藉悉一切。城賊圍困已久，計不久亦可攻克，惟嚴斷文報，是第一要義，弟當以身先之。家中四宅平安，余身體不適，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

溫弟何日至吉安？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訟，即多言觀也。歷代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嚚訟。靜中默省我之愆，尤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溫弟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精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狠之象，最易凌人。

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乎面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錄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爲妥洽。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軍多年，豈無一節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爲戒也。（咸豐八年三月初六日）

致九弟（願共鑒誠二弊）

沉浦九弟左右：二十四日胡二等歸，接第十三日書，具悉一切。所譽兄之善處，雖未克當，然亦足以自怡。兄之鬱鬱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

長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爲樞機。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弟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恆，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數月，聲望頗隆，總須始終如一，毋怠毋荒，庶幾於弟爲初旭之升，而於兄亦代爲桑榆之補，至囑至囑！

次青奏赴浙江，令人閱之生氣，以次青之堅忍，固宜有出頭之一日，而詠公亦可謂天下之快人快事矣。弟勸我與左季高通信問，此次暫未暇作，准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咸豐八年三月廿四日）

致九弟（注重平和二字）

沉浦九弟左右：春二安五歸，接手書，知營中一切平善，至爲欣慰。次青二月以後，無信寄我，其眷屬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是否成行？頃得者中丞十三日書，言浙省江山蘭溪兩縣失守，次青前往會剿，是次青近日聲光，亦漸漸膾炙人口。廣信衢州兩府不失，似浙中終無可慮，未審近事究復如何？

廣東探報，言洋人有船至上海，亦恐其爲金陵餘孽所攀援；若無此等意外波折，則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耳。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實不可及。聞麻城防兵，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確否？弟於次青迪庵雪琴

等處，須多通音問，余亦略有見聞也。

兄病體已愈十之七八，日內並未服藥，夜間亦能熟睡，至子正以後則醒，是中年後人常態，不足異也。湖陰吳貞階司馬，於念六日來鄉，是厚庵囑其來一省視，次日歸去。

余所奏報銷大概規模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戶部旋於二月初九日覆奏，言會國藩所擬，尙屬妥協云。至將來需用部費，不下數萬，聞楊彭在華陽鎮抽釐，每月可得二萬，係雪琴督同凌蔭廷劉國斌經紀其事，其銀歸水營楊彭兩大股分用。余偶言可從此項下設法籌出部費，貞階力贊其議，想楊彭亦必允從。此款有著，則余心又少一牽挂矣。

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伉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中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熾，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二字相勗，幸勿視爲老生常談，至囑至囑。

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第善覘國者，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覘軍營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賃民房，令住營外，不使軍中有惰慢喧嚷之象，庶爲得宜。

至頓兵城下，爲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冥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咸豐八年三月三十日）

致四弟（必須加意保養）

澄侯四弟左右：今年以來，賢弟實在勞苦，較之我在軍營，殆過十倍，萬望加意保養。祁陽之賊，或可不竄，湘鄉萬一竄入，亦係定數，余已不復懸系。余自去年六月再出，無不批之稟，無不復之信，往來之嫌隙尤悔，業已消去十分之七八。惟辦理軍務，仍不能十分盡職，蓋精神不足也。

賢弟聞我近日在外，尚有錯處，不妨寫信告我。余派委員伍華瀚在衡州坐探，每二日送信一次。家中若有軍情報營，可由衡城交伍轉送也。（咸豐九年五月初六日）

致四弟（體弱必須起早）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接家信，知叔父大人已於三月二日安厝馬公塘。兩弟於家中兩代老人養生送死之事，備極敬誠，將來必食報於子孫。聞馬公塘山勢平衍，可決其無水蟻凶災，尤以為慰。澄弟服補劑而大愈，幸甚幸甚。

吾平生頗講求惜福二字之義，送來補藥不斷，且蔬菜亦較奢，自愧享用太過，然亦體氣太弱，不得不爾。胡潤帥、李希庵常服遼參，則其享受更有過於余者。家中後輩子弟體弱學射，最足保養，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丹也。（咸豐十年三月廿四日）

致九弟（宜平驕矜之氣）

沉弟左右：接來緘，知營牆及前後濠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時不甚得法，若容土覆得極遠，雖雨大，不至仍倒入濠內，庶稍易整理。至牆子則無不倒坍，不僅安慶耳。徽州之賊，竄浙者十之六七，在府城及休甯者聞

不過數千人，不知確否？

連日雨大泥深，鮑張不能進剿，深爲可惜！季高尙在樂平，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商之季高，無遽入皖，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

潤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槍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茲爲可慮。希庵論事最爲穩妥，如潤帥有槍法稍亂之事，弟與希婉陳而切諫之。弟與希之於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如泰山矣。（咸豐十年三月廿一日）

致九弟季弟（須戒傲惰二字）

沅弟左右：沅弟以我切責之絨，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推，遠勝往年傲惰氣象。

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之官是做不盡的，爾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語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傲字，以做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惰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於初六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

此二字，並戒後輩，當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

致四弟（保養宜停藥物）

澄侯四弟左右：接弟手書，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堅囑澤兒請醫調治，余頗不以為然。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師，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師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於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喫出毛病，則服涼藥攻伐之，陽藥喫出毛病，則服陰藥清潤之，輾轉差誤，非大病大弱不止。

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澤兒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慾，斷不在多服藥也。

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師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以後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家不敗者乎？北菓公屋，余無銀可捐，已亥冬，余登山踏勘，覺其渺茫也。（咸豐十年十二月廿四日）

致四弟（宜不輕非笑人）

澄侯四弟左右：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毫無

畏忌，開口譏人短長，卽是極驕極傲耳。

余正月初四日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弟也。（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致九弟季弟（宜注意清慎勤）

沉弟左右：帳棚卽日趕辦，大約五月可解六營，六月再解六營，使新勇略得却暑也。小檯槍之藥，與大砲之藥，此間並無分別，亦未製造兩種藥，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當不致更有缺乏。王可陞十四日回省，其老營十六可到，到卽派往蕪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虛。

雪琴與沉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沉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沉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

會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谷張伴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沉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沉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沉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概之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

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

沉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犂頭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字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沉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並未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斷做不到者，在弟尙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弟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

沉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燄，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餘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卽以自概耳。湖州於初三日失守，可憫可愾（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

致九弟季弟（必須自立自強）

沉弟左右：沉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不由自強自立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與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

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用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

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

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

致九弟（望勿各違己見）

沉弟左右：此次洋槍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處，一一指出。蓋前次以大價買來，若過於喫虧，不能不一與之申說也。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應述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祕而不宣？鄂之於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所在，是非於是乎出，賞罰於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於是乎判。

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此豈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息。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違己見於門內，計較其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耳。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致九弟季弟（治身宜不服藥）

流季弟左右：季弟病似瘡疾，近已全愈否？吾不以季弟病之易發爲慮，而以季好輕下藥爲慮。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爲上策。吳彤雲近病極重，水米不進，已十四日矣。十六夜四更，已將後事料理，手函託我。余一概應允，而始終勸其不服藥。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藥，十一天，昨日竟大有轉機，瘡疾減去十之四，呃逆各症，減去十之七八，大約保無他變。

希庵五月之杪，病勢極重，余緘告之云：「治心以廣大二字爲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爲藥。」并言作梅醫道不可恃。希乃斷藥月餘，近日病已全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季弟信藥太過，自信亦太深，故余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爲戒，望季曲從之，沉力勸之，至要至囑。

季弟信中所商六條，皆可允行。回家之期，不如待金陵克復乃去，庶幾一勞永逸。如營中難耐久勞，或來安慶閒散十日八日，待火輪船之便，復還金陵本營，亦無不可。若能耐勞耐煩，則在營久熬更好，與弟之名曰貞，字曰恆者，尤相符合。其餘各條，皆辦得到，弟可放心。

上海四萬尙未到，到時當全解沉處。東征局於七月三萬之外，又月專解金陵五萬，到時亦當全解沉處。東局保案，自可照准，弟保案亦日內趕辦。雪琴今日來省，筱泉亦到。（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

致九弟季弟（服藥不可太多）

元季弟左右：久不接來信，不知季病全愈否？各營平安否？東征局專解沉餉五萬，上海許解四萬，至今尙未到曉。

閱新聞紙，其中一條言何根雲六月初七正法，讀之悚懼惆悵。余去歲臘尾，買鹿茸一架，銀百九十兩，嫌其太貴。今年身體較好，未服補藥，亦未吃丸藥，茲將此茸送至金陵，沉弟配置後，與季弟分食之。中秋涼後，或可漸服。但偶有傷風微恙，則不宜服。

余閱歷已久，覺有病時，斷不可吃藥，無病時，可偶服補劑調理，亦不可多。吳彤雲大病二十日，竟以不藥而愈。鄧寅皆終身多病，未嘗服藥一次。季弟病時好服藥，且好易方，沉弟服補劑，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記之。弟營起極早，飯後始天明，甚爲喜慰！吾輩仰法家訓，惟早起務農，疏醫遠巫四者，尤爲切要。（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

致四弟（必須好好靜養）

澄弟左右：沅、靈兩軍病疫，迄未稍愈，寧國各屬軍民死亡相繼，道殣相望。河中積尸生蟲，往往緣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載水於數百里之外，穢氣觸人，十病八九。誠宇宙之大劫，軍行之奇苦也。洪容海投誠後，其黨黃、朱等目復叛，廣德州既得復失，金柱關常有賊窺伺，近聞增至三四萬人，深可危慮。余心所懸念者，惟此二處。

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閣，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莫買田園，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二語也。（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致四弟（見本縣父母官宜以謙謹爲主）

澄弟左右：沉弟金陵一軍危險異常，僞忠王率悍賊十餘萬，晝夜猛撲，洋槍極多，又有西洋之落地開花礮，幸沉弟小心堅守，應可保全無虞。

鮑春霖至蕪湖養病，宋國永代統甯國一軍，分六營出剿，小挫一次。春霖力疾回營，凱章全軍亦趕至甯國守城，雖病者極多，而鮑張合力，此路或可保全。又聞賊於東壩拾船至甯郡諸湖之內，將圖衝出大江，不知楊彭能知之否？若水師安穩，則全局不至決裂耳。來信言余於沉弟既愛其才，宜略其小節，甚是甚是！

沉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當世亦不多見。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則又非特沉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

吾家於本縣父母官，不必力贊其賢，不可力詆其非，與之相處，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疎之間。渠有慶弔，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須紳士助力者，吾家不出頭，亦不躲避。渠於前後任之交代，上司衙門之請託，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弟既如此，並告子姪輩常常如此，子姪若與官相見，總以謙謹二字爲主。（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

致九弟（述治事宜勤勞）

沉弟左右：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自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爲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

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沖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義。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

少荃已克復太倉州，若再克崑山，則蘇州可圖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則大局必日振也。（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

致九弟（著力積勞二字）

沅弟左右：接初五夜地道轟陷賊城十餘丈，被該逆搶堵，我軍傷亡三百餘人，此蓋意中之事。城內多百戰之寇，閱歷極多，豈有不能搶堵缺口之理？蘇州先復，金陵尙遙，弟切不必焦急。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

厚庵堅請回籍養親侍疾，只得允准。已於今日代奏。苗逆於二十六夜擒斬，其黨悉行投誠，凡壽州、正陽、潁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弟近日身體健否？吾所囑者二端：一曰天懷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謹防援賊，城賊內外猛撲，穩慎禦之。（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致九弟（萬望毋惱毋怒）

沉弟左右：適聞常州克復，丹陽克復之信，正深欣慰！而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等語。」讀之不勝焦慮。今年以來，蘇浙克城甚多，獨金陵遲遲尙無把握，又餉項奇絀，不如意之事機，不入耳之言語，紛紛迭乘，余尙慍鬱成疾，况弟之勞苦過甚，百倍阿兄，心血久虧，數倍於阿兄乎？

余自春來，常恐弟發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乃露實情，此病非藥餌所能爲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

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惟調撥程學啓一名，將有損於阿弟。然有損於家，有益於國，弟不必過鬱，兄亦不必過悔。頃見少荃爲程學啓請卹一疏，立言公允，茲特寄弟一閱。

李世忠事，十二日奏結，又餉絀情形一片，卽爲將來兄弟引退之張本。余病假於四月廿五日滿期，余意再請續假，幕友皆勸銷假，弟意以爲何如？

淮北票鹽課釐兩項，每歲共得八十萬串，擬概供弟一軍，此亦鉅款，而弟尙嫌其無幾。余於咸豐四五六七八九等年，從無一年收過八十萬者，再籌此等鉅款，萬不可得矣。（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致九弟（脾疼先貴扶脾）

沉弟左右：厚庵到皖，堅辭督辦一席，渠之赴江西與否，余不能代爲主持。至於具摺，則必須渠親自陳奏，余斷不能代辭。厚帥現擬在此辦摺，拜疏後仍回金陵水營。春霆昌岐聞亦日內可到，春霆回籍之事，却不能不代爲奏懇也。

弟病今日少愈否？肝病余所深知，腹疼則不知何證。屢觀朗山脈案，以扶脾為主，不求速效，余深以為然。然心肝兩家之病，究以自養自醫為主，非藥物所能為力。今日偶過棧書店，見弟所寫對聯，光彩煥發，精力似甚完足。若能認真調養，不過焦灼，必可漸漸復元。（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

致九弟（鬱怒最易傷人）

沉弟左右：內疾外證，果愈幾分？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兄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和平矣。（同治三年五月廿三日）

致四弟（述養身有五事）

澄弟左右：鄉間穀價日賤，禾豆暢茂，猶是昇平景象，極慰極慰！賊自三月下旬，退出曹鄆之境，幸保山東運河，以東各屬，而仍蹂躪及曹、宋、徐、泗、鳳、淮諸府，彼勦此竄，倏忽來往。直至五月下旬，張、牛各股始竄至周家口，以西任賴各股始竄至太和以西。大約夏秋數月，山東江蘇可以高枕無憂，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脚亂。

余擬於數日內至宿遷桃源一帶，察看隄牆，即於水路上臨淮而至周家口，盛暑而坐小船，是一極苦之事，因陸路多被水淹，雇車又甚不易，不得不改由水程。余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身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

養身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

德忿即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並勸沉弟與諸子姪行之。余與沉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功，輔之以書疏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致九弟（宜自修處求強）

沉弟左右：接弟信，具悉一切。弟謂命運作主，余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

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關智關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常。近世如陸何蕭陳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賊匪此次東竄，東軍小勝二次，大勝一次。劉潘大勝一次，小勝數次，似已大受懲創，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竄陝洛，卽竄鄂境，或可收夾擊之效。

余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勦匪事宜而已。（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致九弟（得力惟一悔字）

沉弟左右：鄂督五福堂有回祿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想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辭，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尙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

弟若欲自微傷，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

致九弟（必須逆來順受）

沉弟左右接李少帥信，知春靈因弟覆奏之片，言省三係與任逆接仗，靈軍係與賴逆交鋒，大爲不平，自奏傷疾學發，請開缺調理。又以書告少帥，謂弟自占地步，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

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初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意貞字，卽硬字訣也。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

聞左帥近日亦極謹慎，在漢口氣象何如？弟曾聞其大略否？甫閱歷極深，若遇危難之際，與之深談，渠尙能於惡風駭浪之中，默識把柁之道，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曾文正公家書 卷二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三

勸學類

稟父母（九弟習字長進）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二月一日開葷，現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習字，時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爲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

孫男身體甚好，每日佻達歡呼，會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寧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尙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

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爲亂，攻占崇陽通城二縣。裕制軍即日撲滅，將鍾人杰及逆黨檻送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羽烟屬，皆伏天誅。黃河去年決口，昨已合龍，大功告成矣。

九弟前病中思歸，近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虞，是以不復作歸計。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李碧峯在寓住三月，現已找得館地，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每月俸金二兩，月費一千。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斤，約

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父母親大人放心，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稟父母（教弟寫字養神）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具悉一切。又知附有布疋臘肉等，在黃葑卿處，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

男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服補劑，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吃，因年少不敢峻補。孫男女皆好，擬於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痘牛局

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

男近來每日習字，不多看書。同年邀為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為明年考差之具。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臺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為溫習。

此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為活動。家中去年澈底澄清，餘債無多，此真可喜。

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窰食租，不知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靠何人率？五又文弱，何能習勞？後有家信，望將蕙妹家事，瑣細詳書，餘容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稟父母（兩弟業患不精）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三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妹生產雖難，然血暈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為容易。男未得信時，常以為慮，既得此信，如釋重負。六月底，我縣有人來京捐官，言四月縣考時，渠在城內，並在彭興岐丁信風兩處，面晤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吳定五。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畏齋處受業。來年聞吳春崗說定五甚為發奮，今果得志，可謂成就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出。

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望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得快。」從前邵丹畦前輩，四十三歲入學，五十歲作學政。現任廣西藩臺汪朗渠，於道光十二年入學，十三年點狀元。阮芸臺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頭場皆未取，即於是年入學中舉。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

男輩在京平安，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皮色亦黑。逆夷在江蘇滋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江寧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同鄉王翰城告假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莘田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月初一請人扶乩，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

正月間，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託找彭山吧轉寄。俞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託李景岡寄銀寄筆，託曹西垣寄棧並交陳季牧處，不知到否？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唇鬚，不能用水浸透，色

黃者多，黑者少，下層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屢接家信，嫌其不詳，嗣後更願詳示。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致諸弟（述求學之方法）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有甚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

予身體較六弟任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著實靜養？擬搬進內城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尙未找得。予時時日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著，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濟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寶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工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漫火溫之，將愈衰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

鏡良海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予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此語正與子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即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者，即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

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進德之事，難於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如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由我作主。

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

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不可不提提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

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鶩，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

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告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

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吾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致諸弟（勉勵立志有恆）

諸位賢弟足下：十一前月八日，已將日課鈔與弟閱，嗣後每次家書，可鈔三葉付回。日課本皆楷書，一筆不苟，楷鈔回不能作楷書耳。

馮樹堂進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無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余無日無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余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

余嘗語樹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

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夸。然岱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

子真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真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世。以余觀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意，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必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

金竺處在小珊家住，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泯然無嫌，但心中不甚愜洽耳。黃子壽處本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董。

何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耽擱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倭良峯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切實。此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弟勉之而已。此數子者，皆後起不凡之才人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鑣並駕，則余之大幸也！

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會課，近皆懶散，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尚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還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樞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即在公項借用，免出外開口更好，不然則尚須張羅也。

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好。余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也。『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

余每聞摺差到，輒望家信，不知能說法多寄幾次否？若寄信，則諸弟必須詳寫日記數天，幸甚！余寫信亦不必代諸弟多立課程，蓋恐多看則生厭，故但將余近日實在光景寫示而已，伏維諸弟細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諸弟（勉勵自立課程）

諸位賢弟足下：九弟到家，徧走各親戚家，必各有一番景况，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

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迨今已兩月不吃烟，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日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行之。

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良峯前輩、吳竹如、寶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憲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念七歲，張俊甫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齋，名尙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龐作人名，文壽，浙江人。此四君者，首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真奇才也。黃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良峯先生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實可愛。

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課程，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敢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予

身體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則頭暈，不耐久坐，久坐則倦乏，時時屬望，惟諸弟而已。

明年正月，恭逢祖父大人七十大壽，京城以進十爲正慶，予本擬在戲園設壽筵，竇蘭泉及良峯先生勸止之，故不復張筵。蓋京城張筵唱戲，名曰慶壽，實則打把戲，蘭泉之勸止，正以此故。現作壽屏兩架，一架淳化箋四大幅，係何子貞撰文並書，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箋八小幅，係吳子序撰文，予自書。淳化箋係內府用紙，紙厚如錢，光彩耀目，尋常琉璃廠無有也。昨日偶有之，因買四張，子貞字甚古雅，惜太大，萬不能寄回，奈何奈何？書不能盡言，惟諸弟鑒察，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課程表

- ① 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 ②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 ③ 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 ④ 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爲人。
- ⑤ 讀史，廿三史每日讀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 ⑥ 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 ⑦ 日知其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 ⑧ 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氣之盛否。
- ⑨ 謹言，刻刻留心。

④養氣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⑤保身，謹遵大人手諭，節愁，節勞，節飲食。

⑥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⑦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致諸弟（講讀經史方法）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怨，甚爲切當。嘗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却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聞兄之言，疑弟輩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盡道，使弟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盡道，使兄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憶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

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兄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

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脩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卽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慕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爲之可矣。

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最怕是標榜，常存闊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

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葉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大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

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至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不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通，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

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資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旣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

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

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庵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即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

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牧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語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致六弟（述學詩習字法）

溫甫六弟左右：五月廿九，六月初一，連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并四書文二首，筆力實實可愛。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

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弟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

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襲，則不復能受其益矣。

弟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並抄一付寄家中三弟。

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弟先須用筆圈點一遍，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即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葉，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

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弟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爲詩律，若在省，弟可就之求教。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多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岱雲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弟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

來信要我寄詩回南，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而語太激烈，不敢示人。餘則僅應酬詩數首，了無可觀。頃作寄賢弟詩二首，弟觀之以爲何如？京筆現在無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枝，後日還他可也。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諸弟（勸講孝弟之道）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五月底連接三月初一，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衡慮鬱積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

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

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亦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凡作字總須得勢，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

地仙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

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花，皆無論貧富男婦人，皆依以爲業，并此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諸弟（須要看史溫經）

四位老弟左右：二月初十日，黃仙垣來京，接到家信，備悉一切，欣慰之至。朱嘯山亦於是日到，現與家心齋同居。伊兄代伊覓得房子，距余寓甚近，不過一箭遠耳。郭筠仙現尙未到，余已爲賃本胡同關帝廟房，使渠在廟中住，在余家火食。馮樹堂正月初六日來余家，擬會試後再行上學，因小兒春間怕冷故也。樹堂於二月十三日考國子監學正，題而恥惡衣惡食者二句，不以天下奉一人策，共五百人入場，樹堂寫作俱佳，應可以得。

陳岱雲於初六日移寓報國寺，其配之柩，亦停寺中。岱雲哀傷異常，不可勸止，作祭文一篇三千餘字，余爲作墓誌銘一首，不知陳宅已寄歸否？余懶謄寄也。四川門生，現已到廿餘人，我縣會試者，大約可十五人，甲午同年大約可念五、六人。然有求於余者，頗不乏人。

余今年應酬更繁，幸身體大好，迥不似從前光景，面胖而潤，較前稍白矣。耳鳴亦好十之七八，尙有微根未斷，不過月餘可全好也。內人及兒子兩女兒皆好，陳氏小兒在余家乳養者亦好。

六弟九弟在城南讀書，得羅羅山爲之師，甚妙。然城南課似亦宜應，不應恐山長不以爲然也。所作詩文及功課，望日內付來。四弟季弟從覺庵師讀，自住。四弟年已漸長，須每日看史書十頁，無論能得科名與否，總可以稍長見識。季弟每日亦須看史，然溫經更要緊，今年不必急急赴試也。餘容後陳。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

四月)

致諸弟(勿爲時文所誤)

四位老弟足下：余於三月廿四，移寓前門內西邊碾兒胡同，與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間到摺差一次，余竟不知。迨既知而摺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歐陽小岑南歸，余寄衣箱銀物並信一件。四月廿四梁棗莊南歸，余寄書卷零物並信一件。兩信皆僅數語，至今想尙未到。四月十三黃仙坦南歸，余寄關墨，並無書信，想亦未到。茲將三次所寄各物，另開清單付回，待三人到時，家中照單查收可也。

內城現住房共廿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三十串，極爲寬敞。馮樹堂郭筠仙所住房屋皆清潔。甲三於三月廿四日上學，天分不高不低。現已讀四十天，讀至自修齊至平治矣。因其年太小，故不加嚴，已讀者字皆能認。兩女皆平安，陳岱雲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內人身子如常，現又有喜，大約九月可生。

余體氣較去年略好，近因應酬太繁，天氣漸熱，又有耳鳴之病。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數倍，第一爲人寫對聯條幅，合四川湖南兩省，求書者幾日不暇給。第二公車來借錢者甚多，無論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款待。第三則請酒拜客，及會館公事。第四則接見門生，頗費精神。又加以散館殿試，則代人料理，考差則自己料理，諸事冗雜，遂無暇讀書矣。

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家信，內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四弟東臯課文甚潔淨，詩亦穩妥，則何以哉一篇，亦清順有法。第詞句多不圓足，筆亦平沓不超脫，平沓最爲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筆爽利，近亦漸就範圍，然詞意平庸，無才氣崢嶸之處，非吾意中之溫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

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如火如茶之文，將來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淺調卑，即使獲售，亦當慚其文之淺薄不堪。若其不售，則又兩失之矣。今年從羅山遊，不知羅山意見如何？

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妙，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立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若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搭截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吊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靦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使終不入泮，尙不至於飢寒，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

九弟要余改文詳批，余實不善改小考文，當請曹西垣代改，下次摺弁付回。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層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切不可挑剔敷衍，安於庸陋，勉之勉之，初不基不可不大也。書法亦有褚字筆意，尤爲可喜。總之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端，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馮樹堂郭筠仙在寓，看書作文，功無間斷。陳季牧日日習字，亦可畏也。四川門生留京約二十人，用功者頗多，餘不盡言。兄國藩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稟父母（教弟注重看書）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荇農，中南元，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昨岱雲自天津歸云：『船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船上人多，

應可無慮。

諸弟考試後，聞肄業小羅菴巷，不知勤惰若何？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邑惟彭薄聖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被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要看二十頁。

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活，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續陳。男國藩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諸弟（必須立志猛進）

四位老弟足下：自七月發信後，未接諸弟信，鄉間寄信，較省城寄信百倍之難，故余亦不望。然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已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自我自我，何與於我哉？

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我以爲離却家門，偏僻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己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

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偏僻也。

去年余爲擇師丁君敏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余意中途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消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

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與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諸弟可鈔存信稿而細玩之，此余數年來學思之力，略具大端。六弟前囑余將所作詩鈔錄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過百餘首耳。實無暇鈔寫，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國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諸弟（看書必須有恆）

四位老弟足下：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功名之不顯，何家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遵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

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照料，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卷，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爲科名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

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好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

樹堂篤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頁，亦極有恆。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卽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不過數月卽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事，又勿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致諸弟（按月作文寄京）

四位老弟足下：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寄去書函，諒已收到。頃接四弟信，謂前信小註中，誤寫二字，其詩比卽付邊，今亦忘其所誤，謂何矣。諸弟寫信，總云倉忙，六弟去年曾言南城寄信之難，每次至撫院齋奏廳打聽云云，是何其蠢也？靜坐書院三百六十日，日日皆可寫信，何必打聽摺差行期而後動筆哉？或送至提塘，或送至岱雲家，皆萬無一失，何必問了無關涉之齋奏廳哉？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

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茲

另紙寫明寄回家塾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名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閉，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

昔蔡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饗上爲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

買筆付回，須待公車歸，乃可帶回，大約府試院試可待用，縣試則趕不到也。諸弟在家作文，若能按月付至京，則余請樹堂隨到隨改，不過兩月，家中又可收到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致諸弟（評文字之優劣）

子植、季、洪兩弟左右：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又接季、洪信一函，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堂上，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時身體雖平安，而癬疥之疾未愈，頭上面上頸上，並斑剝陸離，恐不便於陛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楷信，以安慰老親之念。

三月初有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癬，貼膏藥於癬上，三日一換，貼三次即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即全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脅試貼一處，果有效驗。廿日即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向之厚皮頑癬，今已蕩然平矣。十五六即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即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

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苟能赴考，亦可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寓中大小安吉，惟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帖不效，請外科開一針而愈。

澄弟去年習柳字，殊不足觀，今年改習趙字，而參以李北海雲麾碑之筆意，大爲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弟自不稱意，而人亦無由稱之。故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溫難爲弟子。植書法，駕滌澄溫而上之，可愛之至，可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徐浩書和尚碑，及顏真卿書郭家廟否？若能參以二帖之沉著，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狼兼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幸田叔，以二枝送荊菴表叔。正月間，曾在岱雲處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五月，鍾子賓太守往湖南，可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

祖父大人囑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生留京者僅二人，皆極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餘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得家信，即令彼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附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價購頂上川漆爲便。

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地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地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請封，侍讀學士是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藍頂是暗藍，余正月已寄回二頂矣。書不宜盡，諸詳澄溫書中，今日身上敷藥，不及爲楷，堂上諸大人，兩弟代爲稟告可也。（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致諸弟（宜訪擇一明師）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胡二等初一日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具悉一切。見於二十日

在漢口起行，二十一日至黃州。二十二日至塔城，以羊一豕一爲文祭與甄甫師。二十三日過江至武昌縣。二十四在巴河晤郭雨三之弟，知其兄觀亭在山西，因屬邑失守革職，雨三現署兩淮鹽運使。二十九日至蘄州，是水師大戰獲勝。

初一初四初五，陸軍在田家鎮之對岸半壁山大戰獲勝。初九初十水師在蘄州開仗小勝，十三日水師大破田家鎮賊防，燒賊船四千餘號。自有此軍以來，陸路殺賊之多，無有過於初四之戰，水路燒船之多，無有過於十三之役。現在前幫已至九江，吾尙駐田家鎮，離九江百五十里。陸路之賊均在廣濟黃梅一帶，塔羅於念三日起行往剿。一切軍事之詳，均具奏報之中，茲並鈔錄寄回，祈敬呈父親大人叔父大人一覽。劉一良五於廿日至田家鎮，得悉家中老幼均安，甚慰甚慰。

魏蔭亭先生既來軍中，父大人命九弟教子姪讀書，而九弟書來堅執不肯，欲余另請明師。余意中實乏明師，可以聘請，日內與霞仙及幕中諸君子熟商。近處惟羅研生兄是我心中佩仰之人，其學問俱有本原，於說文音學輿地，尤其所長，而詩古文辭及行楷書法，亦皆講求有年。吾鄉通經學古之士，以鄒叔績爲最，而研生次之。其世兄現在余幕中，故請其寫家信聘研生至吾鄉教讀。

研兄之繼配陳氏與耦庚先生爲聯襟，渠又明於風水之說，並可在吾鄉選擇吉地，但不知其果肯來否？渠現館徐方伯處，未知能辭彼就此否？若果能來，足開吾邑小學之風，於溫甫子植，亦不無裨益。若研兄不能來，則吾心中別無他人。植弟堅不肯教，則乞諸弟爲訪擇一師而延聘焉爲要。甲三甲五可同一師，不可分開，科一科三科四亦可同師，餘不一，諸俟續布。（咸豐四年十月廿二日）

致四弟（宜留心讀書事）

澄侯四弟左右：賀常四到營，接弟信，言早起太晏，誠所不免。去年住營盤，各營皆畏慎早起，自臘月廿七移寓公館，早間稍晏，各營皆隨而漸晏，未有主帥晏而將弁能早者也。猶之一家之中，未有家長晏而子弟能早者也。沉弟在景德鎮，辦事甚為穩靠，可愛之。至惟據稱悍賊甚多，一時恐難克復，官兵有剽掠萬餘，決可無疑。季弟在湖北，已來一信，胡詠帥待之甚厚，家中儘放心。家中讀書事，弟宜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皆須讀書，不失大家子弟風範，不可太疎忽也。（咸豐九年六月初四日）

致四弟（宜勸諸姪勤讀）

澄弟左右：沉弟營中久無戰事，金陵之賊，亦無糧盡確耗。杭州之賊，目陳炳文，聞有投誠之信，克復當在目前。天氣陰雨作寒，景象亦不甚佳。吾在兵間日久，實願早滅此寇，俾斯民稍留子遺，而觀此消息，竟未知何日息兵也。

紀澤兄弟及王甥羅培讀書，均屬有恆。家中諸姪，近日勤奮否？弟之勤，為諸兄弟之最，儉字工夫，日來稍有長進否？諸姪不知儉約者，弟常常訓責之否？（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

致四弟（宜家居時苦學）

澄兩弟左右：臘月初六接沉弟來信，知已平安到家，慰幸無已。少荃於初六日起行，已抵蘇州。余於十四日入闈寫榜，是夜二更發榜，正榜二百七十三，副榜四十八，闈墨極好，為三十年來所未有。

韞齋先生與副主考亦極得意，士子歡欣傳誦。韞帥定於二十六日起程，平景孫編修奏請便道回浙，此間公

私送程儀約各三千有奇。各營挑浚秦淮河，已浚十分之六，約年內可以竣事。澄弟所勸大臣大儒致身之道，敬悉敬悉，惟目下精神實不如從前耳。

鳴原堂論文鈔，東坡萬言書，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宜寫信來問。弟每次問幾條，余每次批幾條，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亦不減對床風雨之樂。弟以不能文爲此身缺憾，宜趁此家居時，苦學二三年，不可拋荒片刻也。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九弟（講求奏議不遲）

沉弟左右：弟信言寄文每月以六篇爲率，余意每月三次，每次未滿千字者則二篇，千字以上者則止一篇。選文之法，古人選三之二，本朝人選三之一，不知果當弟意否？

弟此時講求奏議，尙不爲遲，不必過懊惱。天下督撫二十餘人，其奏疏有過弟者，有魯衛者，有不及者，弟此時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恆。以吾弟攻金陵之苦力，用之他事，又何事不可爲乎？（同治四年正月廿四日）

致四弟（諄囑瑞姪加功）

澄弟左右：紀瑞姪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旂幟也。諄囑瑞姪從此奮勉加功，爲人與爲學並進，切戒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爭相濯磨矣。

吾自受督辦山東軍務之命，初九十三日兩摺，皆已寄弟閱看，茲將兩次批諭鈔閱。吾於廿五日起行登舟，在

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營，一概開行，帶去之六營，一概拔隊，然後解維長行。茂堂不願久在北路，擬至徐州度暑。九月間，淮茂堂還潮，勇丁有不願留徐者，亦聽隨茂堂歸。總使吉中全軍，人人樂歸，可去可來，無半句閒話，惹人談論，沉弟千萬放心。

余舌尖蹇澀，不能多說話，諸事不甚耐煩，幸飲食如常耳。沉弟濕毒未減，懸系之至，藥物斷難收效，總以能養能睡爲妙。（同治四年五月廿五日）

致四弟（述爲學有四事）

沉澄兩弟左右：屢接弟信，並閱弟給紀澤等諭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歸，在外匆匆，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沉弟夫婦病而速痊，亦屬可慰。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爲學四事囑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讀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肯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兩弟如以爲然，望常以此教誡子姪爲要。

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脚腫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怪也。（同治六年十月廿三日）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四

理財類

稟祖父母(在京無生計)

孫男 國濫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即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圃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皆云係脾虛而並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唯脾元尙虧，體尙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罣念。家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舊。

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賻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戊戌總裁)進京，賻贈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尙可周恤遺孤。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孫荃亦未得讀書。六月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抄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信，始知

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設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賬，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餘容續稟，即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跪稟。（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稟祖父母 京中窘迫狀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廿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岷處，至今尚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於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

『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強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追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

八月心齋兄南旋，孫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繫懷。孫現今管長

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

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斷乳。從前發熱煩躁，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尙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下亦健爽如常。

甲三病時，孫婦曾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願。又言西冲有壽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今年酬謝了願。李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肅此謹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稟父母（籌畫歸還借款）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彭山岷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旅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日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巾，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考。

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紀澤自病全愈後，接又服補劑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

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

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迫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峴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租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

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尚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男已於七月留鬚，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幫他，曾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迫，即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仍使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費，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

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篋篋不飭，聲名狼籍，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抄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吏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鶩，一無所得。右謹聚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稟父母（借銀寄回家用）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泮，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偪仄，此時房屋爽境，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

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銀四十千，付寄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有冬菜一簍，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

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褚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謝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跪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稟父母（在外借債過年）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晨，與男同起，即送出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勤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笑語歡娛，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

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岱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

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男便附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岷出京，男為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男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稟父母（便附家中大布）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與九弟身體清吉，家婦亦平安。孫男甲三體好，每日吃粥兩頓，不吃零星飲食，去冬已能講話。孫女亦體好，乳食最多，合寓順適。今年新正，景象陽和，較去年正月，甚為煥暖。

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為堂上大人甘旨之需。鹿肉恐難寄遠，故薰臘附回。此間現有熏臘肉

猪舌猪心臘魚之類，與家中無異，如有便附物來京，望附茶葉大布而已。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則其價亦廉，茶葉亦好。家中之布，附至此間，爲用甚大，但家中費用窘迫，無錢辦此耳。

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男代爲張羅，已覓得館，每月學俸銀三兩。在男處將住三月，所費無幾，而彼則感激難名。館地現尙未定，大約可成。在京一切自知謹慎，卽請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稟祖父母（在京易挪錢）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母親叔父手書各一，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跡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承叔父代辦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

湘潭帶漆，必須多帶，此物難辦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問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今年漆新壽具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爲報恩之處，惟此最爲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殼也。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寫信詳細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

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即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會挪過孫的，今渠既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目下敷用不缺，此孫所第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通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顧家耳。

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念三日，已種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敢一錢。茲附回種法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

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寧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寧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孫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廿七日）

稟祖父母（無錢寄回家）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兄弟在京平安，孫婦身體如常。曾孫姊妹二人種痘後，現花極佳，男種六顆，出五顆，女種四顆，出三顆，並皆清吉，寓內上下平善。

逆夷海氛甚惡，現在江蘇滋擾，寶山夫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不知何日，方可盪平。天津防堵甚嚴，或可無慮。同鄉何子貞全家住南京，聞又將進京謝果堂太守，於六月進京，初意欲捐復，多恐不能。鄭辛田放貴州貴西道，黎樹喬轉京畿道，同鄉京官絕少在京。

孫光景雖艱而各處通挪，從無窘迫之時，但不能寄賞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時深愧悚。前寄書徵一表叔，言將代作墓誌，刻下實無便可寄。蕙妹移居後，究不知光景如何，孫時為聖念。若有家信來京，望詳明書示。孫在京自

當謹慎，足以仰慰慈懷，孫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稟父母（寄銀完債贈人）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在四川，於十一月廿日還京，彼時無摺，奔回南，至十二月十六日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會受恬處。受恬名與仁，善化丙子舉人，任江西分宜縣知縣。上年進京引見，正月初四日出都，迂道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一百兩，與渠作途費。男又託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包，鹿膠二斤半，阿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荆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為收下，面交六弟九弟，大約二月下旬可到省。

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能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妥交陳宅，毋寄不可靠之人耳。若六月尚未收到，則寫信寄京，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

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旋愈，甚喜，以後斷不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如何？下次求詳書示知。男前次信回，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為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以四百為餽贈戚族之用。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即分送戚族可也。其餘六百，朱嘯山處兌錢百三十千，即除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鄉公車帶回，不同縣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

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儘可

放心，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本家心齋，男待他甚好，渠亦凡事必問，男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馮樹堂於正月十六來，男寓住，目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會試後，即命孫兒上學，每月修金四兩。郭筠仙進京，亦在處住，現在尙未到。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間即考國子監學正。

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明年皇太后萬壽，定有覃恩，可請誥封，此男所最爲切望者也。去年因科場舞弊，皇上命部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覆試，倘有理文荒謬者，分別革職停科等罰，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慎，餘容續陳，男謹稟。（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五日）

致諸弟（取款及託帶銀）

四位老弟足下：二月有摺差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忻喜之至！此次眼尙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餽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爲幸。

受恬之錢，既專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共半斤，挂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錢，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

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

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

羅芸皋於二月十八日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園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所帶小菜布疋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以並無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詩，已圈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菴師壽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朱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學官款，我家亦然。嘯山接到咨文，上有祖母已歿字樣，甚爲哀痛，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場後即來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郭二於二月初八日到京，覆試二等第八。樹堂榜後要南歸，將來擇師尙未定。

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廉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子史精華家中現有，准託公車帶歸。漢魏六朝百三家，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尙未接到。稗海及綴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幫人車價，因此書尙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古文尙無選本，近來邵蕙西已選元文，渠勸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尙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圈過一遍，可於公車帶回，六弟用墨筆加圈一遍可也。

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躍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篤仙意城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

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三之二，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

詳示，鄰里有事，亦望示知。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稟父母（送參冀減息銀）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男於三月初六日，蒙恩得分會試房。四月十一日，發榜出場，身體清吉，合室平安，所有一切事宜，寫信交摺差先寄。茲因嘯山還家，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斤半，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綬寇紀略一套，皆六弟信要看之書。

高麗參，男意送江岷山東海二家六兩，以冀少減息銀。又送金虔竺之尊人二兩，以報東道之誼。聽大人裁處。男尚辦有送朱嵐暄掛屏，候郭筠仙帶回，又有壽屏及考試筆等物，亦俟他處寄回。餘俟續具。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稟父母（專人去取借款）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於五月中旬，染瘧症，服藥即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即可全好，頭上之癩，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挑動，亦不可不打掃。」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故。

男婦 服附片高麗參熟地白朮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尙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僕婢皆好，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麗參二兩，此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戚族銀，男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人諭四弟將全單開示爲望。

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請酒，蓋恐親族難於應酬也。曾受恬去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未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如何？男意有人做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鬆，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稟父母（在京事事省儉）

男 國藩跪稟

父 親大人禮次。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念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尙未到省。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爲主，而以敬臣爲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拘，求大人相機而行。

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尙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減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

問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形，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十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吊者幾人，細載爲幸。

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歸，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男之癱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槎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稟叔父母（託人帶歸銀）

姪 國藩跪稟

叔父母大人福安。九月初十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係八月半在省城所發者，知祖大人之病，又得稍減，九弟得補廩，不勝欣幸。前勞辛稼廉訪，八月十日出京，姪寄去衣包一個，計衣十件，不知已到否。姪有銀數十兩，欲寄回家，久無妙便。十月間，武岡張君經贊回長沙，擬託帶回。聞叔父爲圻上公屋加工修治，姪亦欲寄數銀兩，爲叔父助犒賞匠人之資。羅六所存銀廿二兩在，姪處右三項，皆擬託張君帶歸。

前歐陽滄溪先生館事，伍太尊已覆書於季仙九先生，茲季師又同一信於伍處，託姪使寄家中，可送至歐陽家，囑其卽投伍府尊也。收雲又託查萬崇軒先生選教官遲早，茲已查出，寫一紅條，大約明冬可選，此二事可囑

澄侯寫信告知牧雲。姪等在京，身體平安。常南陔先生欲以幼女許配紀澤，託郭筠仙說媒。李家尙未說定，兩家似可對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望示知。餘容續具。姪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致諸弟（家中須略積錢）

四位老弟足下：去臘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在河南託鄒墨林轉寄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輪應溫植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問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父之教，能勤能儉，予聞之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覓便即行寄回。

澄弟捐監執照，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材，取天驥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尙須小試，故捐監填名，略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驥字於中。將來卽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父叔官名耳。

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粟江煤壘，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壘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卽發執照與渠可也。卽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盤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則曾陳二人，豈可不感也哉！現在喬心農放常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大約可託渠帶至湖南也。

去年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我時時望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以示我。竹山灣找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臺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毋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

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把握也。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即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

紀澤兒自去臘臘先生歸河間，請李碧峯來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征有苗籍，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翥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謄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諭及宮門抄，以後按月寄歸。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兒肥胖，餘不一，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致紀澤（託人帶銀至京）

字諭紀澤兒，余於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十八日至岳州，由湘陰寧鄉繞道，於念三日到家，在腰裏新屋，痛哭吾母。廿五日至白楊坪老屋，敬謁吾祖星岡公墳墓。家中老小平安，地方亦安靜，合境團練，武藝頗好，土匪可以無虞。

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暫厝吾母於腰裏屋後，俟將來尋得吉地，再行遷葬。家眷在京，暫時不必出京，俟長沙事平，再有信來。王吉雲同在湖北主考回京，余交三百廿金，託渠帶京，想近日可到。

余將寧各處訃信，刻尙無暇，待九月再寄。京中寄回信，交湖北常大人處最妥。岳父岳母，俱於廿五日來我家，

身體甚好，爾可告知爾母。餘不盡，滌生手示。（咸豐二年八月廿六日）

致諸弟（帶歸度歲之資）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曾寄一函，並諭旨奏摺二冊。廿六日水師在九江開仗獲勝，陸路塔羅之軍，在江北蘄州之蓮花橋，大獲勝仗，殺賊千餘人。廿八日克復廣濟縣城，初一日在大河埔大獲勝仗。初四日在黃梅城外，大獲勝仗。初五日克復黃梅縣城，該匪數萬，現屯踞江岸之小池口，與九江府城相對。塔羅之軍，即日追至江岸，即可水陸夾擊，能將北岸掃除，然後可渡江以剿九江府之賊。自至九江後，即可專夫由武甯以達平江長沙。

茲由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一百兩，爲家中卒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即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却不可過於寬裕，因處亂世，愈窮愈好。

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酒米豬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即是持家守身之道。至軍事之成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事，不敢存絲毫倖之心，諸弟稟告堂上大人，不必懸念。

馮樹堂前有信來，要功牌百張，茲亦交蔭亭帶歸，望澄弟專差送至寶慶，妥交樹堂爲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峻明帶去，外帶照千張，交郭雲仙從原奏之所指也。朱於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歸，給渠錢已四十千，今

年送親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餘不一。(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書於武穴舟中)

致九弟(述捐銀作祭費)

沉浦九弟左右：十四日胡二等歸，接弟初七夜信，具悉一切。初五日城賊猛撲，憑濠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拍。凡撲人之濠，撲人之牆，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峙衛如越濠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此等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菴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

洋船至上海天津，亦係恫喝之常態，彼所長者，船礮也，其所短者路極遠，人極少。若辦理得宜，終不足患。報銷奏稿，及戶部覆奏，當日即緘致諸公，依弟來書之意，將來開局時，擬即在湖口水次。蓋銀錢所張小山魏召亭李復生諸公，多年親友，該所現存銀萬餘兩，即可爲開局用費，及部中使費。六君子不必皆到此局，但得伯符小泉二人入場，即可了辦。若六弟在潯較久，則可至局中照護周旋。若六弟不在潯陽，則弟克吉後，回家一行，仍須往該局爲我照護周旋也。至戶部承書說定費資，目下筠仙在京，似可辦理，將來胡蓮舫進京，亦可幫助。筠仙頃有書來，言弟名遠震京師，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弟須慎之又慎。茲將原書抄送一閱。

家中四宅，大小平安，兄夜來漸能成寐。先大父先太夫人，尙未有祭祀之費，溫弟臨行，捐銀百兩，余以劉國斌之贈，亦捐銀百兩，弟可設法捐贖否？四弟季弟，則以弟昨寄之銀兩，提百金爲二人捐款，合之當業處，每年可得穀六七石，起祠堂，樹墓表，尙屬易辦。吾精力日衰，心好古文，吾知其意而不能多作。日內思爲三代考妣作三墓表，慮不克工，亦尙憚於動手也。

先考妣祠宇，若不能另起，或另買一宅作住屋，即以腰裏新宅爲祠，亦無不可。其天家賜物，及宗器祭器等，概藏於祠堂，庶有所歸宿。將來京中運回之書籍，及家中先後置書，亦貯於祠中。吾生平坐不善收拾，爲咎甚鉅，所得諸物，隨手散去，至今追悔不已。然趁此收拾，亦尙有可爲。弟收拾佳物，較善於諸昆從，後益當細心檢點，凡有用之物，不宜拋散也。（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

致九弟（勸捐銀修祠堂）

沅浦九弟左右：五月二日，接四月廿三寄信，藉悉一切。城賊於十七早，廿日廿二夜，均來撲我濠，如飛蛾之撲燭，多滅幾次，受創愈甚，成功愈易。惟日夜巡守，刻不可懈。若攻圍日久，而仍令其逃竄，則咎責匪輕。弟既有統領之名，自須認真查察，比他人尤爲辛苦，乃足以資董率。九江克復，聞撫州亦已收復，建昌想亦於日內可復。吉賊無路可走，收功當在秋間，較各處獨爲遲滯。弟不必慌忙，但當穩圍穩守，雖遲至冬間克復亦可，只求不使一名漏洩耳。若似瑞臨之有賊外竄，或似武昌之半夜潛竄，則雖速亦爲人所詬病。如九江之斬刈殆盡，則雖遲亦無後患。願弟忍耐謹慎，勉卒此功，至要至要！

余病體漸好，尙未全愈，夜間總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撞擾，不能擺脫。四月底作先大夫祭費記一首，茲送賢弟一閱，不知尙可用否。此事溫弟極爲認真，望弟另謄一本，寄溫弟閱看。此本仍便中寄回，蓋家中抄手太少，別無副本也。弟在營所寄銀回，先後均照數收到，其隨處留心，數目多寡，斟酌妥善。

余在外未付銀寄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爲深痛。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儘

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

頃與叔父各捐銀五十兩，積爲星岡公，余又捐二十兩於輔臣公，三十兩於竟希公矣。若弟能於竟公星公竹亭三世各捐少許，使修立三代祠堂，卽於三年內可以興工，是弟有功於先人，可以蓋阿兄之愆矣。修祠或腰裏新宅，或於利見齋另修，或另買田地，弟意如何？便中復示，公費則各方經營，祠堂則三代共之，此余之意也。

初二日接溫弟信，係在湖北撫署所發。九江一案，楊李皆賞黃馬褂，官胡皆加太子少保，想弟處亦已聞之。溫弟至安黃，與迪庵相會後，或留營，或進京，尙未可知。弟素體弱，比來天熱，尙耐勞苦否？至念至念，僣餌滋補，較善於藥，良方甚多，較善於耑服水藥也。（咸豐八年五月初五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五

濟急類

稟祖父母（請救濟族人）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孫男等平安如常，孫婦亦起居維
慎。曾孫數日內添吃粥一頓，因母乳日少，飯食難喂，每日兩飯一粥。今年散館，湖南三人皆留，全單內共留五十
二人，惟三人改部屬，三人改知縣。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

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諭派親王三人，郡王一人，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尙書會同審訊，現未定案。
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未愈，日內頗患咯血，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澄侯弟三月初四日在縣城發信，已經收
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蘭姊以何時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絕無解危之處，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
矣。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不知有補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難噓枯回
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廖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
之母，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皆代爲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爲調停，旋乾轉
坤，無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親，萬難之時乎？

孫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無消息，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又念及家中此時，亦甚艱窘，輒敢冒昧饒舌，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設法之處，望詳細寄信來京。茲逢摺便，敬稟一二，卽跪叩。

祖母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稟祖父母（先餽贈戚族）

孫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去年臘月十八，曾寄信到家，言寄家銀一千兩，以六百爲家中還債之用，以四百爲餽贈親族之用，其分贈數目，另載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專之義也。後接家信，知兌嘯山百三十千，則此銀已虧空一百矣。頃聞曾受恬丁艱，其借銀恐難遽完，則又虧空一百矣。所存僅八百，而家中舊債尙多，餽贈親族之銀，係孫一人愚見，不知祖父母父親叔父以爲可行否？伏乞裁奪。

孫所以汲汲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二則各親戚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略爲扶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舅、曾祖彭王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欲餽贈之人，正不知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尙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爲，後必悔之。此二者，孫之愚見如此。然孫少不更事，未能遠謀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孫斷不敢擅自專權。其銀待歐陽小岑南歸，孫寄一大箱衣物，銀兩概寄渠處，孫認一半軍錢，彼時再有信回，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致諸弟（述濟戚族之故）

六弟九弟左右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日發一係十月十六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逢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圍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訾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

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所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尙有懸挂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城不啻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毋亦擬阿兄不倫乎兄雖不肯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斷不可不有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

兄已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難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以爲可乎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爲識微之妄談謂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

活矣。同胞姊妹，縱彼無缺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

歐陽滄溟先生夙憤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隆厥禮。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道，兄贈之獨豐，則猶徇世俗之見也。楚善叔爲債主逼迫，入地無門，二伯祖母嘗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而田貨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久之。

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榻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實命之猶者矣。丹閣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况，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項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千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待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嗣，而苑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日移其苑於彼二房，則無論六百卽六兩亦安可得耶？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稿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孰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回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歿，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視王姑之意也。騰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鼻會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庵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當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諸弟生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尙好，以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飢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

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豐齋順列，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賁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齋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齋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

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闕者。剝也者，復之機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旣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旣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旣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乎？

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義，而時時欲置辦衣物，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闥之間，此是缺陷，吾弟當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踐余之言也。

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日，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一切年事，銀錢數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係何項未

完尙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八外祖百兩，朱鳳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未陽本家之帳，則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午冬甲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尙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

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畫。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已傳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客齋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誚。」此兄讀兩弟來書，所爲躊躇而無策者也。

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朱嘯山曾受恬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餽贈之項，聽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卽以此信示之，庶不悖於過則歸己之義。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疑沮。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苦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

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嘉。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在右，一換則東方在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中有成竹耳。

六弟之信，文筆拘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考墨卷，汨其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理。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

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詩文也。

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卽通衆藝，通於藝，卽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於搖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卽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外附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附錄五箴并序（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因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亦猶人，貌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者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虛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始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洎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彙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

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稷之增，久而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恃怨焉。以上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以上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以上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以上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以上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癸卯孟夏立）

讀熟讀書十葉。（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莊子）（杜詩韓文）（看應看書十葉）（不具載）（習字一百數

息百八）記過隙（即日記）記茶餘偶談一則（以上每日課）

逢三日寫回信。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以上每月課）

稟祖父母（贈戚族數目）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母親叔父各

一信，諸弟亦皆有信，欣悉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放心。

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靈櫬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丈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宅皆不受。孫遂至城外，率五揮淚而別，甚爲可憐。率五來意，本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秋末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爲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

孫送率五歸家，卽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目，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孫此時糊塗，擅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爲得宜。但岳家太多，他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耳。率五大約在春初可以到家，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加責，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訕爲幸。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稟叔父母（請免錢送人）

姪 國藩敬稟

叔父、嬸母大人萬福金安。新年兩次稟安，未得另書敬告一切，姪以庸鄙無知，託祖宗之福蔭，幸竊祿位，時時撫衷滋愧。茲於本月大考，復荷皇上天恩，越四級而超升，姪何德何能，堪此殊榮，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大可懼也。望叔父作書教姪，幸甚。余於歲暮歸，寄回銀五十兩，其四十兩用法，六弟九弟在省讀書，用二十六兩，四弟、季弟學俸六兩，買漆四兩，歐陽太岳、母奠金四兩，前第三號信業已載明矣。

只餘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減此無損。姪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須願送，求叔

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親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姪之意，使未得者有缺望，有怨言。二伯祖父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姪謹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致諸弟（定計畫一義田）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發家信，具悉一切。吾於六月，共發四次信，不知俱收到否？今年陸費中丞丁憂，閏四月無摺差到，故自四月十七發信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發信，家中懸望也。祖父大人之病，日見增加，遠人聞之，實深愛懼。前六月念日所付之鹿茸片，不知何日可到，亦未知可有微功否？

予之癱病，多年沉痛，賴鄒墨林舉黃耆附片方，竟得全愈。內人六月之病，亦極沉重，幸墨林診治，遂得化險爲夷，變危爲安。同鄉找墨林看病者甚多，皆隨手立效。墨林之弟嶽屏四兄，今年曾到京寓圓通觀，其醫道甚好，現已歸家。予此次以書附墨林家書內，求嶽屏至我家診治祖父大人，或者挽回萬一，亦未可知。嶽屏人最誠實，而又精明，卽周旋不到，必不見怪。家中只須打發轎夫大錢二千，不必別有所贈送。渠若不來，家中亦不必去請他。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亙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卽思爲會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念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卽使外故，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鴻嗷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體諒之。

今年我在京用度較大，借帳不少。八月當爲希六及陳體元捐從九品，九月榜後可付照回，十月可到家，十一月可向渠兩家索銀，大約共須三百金。我付此項回家，此外不另附銀也。率五在永豐，有人爭請，予聞之甚喜，特書手信與渠，亦望其忠信成立。

紀鴻已能行走，體甚壯實。同鄉各家如常，同年毛寄雲於六月念八日丁內艱。陳偉堂相國於七月初二仙逝，病係中痰，不過片刻即歿。河南浙江湖北皆展於九月舉行鄉試，聞江南水災尤甚，恐須再展至十月。各省大災，皇上焦勞，臣子更宜憂惕，故一切外差，皆絕不萌妄想，家中亦不必懸盼。書不詳盡，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致九弟（順便可以周濟）

沉浦九弟左右：十二日安五來營，寄一家信，諒已收到。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管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托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

聞我水師糧台銀兩尚有贏餘，弟營此時不闕銀用，不必往解。若紳民中實在流離困苦者，亦可隨便周濟。兄往日在營，艱苦異常，當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憶。若弟有宜周濟之處，水師糧台尚可解銀二千兩前往。應酬亦須放手辦，在紳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

致九弟（周濟受害紳民）

沉浦九弟左右：二十七日接弟信，并廿二史二十七套。此書十七史係汲古閣本，宋遼金元係宏簡錄；明史係殿本較之，兄丙申年所購者，多明史一種，餘略相類，在吾鄉已極爲難得矣。吾前在京，亦未另買有全史，僅添買遼金元明四史，及史漢各佳本而已。宋史至今未辦，蓋闕典也。

吉賊決志不竄，將來必與漳賊同一辦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當堅耐以待之。迪庵去歲在漳，於開漳守邏之外，間亦讀書習字，弟處所攝長濠，如果十分可靠，將來亦有閒隙，可以偷看書籍，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

周濟受害紳民，非泛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棲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千金，以周其急。先星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佈施，專以目之所觸爲主。』卽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織，且有挂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故推而及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咸豐八年正月廿九日

致九弟（寄銀親族二黨）

澄弟左右：余經手專件，只有長江水師，應撤者尙未撤，應改爲額兵尙未改，暨報銷二者，未了而已。今冬必將水師章程出奏，并在安慶設局，辦理報銷諸事清妥，則余兄弟或出或處，或進或退，綽有餘裕。

近四年每年寄銀少許，與親屬三黨，今年仍循此例。惟徐州距家太遠，勇丁不能撤帶，因寫信與南坡，請其在鹽局匯兌，余將來在揚州歸款，請兩弟照單封好，用紅紙簽寫非儀等字，年內分送，千里寄此毫毛，禮文不可不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六

交友類

致諸弟（述求師友宜專）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諸弟信，係臘月十六日在省城發，不勝欣慰！四弟女許朱良四姻伯之孫蘭姊女許賀孝七之子，人家甚好，可賀！惟蕙妹家頗可慮，亦家運也。

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於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爲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

在省用錢，可在家中支用銀三十兩，則夠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吾寄一千兩之內，予不能別寄與弟也。我去年十一月廿日到京，彼時無措，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始發信，乃兩弟之信，罵我糊塗，何不檢點至此？趙子舟與我同行，曾無一信，其糊塗更何如！即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臘月初，未嘗接一家信，我在蜀，可寫信由京寄家，豈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又將罵何人糊塗耶？凡動筆不可不檢點。

九弟與鄭陳馮曹四信，寫作俱佳，可喜之至！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四弟

寫信，語太不圓，由於天分，吾不復責。餘容續布，諸惟心照。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致諸弟（必須親近良友）

四位老弟左右：四月十六日，曾寫信交摺弁帶回，想已收到。十七日，朱嘯山南歸，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計九套。茲因馮樹堂南還，又託帶壽屏一架，狼兼毫筆廿枝，鹿膠二斤。對聯堂幅一包，內金年伯耀南四條，朱嵐墮四條，蕭辛五對一幅，江岷山母舅四條，東海舅父四條，父親橫披一個，叔父摺扇一柄，乞照單查收。前信言送江岷山東海高麗參六兩，送金耀南年伯參二兩，皆必不可不送之物，惟諸弟稟告父親大人送之可也。

樹堂歸後，我家先生尙未定，諸弟若在省得見樹堂，不可不殷勤親近，親近愈久，獲益愈多。今年湖南蕭史樓得狀元，可謂極盛，八進士皆在長沙，黃琴塢之胞兄及令嗣皆中，亦長沙人也。餘續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稟叔父（俠士料理友喪）

姪國藩謹啓

叔父大人座下：九月十五十七，連到兩摺差，又無來信，想四弟六弟已經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必將書信寄京。姪身上熱毒，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吃丸藥一錢，而小有法術。已請來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年四月得此病，請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治好，頭上

已好十分之六。身上尙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愈。」姪起居如常，應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而已。姪婦及姪孫兒女皆平安。陳岱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之甚，而其氣甚餒，亦難驟然復元。

湘鄉鄧鐵松孝廉於八月初五出京，竟於十一日卒於獻縣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信必誠，此人義俠之士，與姪極好。今年新化孝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柩回南，今又扶鐵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俠士也。挾兩友之柩，行數千里，亦極難矣。

姪曾作鄒君墓誌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芽白菜子，八月底寄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十月十五始可頒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是我境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儀大錢一千上書姪名，以示獎勵。餘不具，姪謹啓。（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致諸弟（不可與人太疏）

澄侯四弟子植九弟季洪二弟左右：昨接來信，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少愈，幸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沉香而愈，尙恐非切中肯綮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爲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寫及，不知曾與諸弟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卽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常送禮。

堯階既允爲我覓安地，如其覓得，卽聽渠買，買後或遷或否，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甚切，屬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兄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筠仙兄弟

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與其叔及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翌臣即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添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

筠仙自江西來，述岱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曾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筠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卻。岱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一目擊，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分付，或對或否，以便答江西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

碾兒胡同之屋東，四月要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醉卿之宅，比碾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力易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仍退之。曹儀齋正月廿六在省起行，二月廿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廿八起行，亦廿九日到京，可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偏延至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

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二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罰停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癱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爲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塗之，則白皮立去。現二三日一搗，使之不起白皮，雖頭後不過微露紅影，雖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搗，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

今年分房，同鄉僅恕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今日余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稟堂上，乞弟代爲我說明。澄弟理家事之間，須時時看五種遺規，植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致諸弟（切勿占人便宜）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為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鉤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滿其欲。故自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宜，斷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

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董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豈少緩須與，即恐無親家耶？賢弟從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尙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無躁而已。

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驛子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兄一切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其他外間進項，尙與從前相似。同鄉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兄手草。（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稟父母（處置朋友之法）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發家信，具悉一切。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男癖疾已全愈，六弟體氣如常，紀澤、兄妹五人皆好。男婦懷喜，平安不服藥，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陳本七先生來京，男自有處置之法，大人儘可放心，大約款待從厚，而打發從薄。男光景頗窘，渠來亦必自悔。

九弟信言，母親常睡不著，男婦亦患此病，用熟地當歸蒸母雞食之，大有效驗。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吃。鄉間雞肉豬肉，最爲養人，若常用黃芪、當歸等類蒸之，略帶藥性而無藥氣，堂上五位老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諸弟時時留心辦之。

老秧田背後三角坵，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男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塆下，在檀山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上橫穿過來。其三角坵則多栽竹樹，上接新塘，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裹甚爲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如以爲可，求叔父於明年春栽竹種樹，如不可，叔父寫信示之爲幸。男等於二十日期服已滿，敬謹祭告，廿九日又祭告一次，餘俟續具。（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致九弟（許李次青訂婚）

沅浦九弟左右：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得知一切。貴溪緊急之說，確否？近日消息何如？次青非常之才，帶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爲肝膽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慚無以對渠。去臘遣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略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姻婚，以申永好。目下兒女兩家，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返，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

見，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尚不至留莫大之抱歉耳。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于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

李雨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遠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即在舉止輕佻，言語易傷，恐潤公亦未能十分垂青。溫甫弟於十一日起程，大約三月半可至吉安也。（咸豐八年二月十七日）

致九弟（述輓胡潤帥聯）

沉弟左右：調巡湖營由劉家渡拖入白湖之札，今日辦好，即派人送去。吾所慮者，水師不能由大江入白湖，白湖不能通巢湖耳。今僅拖七八丈寬堤，即入白湖，斯大幸矣！若白湖能通巢湖，則更幸矣！

余昨日作輓潤帥一聯云：『逋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蓋臣臨終憾事；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勳名。』（咸豐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述辜負李次青）

沉弟左右：湖南之米，昂貴異常，東征局無米解來，安慶又苦于碾碓無多，每日不能舂出三百石，不足以應諸路之求。每月解子藥各三萬斤，不能再多，望弟量入爲出，少操幾次，以省火藥爲囑。紮營圖閱，悉得幾場大雨，吟崑等管必日鬆矣。處處皆係兩層，前層拒城賊，後層防援賊，當可穩固無虞。少泉代買之洋槍，今日交到一單，待

物到即解弟處。洋物機括太靈，多不耐久，宜慎用之。

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吾因鄭魁士享當世大名，去年袁翁兩處，及京師臺諫，尙累疏保鄭爲名將，以爲不防與李並舉。又有鄭罪重，李情輕，暨王銳意招之等語，以爲比前摺略輕。逮拜摺之後，通首讀來，實使次青難堪。今弟指出，余益覺大負次青，愧悔無地！余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爲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余不憚改過也。（同治元年六月初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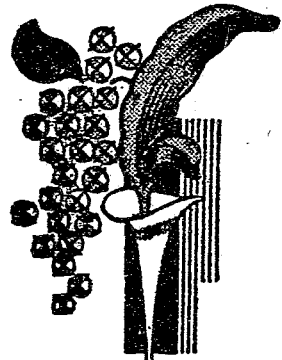




曾文正公著述八種

第二冊

家書(下)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

爲政類

稟祖父母（與英國議和）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即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寫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

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將來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嫡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叔父含飴弄孫，瓜瓞日繁，其樂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兄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

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兵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不勸帑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者。



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即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莽山爲將軍，着英爲兩江總督。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少損失。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

孫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薦一老媽吳姓來，因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求孫代爲開脫。孫接至家住一日，轉薦至方藥卿太守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出，使遊子如仍未出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敬請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餘容後呈，孫謹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稟父母（盤查國庫巨案）

男國藩跪稟

無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爲調養，已作丸藥兩單。考差尙信大約在五月初旬，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此近日所僅見，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茲將摺稿付回。

三月底盤查國庫，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王大臣亦攤賠，此從來未有之巨案也。湖南庫查御史有石承藻、劉夢蘭二人，查庫大臣有周系英、劉權之、何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何家須賠銀三千兩。同鄉唐詩甫、李杜選、陝西靖邊縣，於四月廿一出京。王翰城選山西冀寧州知州，於

五月底可出京，餘俱如故。男二月接信後，至今望信甚切。男謹稟。（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稟父母（具摺奏請日講）

男國藩跪稟

母親大人福安。漢男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家信一件，四月內應可收到。藩男十九日下園子，二十日卯刻，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西陵在易州，離京二百六十里，二十四下午到，廿五辰刻致祭。比日轉身，趕走一百廿里，廿六日走百四十里，申刻到家，一路清吉，而晝夜未免辛苦。廿八早獲命，數日內作奏摺，擬初一早上具摺。因前奏舉行日講，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切實呈奏也。

廿九日申刻，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內六弟一信，九弟二十六之信，並六弟與他之信，一并付來，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合家平安。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男等內外不勝欣喜，手諭云：「起程要待。」漢男秋冬兩季歸，明年二月，漢男仍送二大人進京云云。」「男等敬謹從命，叔父一二年內，既不肯來，男等亦不敢強。」漢男歸家，或九月，或十月，容再定妥。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堂上大人不必懸念，餘俟續稟。（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致諸弟（具奏言兵餉事）

澄溫植洪四弟左右：三月初四發一家信，其後初九日，予上一摺，言兵餉事。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恐現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託，特放饗中堂前往，以予摺所言甚是。但目前難以舉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待粵西定後，再行辦理。饗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應可迅奏膚功。但湖南逼近粵西，兵差過境，恐州縣不免藉此生

編，不無一番蹂躪耳。

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向予借銀二十兩，既係姻親，又係黃生之姪，不能不借與渠。渠言到家後，即行送交予家，未知果然否？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並礪砂膏藥，茲付回眼藥百筒，膏藥千張，交魏亞農帶回呈叔父收存，爲時行方便之用，其摺底付回查收。

澄弟在保定，想有信交劉午峯處，昨劉有信寄子彥，而澄弟書未到，不解何故？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澄弟去後，吾極思念，偶自外歸，輒至其房，早起輒尋其室，夜或遣人往呼，想弟在路途，彌思我也。書不一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

致諸弟（進諫說破驕矜）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四月初三日發一家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書。五月十二摺弁來，接到家中一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癘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灑溪樂處，得焉字。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尚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璽，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

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尚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無以余奏摺不慎，或以驕直干天威爲慮也。

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中。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於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已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皆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題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應可一得以救積困。

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尙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則當俟明年四月升耐恩詔，乃可呈請。若并升耐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戴福星矣。劉午峯、張星垣、陳毅堂之

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抄送共閱，見余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一，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

致諸弟（詳述辦理巨盜及公議糧餉事）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十七日，接到家信，欣悉一切。左光八爲吾鄉巨盜，能除其根株，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現在刺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窮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捉賊自效，此是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

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畿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窮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

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革職，則不復能穿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尙可穿。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即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是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

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日勿忘，則兄之志可以稍釋，幸甚幸甚，書不一一，餘候續具。男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

致九弟季弟（以勤字報君以愛民二字報親）

弟左右：膺此鉅任，深以爲懼，若如陸阿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姪，亦將爲人所侮，禍福倚伏之幾，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爲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

存此念也。

沉弟多置好官，遴選將才二語，極爲扼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爲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敢輕視。謝恩摺今日拜發，寧國日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可危之至。（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

致九弟（暫緩奏祀望溪）

沉弟左右：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愜。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將生平履歷，某年中舉中進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書名，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一一臚列，不作影襲約略之詞，乃合定例。望溪兩次獲罪，一爲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一爲其族人方某呈名逆案，將方氏讐族編入旗籍，雍正間始准赦宥，免隸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請從祀孔廟，須將兩案歷奉諭旨，一一查出，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恐有巽旨礙眼者，易干駁詰。從前入祀兩廡之案，數十年而不一見，近年屢見迭出，幾於無歲無之。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茲甫及一年，若遽違新例而入奏，必駁無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

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最後皇清經解中，并未收其一册。一旬。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若奏請從祀，須自三公始。李厚菴與望溪，不得不置之後圖。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咸豐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致季弟（長江釐卡太多）

季弟左右：接家書，知季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何以一病不起？想係外感之證。弟向來襟懷不暢，適聞此噩耗，諒必哀傷不能自遣。惟弟體亦不十分強壯，尙當達觀節哀，保重身體。應否回籍一行，待沉弟至三山夾，與弟熟商，再行定奪。

長江數百里內，釐卡太多，若大通再抽船釐，恐商賈裹足，有礙大局，擬不批准。荻港釐局分設爲數無多，擬批令改於華陽鎮分設。爲數較多，弟之所得較厚，又於外江水師無交涉爭利之嫌，更爲妥善。諸囑保重，至要至要！
(同治元年二月廿一日)

致九弟季弟（籌辦粵省釐金）

季弟左右：覆奏朱侍御一疏，定於五日內拜發，請欽派大員再抽廣東全省釐金，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專濟蘇浙杭皖四省之餉，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勝於江西釐務也。此外實無可生發，計今年春夏必極窮窘，秋冬當漸優裕。

馬隊營制，余往年所定，今閱之，覺太寬而近於濫，如公夫長夫之類是也。然業已久行，且姑仍之。弟新立營頭，卽照此辦理，將來裁減，當與華字順字兩營並裁，另行新章也。

上海派洋船來接少荃一軍，帶銀至十八萬兩之多，可駭而亦可憐！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行，以順輿情。三月之內，陸續拔行。其黃昌岐水軍，則俟三四月之交，遇大順風，直衝下去。弟到運漕，可告昌岐來此一晤也。
(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

致九弟（抽本省之釐稅）

沉弟左右：接信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甚善甚善，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紮營，則斷不可。四華山上逼蕪湖，下逼東梁，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則我軍無勢無趣，不得不退回北岸矣。

弟軍欲渡，總宜在東梁山以下，采石太平一帶。如嫌采石下形勢太寬，即在太平以上渡江，總宜奪金柱關，佔內河江面爲主。余昨言妙處有四：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二曰水師打通涇縣寧國之糧路，三曰蕪湖四面被圍，四曰擄船過東甯，可達蘇州，尤妙之小者耳。

又有最大者，金柱關可設釐卡，每月進數五六萬，東壩可釐設卡，每月亦五六萬。二處皆係蘇皖交界，弟以本省之藩司，抽本省之釐稅，尤爲名正言順。弟應從太平關南渡，毫無疑義，余可代作主張，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西梁上下兩岸，從三山起，至采石止，望弟繪一圖寄來，至要至要。（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

致九弟（當大事宜明強）

沉弟左右：來信亂世功名之際，頗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思必明，柔必強。弟向來偏強之氣，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巢縣既克，和合必可得手，以後進攻二浦，望弟主持，余相隔太遠，不遙制也。（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八

服官類

致諸弟（喜述大考升官）

諸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日刻，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余心甚著急，緣寫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圖十三日早，見等第單，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仰荷天恩，賞擢不次，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格外之恩，非常之榮，將來何以報稱？惟有時時惶悚，思有補於萬一而已。

茲因金竺度南旋之便，付回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二座，阿膠二封，鹿膠二封，母親耳環一雙。竺度到省時，老弟照單查收。阿膠係毛寄雲所贈，最爲難得之物，家中須慎重用之。竺度曾借余銀四十兩，言定到省即還。其銀二十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以四兩爲買書買筆之資，以六兩爲四弟季弟衛陽從師束脩之資，以四兩爲買漆之費，卽每歲漆一次之謂也。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賢弟接到銀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

此次竺度到家，大約在五月節後，故一切不詳寫，待摺差來時，另寫一詳明信付回，大約四月半可到。賢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可寫信到京。餘不具述。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稟祖父母（報告升侍講）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於初十日大翰考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孫初聞之，心甚驚恐，蓋久不作賦，字亦生疎。向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僅滿四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聞命下之時，無不惶悚。

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酉正出場，題目另紙敬錄，詩錄亦另謄出，通共翰卷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場者三人，病愈仍須補考。在殿上搜出夾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其餘皆整齊完場。十一日，皇上親閱卷，二月十二日，欽派閱卷大臣七人，閱畢，擬定名次，進呈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孫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單。十四日引見，共升官者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緞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賞緞。

孫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講，十七日謝恩。現在尚未補缺，有缺出即應補。其他升降賞賚，另有全單。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雍正二年，惟陳文肅公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講。近來道光十三年，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孫學問庸淺，見識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蔭，將來何以爲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

金竺虔於廿一日回省，孫託帶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戴二座，阿膠一斤半，鹿膠一斤，耳環一雙，外竺虔借銀五十兩，卽以付回。昨在竺虔處寄第三號信，寄面信裏皆寫銀四十兩，發信後，渠又借去十兩，故前後二信不符。竺虔於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城，可面交。若無人在省，則家中專人去取，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亦妙。今年考差，大約在五月中旬，孫擬於四月中，下園用功。孫婦現已有喜，約七月可分娩。曾孫兄弟並如常。寓中

今年添用一老媽，用度較去年略多。此次升官，約多用銀百兩，東扯西借，尙不窘迫，不知有邯鄲報來家否？若其已來，開銷不可太多。孫十四引見，渠若於廿八日以前報到，是真邯鄲報，賞銀四五十兩可也。若至四月始報，是省城僞報，賞數兩足矣。但家中景况不審何如？伏懇示悉爲幸。孫跪稟。（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稟祖父母（報告考差信）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廿九日接到家中第二號信，係三月初一發。六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係四月十八發的，具悉家中老幼平安，百事順遂，欣幸之至！六弟下省讀書，從其所願，情意既暢，志氣必奮，將來必大有成，可爲叔父預賀。祖父去歲會賜孫手書，今年又已半年，不知目力如何？下次信來，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大考喜信，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

孫自今年來，身體不甚好，幸加意保養，得以無恙。大考以後，全未用功。五月初六日考差，孫妥當完卷，雖無毛病，亦無好處。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聞取七本，不取者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外間謠言，某人第一，某人未取，俱不足憑，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亦有真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聽之而已。同鄉考差九人，皆妥當完卷。

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兄妹皆如常。前所付銀諒已到家。高麗參目前難寄，容當覓便寄回。六弟在城南，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黃正齋生糧船來，已於六月初三到京，餘容後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

稟祖父母(報告補侍讀)

孫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釗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恩，故孫未具摺謝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

孫等在京平安，曾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閒紙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尙寬裕，明年上半年尙好，至五月後再作計較。昨接曾與仁信，知渠銀尙未還，孫甚著急，已寫信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

荆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宥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南回願，此實難處置。孫則情願多給銀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

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得信，孫甚切望。嚴太爺在京引見，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渠未赴席。此人尙有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諸弟(喜得會試房差)

四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日，蒙皇上天恩，得會試分房差，卽於是日始閱卷。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至廿三日頭場卽已看畢，廿四看二三場，至四月初四皆看完。各房薦卷，多少不等，多者或百餘，少者亦薦六十餘卷。余薦六十四卷，而惟余中卷獨多，共中十九人，他房皆不能及。十一日發榜，余卽於是日出闈，在場月餘極清吉。

寓內眷口，大小平安。出闈數日，一切忙迫，人客絡繹不絕。朱嘯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余寄有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內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綏寇紀略一套，到家日查收。別有壽屏及筆等項，尙未辦齊，待郭筠仙帶回。十四日新進士覆試，題君子喻於義，賦得竹箭有筠，得行字。我縣謝吉人中進士後，因一切不便，故邀來在余寓住。

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內有祖父父親叔父手諭，及諸弟詩文並信。其文此次僅半日，忙不及改，准於下次付回。四弟之信，所問蓋寶牟寶庠寶鞏兄弟，皆從昌黎遊，去年所寫牟尼，實誤寫尼字也。汪雙池先生燦，係雍正年間人，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郭筠仙翊臣兄弟，及馮林堂，俱要出京。寓內要另請先生，現尙未定，草布一二，祈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今日上半天，已作一函呈父親大人，交朱嘯山，大約六月可到。孫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致諸弟(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四位老弟足下初二早，皇上御門辦事，余蒙天恩，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恩，蒙召見勤政殿，天語垂問，共四十餘句。是日同升官者，李齒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惇衍升通政司副使，及余共三人。余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則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今年新進士善書者甚多，而湖南尤甚，蕭史樓既得狀元，而周荇農壽昌去歲中南元，孫芝房鼎臣又取朝元，可謂極盛。現在同鄉諸人，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將來省運必大盛。

余身體平安，惟應酬太繁，日不暇給，自三月進闈以來，至今已滿兩月，未得看書。內人身體極弱，而無病痛，醫者云：『必須服大補劑，乃可回元。』現在所服之藥，與母親大人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朮黑薑方略同，差有效驗。兒女四人皆平順如常。

去年寄家之銀兩，將次寫信，求將分給戚族之數目，詳實告我，而至今無一字見示，殊不可解。以後務求將賬目開出寄京，以釋我之疑。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茲另開一單，煩弟逐一條對，是禱。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稟父母（勿入署說公事）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膝下：十七日接到諸弟四月廿二日在縣所發信，欣悉九弟得取前列第三，餘三弟皆取二十名，歡欣之至。諸弟前付詩文到京，茲特請楊春皆改正付回，今年長進甚速，良可欣慰。向來六弟文筆最矯健，四弟筆頗笨滯，觀其爲仁矣一篇，則文筆大變，與六弟並稱健者。九弟文筆清貴，近來更圓轉如意，季弟秀雅，男再三番覽，實堪怡悅。

男在京平安，男婦服補劑已二十餘帖，大有效驗。醫者云：「虛弱之症，能受補則易好。」孫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長沙館於五月十二日演戲，題名狀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張挂，極爲熱鬧，皆男總辦，而人人樂從。頭門對聯云：「同拜十進士，慶榜三名元。」可謂盛矣！

同鄉鄧鐵松在京患吐血病，甚爲危症，大約不可挽回。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向男商量者，男效祖父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欲助，辦事則竭力經營。

嚴麗生取九弟置前列，理應寫信謝他，因其平日官聲不甚好，故不願謝，不審大人意見如何？我家既爲鄉紳，萬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爲官長所鄙薄。卽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伏乞慈鑒。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九日）

稟叔父母（報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

姪國藩謹啓

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廿四日，皇上御門，姪得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缺出，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姪三次升

官，皆御門時特擢，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姪合室平安，身上瘡癬，尙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恩召見，不至隕越以貽羞，此尤大幸也。

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送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羅蘇溪寄者，託姪轉交，故姪兌與周翰瑞用，由周家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與岐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

又黃麓西借姪銀二十兩，亦聞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鬆有發，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余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即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

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蔣市街會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尙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姪現在京四品，外放卽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已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慢，則姪靦然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望念獨此耳。姪謹啓（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稟父母（請祖父換藍頂）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念九日接到手諭，係九月底在縣城所發者。男等在京平安，身上癯毒，至今未得全好。中間自九月中旬數日，即將面上全愈，毫無疤痕，係陳醫士之力，故升官時召見，無隕越之虞。十月下半月，又覺微有痕跡，頭上仍有白皺皮，身上尙如九月之常，照前七八月，則已去其大半矣。一切飲食起居，毫無患苦。四弟六弟，用功皆有定課，昨二十八始開課作文。孫男紀澤，鄭風已讀畢，古詩十九首亦已讀畢。男婦及三孫女皆平順。

前信言宗丈毅然家銀三十兩，可將謝山益家一項去還。頃接山益信云：「渠去江西時，囑其子辦蘇市平元絲銀四十兩還我家，想送到矣。如已到，卽望大人將銀並男前信送毅然家，渠是紋銀，我還元絲，必須加水，還他三十二兩可也。蕭辛五處鹿膠，准在今冬寄到。」

初十皇太后七旬萬壽，皇上率百官行禮，四位阿哥皆騎馬而來，七阿哥僅八歲，亦騎馬雍容，真龍種氣象。十五日，皇上頒恩詔於太和殿，十六日又生一阿哥，皇上於辛丑年六秩，壬寅年生八阿哥，乙巳又生九阿哥，聖躬老而彌康如此。

男得請封章，如今年可用璽，則明春可寄回，如明夏用璽，則秋間寄回。然既得詔旨，則雖詰軸未歸，而恩已至矣。望祖父先換藍頂，其四品補服，男在京寄回，可與詰軸並付。湖南各家俱平安，餘俟續具。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稟父母（擬爲六弟納監）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頭上瘡癬，至今未愈。近日每天洗兩次，夜洗藥水，早洗開水，本無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聞四弟言，家中連年生熱毒者八人，並男共九人，恐祖墳有不潔淨處，望時時打掃，但不可妄爲動土，致驚幽靈。

四弟六弟及兒婦孫男女等皆平安。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看書如常，飲食起居如故。四弟課紀澤讀，師徒皆有常程。六弟文章極好，擬明年納監下場，但現無銀，不知張羅得就否？

同鄉唐鏡海先生已告病，明春即將回南，所著國朝學案一書，係男約同人代爲發刻，其刻價則係耦庚先生所出。前門內有義塾，每年延師八人，教貧戶子弟三百餘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約同人接管其事，亦係集腋成裘，男花費亦無幾。

紀澤雖從四弟讀書，而李作屋先生尙住男宅，渠頗思南歸，但未定計耳。語封二軸，今年不能用鹽，明年乃可寄回。蕭辛五已寄鹿處膠一斤，阿膠半斤與他。家中若須阿膠鹿膠，望信來京，以便覓寄。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稟父母（報告兩次兼職）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乙巳十一月廿二日，同鄉彭棣樓放廣西思恩府知府，廿四日，陳岱雲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雲年僅三十二歲，而以翰林出爲太守，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爲恨。

且近日外官情形，動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差，固爲幸事，卽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染塵埃。卽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官後，摒擋月餘，已於十二月廿八日出京。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拆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菲庵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

前信言莫管閑事，非恐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讒於官，代我搆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

男身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日，蒙恩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兩次恭謝天恩，茲并將原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

四弟六弟，皆有進境。孫男讀書已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事，二事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對聯一付，爲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故託彭棧樓帶至衡陽學署。

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年必當辭卻。小米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若未送，須秤元絲銀三十二兩，以渠來係紋銀也。男有輓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交毅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膠二斤，筆四支。彭棧樓歸，男寄有藍頂兩個，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稟父母（請勿懸望得差）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上次男寫信略述癱病情形，有不去考差之意。近有一張姓醫，包一個月治好，偶試一處，居然有驗。現在趕緊醫治，如果得好，男仍定去考差。若不愈，則不去考差。

總之考與不考，皆無關緊要，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考而不得，與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每年考差三百餘人，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故終身翰林，屢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也。如我邑鄧筆山羅九峯是已。男祇求平安，伏望大人勿以得差爲望。四弟已寫信言男病，男恐大人不放心，故特書此紙。男謹稟。（道光二十

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稟父母（附呈考差詩文）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初二日，赴圓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共二百七十八人入場，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無爲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霖雨旣零，得露字。男兩文各七十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男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膽頭篇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觀。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逸矣。

男身上癱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閏月可奏全效，寓中大小平安，男婦有夢熊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日長進。馮樹堂於五月十七日到京，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捐監，擬於本月內上兌，填寫三代履歷，里鄉戶長一切，男自斟酌，大人儘可放心。

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天，古詩已讀半本，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同鄉各家皆如常。京師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尚未優渥，皇上焦思，未知南省年歲何如也。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稟父母（六弟成就功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自考差後，癱疾日愈，現在頭面已不甚顯矣。身上自腰以下，亦十去七八，自腹以下，尚未治，萬一放差，儘可面聖謝恩。但如此頑病，而得漸好，已為非常之喜，不敢復設妄想矣。

六弟捐監，於五月廿八日具呈，閏月初兌銀，廿一日可領照。六月初一日可至國子監考到，十四日即可錄科。仰承祖父叔父之餘蔭，六弟幸得成就功名，敬賀敬賀！

男身體平安，現服補氣湯藥，內有高麗參、焦朮、男婦及孫男女四人並如常。四弟自樹堂教書之後，功課益勤。六弟近日文章，雖無大進，亦未荒怠。餘俟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五日）

稟父母（請敬接語封軸）

男國藩跪稟

曾文正公家書 卷八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考到，題視其所以，經題聞善以相告也。二句，六弟取列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齊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列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

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今年誥封軸數甚多，聞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即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華山石刻陳搏所書壽字一個，新刻誥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轉交陳岱雲家。求父親大於人九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陔由廣西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渠有還銀八十兩，面訂交陳季牧，手父親或面會雲陔，或不去會他，即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即可到省，渠有關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家接誥軸可也。

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另覓便寄回，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親父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內，二十六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夜，九弟宿賀家坳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接至家，於門外向北置一香案，案上豎聖旨牌位，將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壽屏請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查收，餘俟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稟父母（毋以不得差及六弟不中爲慮）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七日，接讀家信，喜堂上各位老人安康，家事順遂，無任歡慰。男今年不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招損，亢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

虧至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頻邀非分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盛極矣。

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懼，不敢求非分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家平安，即爲至幸。萬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以男不得差，六弟不中爲慮，則大慰矣。况男三次考差，兩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場，年紀尙輕，尤不必望心也。

同縣黃三齋鄉試當外籬差，出闈卽患痰病，時明時昧，近日略愈。男癱疾近日大好，頭面全不看見，身上亦好了。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稟父母（四弟送歸語軸）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二三四日內，語軸用寶，大約十八日可領到。同鄉夏階平吏部丁內艱，二十日起程回南。男因渠是素服，不便託帶語軸，又恐其在道上拜客，或有耽擱。祖母大人於出月廿九大壽，若趕緊送回，尙可於壽辰迎接語軸。是以特命四弟束裝出京，專送語軸回家，與夏階平同伴，計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漢口。漢口到岳州，不過三四天，雇轎五天可到家。四弟到省，卽專人回家，以便家中辦事迎接語命。

凡事難以逆料，風順則坐船，風不順則坐轎，恐四弟道上或有風水阻隔，不能趕上祖母壽辰，亦未可知。家中做生日酒，且不必辦接語封事。若四弟能到，廿七日有信，廿八辦鼓手香案，廿九接封可也。若廿七無四弟到省之信，則廿九但辦壽筵，明年正月初八日接封可也。倘四弟不歸而託別人，不特廿九趕不上，恐初八亦接不到。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歸之意耳。

四弟數千里來京，伊意不願遠歸。男與國子監祭酒車意園先生商議，令四弟在國子監報名，先交銀數十兩，即可給與頂戴。男因具呈爲四弟報名，繳銀三十兩，其餘俟明年陸續繳納，繳完之日，即可領照。男以此打發四弟，四弟亦欣然感謝。且言願在家中幫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願再應小考。男亦頗以爲然。

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男婦生女後亦平善。六弟決計留京，九弟在江西，有信來甚好。陳岱雲待之如胞弟，飲食教誨，極爲可感。書法亦大有長進，然無故而依人，究似非宜。男寫書與九弟，囑其今年偕郭筠仙同伴回家，大約年底可到。男在京一切用度，自有調度，家中不必畢心。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稟父母（遵命一意服官）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膝下：昨初九日已刻，接讀大人示諭，及諸弟信，藉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不勝禱祝，想可由此而全愈也。男前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宦之人所不免，故前此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違拗，不作是想矣。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同鄉惟黃恕皆一人。男今年又不得差，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宣洩，祖父大人之病，必可以速愈。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學，此盈虛自然之理也。

男癖病雖發，不甚狠，近用蔣醫方朝夕治之。渠言此病不要緊，可以徐愈，治病既好，渠亦不要錢，兩大人不必懸念。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均無庸掛念。男等所望者，惟祖父大人之病速愈，暨兩大人之節勞，叔母目疾速愈，俾叔父寬懷耳。餘容另稟。（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致諸弟（述升內閣學士）

澄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五月寄去一信，內有大考賦稿，想已收到。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慚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尙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彼二人遠甚，以是尤深愧仄！

獨樹堂就易念園館，係予所薦，以書啓兼教讀，每年得百六十金。李竹屋出京後，已來信四封，在保定訥制臺贈以三十金，且留乾館與他；在江蘇，陸立夫先生亦薦乾館與他，渠甚感激我。考教習，余爲總裁，而同鄉寒士如蔡貞齋等，皆不得取，余實抱愧。

寄回祖父父親袍褂二付，祖父係夾的，宜好好收拾，每月一看，數月一曬。百歲之後，卽以此爲斂服，以其爲天恩所賜，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父親做棉的，則不妨長著，不必爲深遠之計。蓋父親年未六十，將來或更有君恩賜服，亦未可知。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癘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然其地予究嫌其面前不甚寬敞，不便立牌坊，起語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予意乃欲求堯階相一吉地，爲祖父大人將來壽藏，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見允否？蓋語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爲定。前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現在陳家信來，謂我家一定對渠甚歡喜，餘容後具。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致諸弟（喜述補侍郎缺）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日曾寄家信，甚爲詳備。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領悉一切。今年大京察，侍郎中休致者二人，德遠村馮吾園兩先生也，余即補吾園先生之缺。向來三載考績，外官謂之大計，京官謂之京察。京察分三項，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都御史，皇上皆能記憶其人，不必引見，御筆自下硃諭，以爲彰瘡，此一項也。自宗人府丞以下，凡三四五品京官，皆引見，有黜而無陟，前在襁兒胡同時，聞壁學士奎光，即引見休致者也，此一項也。自五品而下，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由各堂官考差，分別一二三等，一等則放府道，從前如勞辛階易念園，今年如陳竹伯，皆京察一等也，此一項也。

余自到禮部，比從前較忙冗，恨不得有人幫辦寓中瑣雜事，然以家中祖父之病，父叔勤苦已極，諸弟萬無來京之理。且如溫甫在京，余方再三勸誘，令之南歸，今豈肯再蹈覆轍，令之北來。江岷樵以揀發之官，浙江補缺不知何時，余因溫弟臨別叮囑之言，薦鄧星階借岷樵往浙，岷樵既應允矣。適徐芸渠請星階教書，星階即就徐館，言定秋間仍往浙，依江亦應允。

鄒墨林自河南來京，意欲捐教，現寓闈通觀，其爲人實誠篤君子也。袁漱六新正初旬，忽吐血數天，現已全愈。黃正齋竟爲本部司員，頗難爲情。余一切循嫌恭之道，欲破除藩籬，而黃總不免拘謹。余現尚未換綠呢車，惟添一驛，蓋八日一赴園，不能不養三牲口也。書不一，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致諸弟（述派較射大臣）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岱雲書內，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喟。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

此理之可信也。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

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叩祝，悚疚之至。十月初四日，奉旨派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闈鄉試，於初五六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覆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辦麪席以宴客也。然予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即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

家中分贈親族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換錢，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辦百褶裙送叔會祖母。現在廷芳宇尙未起行，大約年底乃可到湖南，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窘矣。

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漕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渠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冬，非渠煤蘆，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間，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會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下半年乃再寄銀耳。皇清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即擴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

明年小考，須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澄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日全愈，今日已上書館矣。紀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婢輩皆守舊，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鄒墨林尙在我家，張雨農之子闡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

首，其勇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舉，卽赴武關，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致諸弟（喜九弟得優貢）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接九月初二日家書，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又接十六日家書，具悉一切。沉弟優貢喜信，此間廿三日彭山配接家信，卽已聞之。廿七日得左季高書，始知其實，廿九日得家書乃詳也。沉弟寄信在省，來江西大營甚便，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十月初當可回家，爲父親叩祝大喜。各省優貢朝考，向例在明年五月；沉弟可於明年春間進京，若由浙江一途，可使道由江西至大營，兄處聚會。吾有書數十箱在京，無人照管，沉弟此去，可經理一番。

自七月以來，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爲欣慰者：溫弟妻妾，皆有夢熊之兆，足慰祖父母於九京，一也。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機，諸子姪讀書尚不懶惰，內外各有職業，二也。闔境豐收，遠近無警，此間兵事平順，足安堂上老人之心，三也。今又聞沉弟喜音，意吾家高會以來，積澤甚長，後人食報更當綿綿不盡，吾兄弟年富力強，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啓後，互相勉勵可也。

內湖水師久未開仗，日日操練，夜夜防守，頗爲認真。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亦尚平安。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在蘇垣渡去，湖口縣十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茶陵州土匪，聞竄擾江西之蓮花廳，永新縣境內，吉安人心震動，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前往剿辦，又派水師千人往吉防堵，河道或可保全。

余瘵疾迄未愈，幸精神尚可支持。王如一等來，二十四日始到，余怒其太遲，令其卽歸，發途費九百六十文，家中不必加補，以爲懶惰者戒。寬十在營任一個月，打發銀六兩，途費四千。羅山於十四日克復崇陽，後尚無信來。

羅研山兄於今日到營。紀澤紀梁登九峯山詩，文氣俱順，且無猥瑣之氣，將來或皆可冀有成立也，餘不一。
(咸豐五年九月三日書於屏風水營)

致九弟（公文不可疏懶）

沉浦九弟左右：初七初八連接二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耶？廿六早地孔轟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疏懶置之不理也。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

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外交辦事，愆咎甚多，內省增咎。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慮念。今年若能爲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慢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

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稍表余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余京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易搬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

致九弟（喜保同知花翎）

沉弟左右：昨信書就未發，初五夜王六等歸，又接弟信，報撫州之復。他郡易而吉安難。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經焦躁，則心趣少佳，辦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廢弛，亦以焦躁故爾。總宜平心靜氣，穩穩辦去。

余前言弟之職，以能戰爲第一義，愛民第二，聯絡各營將士，各省官紳爲第三。今此天暑，因弟體素弱，如不能兼顧，則將聯絡一層稍爲放鬆，即第二層亦不必認真。惟能戰一層，則刻不可懈。目下濠溝究有幾道，其不甚可靠者，尙有幾段？下次詳細見告。

九江修濠六道，寬深各二丈，吉安可仿爲之否？弟保同知花翎，甚好甚好！將來克復府城，自可保升太守，吾不以弟得官階爲喜，喜弟之吏才更優於將才，將來或可勉作循吏，切實做幾件施澤於民之事，門戶之光也！阿兄之幸也。（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

致四弟（開用總督關防及鹽政之印信）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軍事，四眼狗糾同五僞王救援安慶，其打先鋒者，已至集賢關。九弟屢信皆言堅守後濠，可保無虞，但能堅守十日半月之久，城中糧米必難再支，可期克復矣。

徽州六屬俱平安，欠餉多者七個月，少者四五月不等，幸軍心尙未渙散。江西省城戒嚴，附近二三十里處，皆賊，余派鮑軍往救。湖北之南岸，已無一賊，北岸德安、隨州等處，有金劉與成、大吉三軍，必可日有起色。余辭疾未痊，日來天氣亢燥，甚以爲苦，幸公事勉強能了，近日無積閣之弊。總督關防鹽政印信，於初四日到營，余卽於初六日開用。

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諸子姪無傲氣否？做爲凶德，惰爲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

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留心儆戒，如聞我有傲惰之處，亦寫信來規勸。（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致九弟（兄弟同奉特恩）

沅弟左右：陳棟之勇，除已至金陵三營外，尚有九營。吾昨令營務處點名，共四千六百餘人，聞精壯者不甚多，可汰者占三分之一。余札撥二營與鮑春霆，撥一營與朱雲巖，以六營歸弟處。若果汰去三分之一，則可挑存四營，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或酌留數百，作爲餘勇，聽弟裁度。

昨奉年終頒賞福字荷包食物之類，聞弟有一分，春霆亦有一分，此係特恩。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切實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

致九弟（申請辭退一席）

沅弟左右：疏辭兩席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今因弟之所陳，不復專疏奏請，遇便仍附片申請，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亦是一妙。

李世忠處，余擬予以一函，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其銀錢仍歸渠用。一則渠派人在西壩，封捆淮北之鹽，與搶奪無異，請其迅速停止，看渠如何回復？

本月接兩次家信，交來人帶寄弟閱。鼎三姪善讀書，大慰大慰！其眉字本軒昂出羣，又溫弟鬱抑過甚，必有稍伸之一日也。弟軍士氣甚旺，可喜然軍中消息甚微，見以爲旺，即遇驕機。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其義

最宜體驗。(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

致九弟(揭出自己襟懷并以紀瑞承蔭)

沉弟左右：左臂疼痛，不能伸縮，實深懸系。茲需人送膏藥三個與弟，即余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可試貼之，有益無損也。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

余待希厚雪靈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會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靈，不知與弟道及否？

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小，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為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

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已於去八月咨部，以紀瑞姪承廕。因恐弟辭讓，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紀澤已三十矣。同去考廕，同當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氣象。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竭力竭誠，將來後輩必有可觀。目下小恙，斷不為害，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

致九弟(述紀梁宜承廕)

沉弟左右：臂疼尙未大愈，至爲懸念。然治之之法，只宜貼膏藥，不宜服水藥。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正月當成行也。

嘗奉寄諭，知少荃爲季弟，請二品卹典立傳，予諡建祠，一一允准，但未接閱諭旨耳。陳棟之勇既好，甚慰甚慰！紀梁宜廕一節，予亦思之再四，以其目未全愈，讀書作字均難加功。弟且有功於家庭根本之地，不特爲同氣之冠，亦爲各族所罕，質諸祖父在天之靈，亦應如此。

九洲洲北渡之賊，果有若干？吾意尙以南岸爲重。劉南雲王峯臣兩軍，幸勿遽調北渡。蓋北岸守定，安合無慮。舒五城，此外均可挽救，南岸若失甯國，則不可救矣。（同治二年正月廿七日）

致九弟（儘可隨時陳奏）

沉弟左右：弟之謝恩摺，尙可由安慶代作代寫代遞，初膺開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說之語，思自獻於君父之前者，儘可隨時陳奏。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工夫。弟文筆不患不詳明，但患不簡潔，以後從簡當二字上著力。（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

致九弟（不必再行辭謝）

沉弟左右：辭謝一事，本可渾渾言之，但求收回成命，已請後泉子密代弟與余各擬一摺矣。昨接弟咨，已換署新銜，則不必再行辭謝。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及部下營哨官之屬，又其次乃畏清議。今業已換稱新銜，一切公文體制，爲之一變，而又具疏辭官，已知

其不出於至誠矣。

弟應奏之事，暫不必忙。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旨，厥後三個月始行拜疏，雪琴巡撫及侍郎後，除疏辭復奏二次後，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緊事件，不必專銜另奏，尋常報仗，仍由余辦可也。（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

致九弟（戰事宜自具奏）

沉弟左右：專丁送信，具悉一切，所應復者，仍條列如左：

一、摺稿皆軒爽條暢，儘可去得。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亦取其軒爽也。弟可常常取閱，多閱數十遍，自然益我神智，譬如飲食，但得一殺適口充腸，正不必求多品也。金陵戰事，弟自行具奏亦可，然弟總以不常奏事爲妥。凡督撫以多奏新事，不襲故常爲露面。吾兄弟在此鼎盛之際，弟於此等處，可略退縮一步。

一、鮑軍仍須由大勝關進孝陵衛，決不可由下面繞來。待過中秋後，弟信一到，余別咨鮑，由南頭進兵。

一、弟驟添多營，與余平日規模不符，然賊勢窮蹙之際，求合圍亦是正辦。余亦不敢以弟策爲非。揮中丞余曾保過，凡大臣密保人員，終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則近於挾長，近於市恩。此後余與湘中函牘，不敢多索餉項，以避挾長市恩之嫌。弟不宜求之過厚，以避盡歡竭忠之嫌。

一、江西釐務，下半年當可略旺。然余統兵已近十萬，卽半餉亦須三十萬，思之膽寒。弟處米除每月三千石外，本日又解四千石矣。（同治二年七月廿三日）

致四弟（兄弟同蒙封爵）

澄弟左右：初十日接奉恩旨，余蒙封侯爵，太子太保，沅蒙封伯爵，太子少保，均賞雙眼花翎。沅部李臣典子爵，蕭孚泗男爵，殊恩異數，萃於一門。祖宗積累陰德，吾輩食此重祿，感激之餘，彌增歉悚。

沅弟至六月甚辛苦，近日濕毒，十愈其七。初十一、十二等日，戲酒宴客，每日百餘席，沅應酬周到，不以爲苦。諺稱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歟。余擬於七月下旬回皖，九月再來金陵，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沅弟擬九十月回籍，各營應撤二萬人，遣資尙無著也。（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

致九弟（諭旨飭沅陛見）

澄弟左右：初二日接奉寄諭，飭沅弟迅速進京陛見，茲用排單恭錄諭旨，咨至弟處。上年十二月，韞齋先生力言京師士大夫於沅弟毫無間言，余卽知不久必有諭旨徵召，特不料有如是之速。余擬於日內覆奏一次，言弟所患夜不成寐之病，尙未痊愈，趕緊調理，一俟稍痊，卽行進京，一面函商臣弟國荃，今將病狀詳細陳明云云。沅弟奉旨後，望作一摺，寄至金陵，附余發摺之便覆奏。

余意不寐屢醒之症，總由元二兩年用心太過，肝家亦暗暗受傷，必須在家靜養一年，或可奏效。明春再行出山，方爲妥善。若此再有諭旨來催，亦須稍能成寐，乃可應詔急出，不審兩弟之意，以爲何如。後荃來撫吾湘，諸事尙不至大有更張，惟次山以微罪去官，令人悵悵。沅弟前函有長沙之行，想正值移宮換羽之際，難爲情也。

治六年三月初四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九

用人類

致諸弟（營中需才孔亟）

澄溫沅季四位賢弟左右：於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親手諭，及澄沅兩弟紀澤兒之信，係劉一送來；二十日接澄弟一信，係林福秀由縣送來，具悉一切。

余於十三日自吳城進紮南康，水師右營後營嚮道營，於十三日進紮青山。十九日賊帶礮船五十號，小划船百六十號，前來撲營，鏖戰二時，未分勝負。該匪以小划二十餘號，又自山後攢出，襲我老營。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僅坐船水手數人，及僱民船水手，皆逃上岸。各戰船哨官見坐船已失，遂爾慌亂，以致敗挫。幸戰船礮位，毫無損傷，猶爲不幸中之大幸。且左營定湘營尙在南康，中營尙在吳城，是日未與其事，士氣依然振作。現在六營三千人，同泊南康，與陸勇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或可速振軍威。

現在余所統之六軍，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羅山帶三千五百人在廣信一帶，次青帶平江營三千人在南康，業已成爲三枝，人數亦不少。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若獨成一枝，則不足以自立，若依附塔軍，依附羅軍，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若依附平江營，則氣類不合，且近來口糧，實難接濟。玉班之勇，可不必來。玉班一人獨來，則營中需才孔亟，必有以位置之也。

蔣益澧之事，唐公如此辦理甚好，密傳其人家詳明開導，勒令繳出銀兩，足以充我人心，面面俱圓，請頌翁卽行速辦。但使探驪得珠，卽輕輕著筆，亦可以速辦矣。

此間自水師小挫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若有實能帶小划者，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只要開仗時，在江邊攢出攢入，眩賊之眼，助我之勢，卽屬大有裨益。吾弟若見有此等人，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卽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馮玉珂所繳水勇之槍銀，及各項應繳之銀，可酌用爲途費也。余在營平安，精神不足，惟癱疾未愈，諸事未能一一照管，小心謹慎，冀盡人事，以聽天命。諸不詳盡，統俟續布。

（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書於甯康城外水營）

致諸弟（調彭雪琴來江）

澄侯溫甫子植、李洪四位老弟左右：劉朝相來營，得植弟手書，具悉一切。內湖水師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至今平安。本擬令李次青帶平江勇渡鄱陽湖之東，與水師會攻湖口。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大風不克東渡。初四日風力稍息，平江勇登舟，甫經解纜，狂飄大作，旋即折回。弁勇衣被帳棚，寸縷皆濕，天意茫茫，正未可知。不知湖口之賊，運數不宜，遽滅乎？抑此勇渡湖，宜致敗挫，故特阻其行，以全此軍乎？現擬俟月半後，請塔軍渡湖會剿。羅山進攻義寧，聞初四日可止界上，初五六日當可開仗。湖南三面用兵，略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業經入奏。如義寧能攻破，恐羅山須回湖南，保全桑梓，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內湖水師船礮俱精，特少得力營官，現調彭雪琴來江，當有起色。

鹽務充餉，是一大好事，惟浙中官商，多思專利。邵位西來江，會議已有頭緒，不知渠回浙後，彼中任事人能允

行否？舍此一籌，則餉源已竭，實有坐困之勢。東安土匪，不知近日如何？若不犯邵陽界，則吾邑尚可不至震驚。帶軍之事，千難萬難，澄弟帶勇至衡陽，溫弟帶勇至新橋，幸託平安，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搆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

諸弟在家，侍奉父親，和睦族黨，盡其力之所能爲，至於團練帶勇，却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寬二弟去年下世，未寄奠分，至今默然於心。茲付回銀廿兩，爲寬二弟奠金，望送交任尊叔夫婦手收。

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吾謂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之者，尙有好名心，橫互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植弟試一體驗行之，餘不一一，卽問近好。（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

致九弟（催周鳳山速來）

沉浦九弟足下：十七日李觀察遞到家信，係沉弟在省城所發者。黃南兄勸捐募勇，規復吉安，此豪傑之舉也。南路又來此一枝勁兵，則賊勢萬不能支。金田老賊，癸甲二年北犯者，既已隻輪不返，而曾天養羅大綱之流，亦頻遭殲誅。現存悍賊，惟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奔命於各處，實有日衰就落之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爲天覆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賊，希圖充當軍師旅帥，以訛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若果能數道出師，擒斬以萬千計，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而江西之局勢必轉，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

南袁能於吉安一路，出師合瑞，兄已列爲三路，是此間官紳士民所禱祀以求者也。卽日當先行具奏，沉弟能

隨南翁以出，料理戎事，亦足增長識力。南翁能以赤手高舉幹大事，而不甚著聲色，弟當留心做而做之。夏憩兄前亦欲辦援江之師，不知可與南兄同辦一路否。渠係管纓巨族，民望所歸，又奉特旨援江，自不能不速圖集事。惟與南兄共辦一枝，則衆擎易舉，若另籌一路，則獨力難成。沉弟若見憩翁，或先將鄙意道及，余續有信奉達也。周鳳山現在省城，余飛札調之來江，蓋欲令渠統一軍，峙衡龍一軍，一紮老營，一作游兵，不知渠已接札否。望沉弟催之速來，其現在袁州之伍化蛟黃三清，本係渠部曲，可令渠帶來也。（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

致九弟（交人料理文案）

沉浦九弟左右：十一月初二日，春二甲四歸，接廿四夜來書，具悉一切。弟營中事機尚順，家中大小欣慰。帥逸齋之叔號小舟者，於初二日來，攜有張六琴太守書緘，具告逸齋死事之慘。余具奠金五十兩，交小舟爲渠赴江西之旅資。又作書寄雪琴，囑其備戰船至廣西，迎護逸齋之眷口，由浙江來。又備舟至省城，迎護逸齋與其姪之靈柩於南康，會齊同出湖口，由湖口段窰至黃梅帥宅，不過數十里耳。

前此仙舟先生墓門，被賊掘毀，余會寄書潤芝中丞，蓮舫員外，籌銀三四百兩，爲修葺之資。此次小舟歸里，可一併妥爲安厝，少有餘資，即以贍濟逸齋之眷口，然亦極薄，難以自存矣。

東鄉敗挫之後，李鎮軍周副將均退守武陽渡。聞中丞緘致長沙，請夏憩亭募勇數千，赴江應援，不知確否。自洪楊內亂以來，賊中大綱紊亂，石達開下顧金陵，上顧安慶，未必能再至江西。即使果來赴援，亦不過多襄烏合之卒，悍賊實已無幾。我軍但稍能立脚，不特吉安力能勝之，即臨江蕭軍，亦自可勝之也。

胡爵之將於初十日回省，家中以後不必請書啓朋友，韓升告假回家，余文案尙繁，不可無一人料理，望弟飭

王福於臘月初回家交代後，即令韓升回省度歲。韓於正月初赴吉營，計弟處有四十日無人經營文案，即交彭椿年一手料理，決無疎失。韓升與王福二人，皆精細勤敏，無所軒輊。凌蔭廷於日內赴雪琴處，若弟處再須好手，亦可令凌赴吉也。（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致九弟（慚對江西紳士）

沉浦九弟左右：十九日亮一等歸，接展來函，具悉一切。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勉勉爲之，大約明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復撫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

余前在江西，所以鬱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晉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愜，則或因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宜駐紮省垣，故生出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皆宜實心求之。

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宣達一二。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忽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遲數日，與諸紳往復書問，乃妥。弟當爲余彌縫此闕，每與紳士書札往還，或接見暢談，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家兄抱媿甚深等語。

就中如劉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對之有媿。劉係余請之帶水師，三年辛苦，戰功日著，渠不負吾之知，而吾不克始終與共患難，甘係余請之管糧台，委曲成全，勞怨兼任，而余以丁憂遽歸，未能爲渠料理前程。此二人皆余

所慚對弟爲我救正而補直之。余在外數年，吃虧受氣，實亦不少，他無所慚，獨慚對江西紳士，此日內省躬責己之一端耳。

弟此次在營，境遇頗好，不可再有牢騷之氣，心平志和，以逆天休，至囑至囑，承寄回銀二百兩，收到。今冬收外間銀數百，而家用猶不充裕，然後知往歲余之不寄銀回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四宅大小平安，余日內心緒少佳，夜不成寐，蓋由心血積虧，水不養肝之故，春來當好爲調理。（咸豐七年十二月廿一日）

致九弟（宜以求才爲急）

沅浦九弟左右：四月初五日得一等歸，接弟信，得悉一切。兄回憶往事，時形交悔，想六弟必備述之。弟所勸譬之語，深中機要，素位而行，一章比亦常以自警。只以陰分素虧，血不養肝，卽一無所思，已覺心慌腸空，如極餓思食之狀，再加以憧擾之思，益覺心無主宰，怔忡不安。

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一則弟在吉安，聲名極好，兩省大府及各營員弁，江省紳民，交口稱頌，不絕於吾之耳。各處寄弟書，及弟與各處稟牘信緘，俱詳實妥善，犖然有當，不絕於吾之目。一則家中所請鄧葛二師，品學俱優，勤嚴並著。鄧師終日端坐，有威可畏，文有根柢，而又曲合時趨，講書極明正義，而又易於聽受。葛師志趣方正，學規謹嚴，小兒等畏之如神明。此二者，皆余所深慰，雖愁悶之際，足以自寬解者也。

第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譽望一損，遠近滋疑。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爲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衝突，不克抵敵，或致小挫，則令望墜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爲得珠，能愛民爲第二義，能和協上下

官紳爲三義。願吾弟競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亦可爲吾父增光泉壤矣。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推阻。此次軍務，如楊彭二李次青輩，皆係磨鍊出來，卽潤翁羅翁，亦大有長進，幾於一日千里。獨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長進，弟營趁此番識見，力求長進也。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爲急，其關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余自四月來，眠興較好，近讀杜佑通典，每日二卷，薄者三卷，惟目力極劣，餘尙足支持。（咸豐八年四月初九日）

致九弟（擬優保李次青）

沅浦九弟左右：八月初一日，羅逢元專丁歸，接得廿四日信，知弟病漸痊愈復元。自長沙開船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書，至是始一快慰。而弟信中所云：『先一日曾專人送信來，兄處者。』則至今尙未到，不知何以耽擱？若余廿五日自江西開船，廿六日至瑞洪，廿八日就謝弁之便，寄信與弟。八月初二日至安仁，初四日至貴溪，王人瑞、張凱章及蕭浚川之弟蕭啓源，均在此相候。初六七可至湖口，沈幼丹、李次青、良覲不遠矣。

閩省浦城賊之於七月上旬，中旬，出犯江西，圍慶豐、玉山兩城。次青以一軍分守兩縣，各力戰五六日夜，逆賊大創，解圍以去。現在廣信地方，次青助名大著，民望亦孚。浙撫晏公於全浙肅清案內，保舉次青以道員記名，遇有江西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將來玉山守城案內，余亦當優保之，苦盡回甘，次青今日得蔗境矣。

玉山之賊竄至復興婺源一帶，將歸併於皖南蕪湖。余至湖口，擬留蕭軍守湖口，而自率張王朱品佐吳國佐

進剿圍之。崇安賊勢日亂，尙或易於得手。（咸豐八年八月初四日）

致九弟季弟（逃楊光宗不馴）

季弟左右：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爲事，可爲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

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盤，吾早慮其不馴。楊鎮南不善看人，又不善斷事，弟若看有不妥洽之意，卽飭令仍回。兄處，兄另撥一營與弟換可耳。

吾於初十日至歷口，十一日擬行六十里，趕至祁門縣。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寧國府一軍緊急之至，吾不能撥兵往援，而擬少濟之以餉，亦地主之道耳。（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

致沅弟季弟（囑文輔卿二語）

沅弟左右：探報閱悉，此路並無步撥，卽由東流建德驛夫送祁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遞遲延。弟以後要事須專勇送來，三日可到，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緊者，仍由驛發來，則兄弟之消息常通矣。文輔卿辦釐金甚好，現在江西釐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則釐務必有起色。吾批二李詳文云：『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批云：『力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有似輔卿其人者，弟多薦幾人更好。甲三起行時，溫弟婦甚好，此後來之變態也。（咸豐十年六月廿八日）

致沅弟季弟（隨時推薦正人）

沅弟左右：輔卿而外，又薦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亮亦不凡。余告彼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沅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荃，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衆。

潤帥先幾陳奏，以釋羣疑之說，亦有函來余處矣。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實授兩江總督，兼授欽差大臣，恩眷方渥，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蘇常淮揚，無一支勁兵前往，位高非福，恐徒爲物議之張本耳。余好出汗，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過勞。（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

致九弟季弟（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

沅弟左右：接專丁來信，下游之賊，漸漸蠢動，九月當有大仗開。此賊慣技，好於營盤遠處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季二營何如？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禮希或可禦之。

弟既掘長濠，切不可過濠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敗則不能收隊也。營中柴尙多否？煤已開出否？紅單船下去

後，吾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以便弟就近稽查，聞該處每月可二萬餘串也。

魏柳南宜辦釐乎？宜作吏乎？弟密告我。潘意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浙事岌岌，請援之書如麻。次青今日到祁門，其部下十四五可到。季弟所言諸枉，聆悉，當一一錯之，不姑息也。（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日）

致九弟（辦事好手不多）

沅弟左右：接陳東友蔡東祥周惠堂稟，知雍家鎮於十九日克復。惜日內雨大，難以進兵，若跟蹤繼進，則裕溪口亦可得手矣。小泉赴粵，取其不開罪於人，內端方而外圓融。今聞幼丹有出省赴廣信之行，小泉萬不可赴粵矣。

丁雨生筆下條暢，少荃求之幕府相助，雨生不甚願去，恐亦不能至弟處，礙難對少荃也。南坡才大之處，人皆樂爲之用，惟年歲太大，且粵湘交涉事多，亦須留南翁在湘，通一切消息。擬派鶴汀前往，鶴與勞公素相得，待大江通行後，請南翁來此商辦鹽務，或更妥洽。

又接弟信，知巢縣含山，於一日之內克復，欣慰之至。米可以多解，子藥各解三萬，惟辦事之手，實不可多得，容覓得好手，請赴弟處。受山不樂在希帥處，即日當赴左帥大營，亦不便挽留也。（同治元年三月廿七日）

致九弟（宜多選好替手）

沅弟左右：水師攻打金柱關時，若有陸兵三千在彼，當易得手。保彭杏南，係爲弟處分統一軍起見，弟軍萬八千人，總須另有二人堪爲統帶者，每人統五六千，弟自統七八千，然後可分可合。

杏南而外，尙有何人可以分統？亦須早早提拔。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
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

致九弟（述器重杜小舫）

沉弟左右：接十五日十七日信，有畏慎而無拂鬱，極慰極慰！老弟之意量遠矣，先世之氣脈長矣。杜小舫文瀾
往年經郭雨三專函力保，去年又經晏彤甫函保，故余一見卽器重之，許以駐漢口辦督銷局務。近日與南坡亦
極水乳，南亦請以漢口督銷局委之，其品望雖未必果翕輿論，然亦當稍優於金許也。許之條陳，多有可采，候與
南坡商之。

楊守砲船一事，弟之公牘，甚爲緩遜，卽照弟所擬辦理。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必先說
與阿兄不睦，吾之常常欲弟檢點者，卽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何銑罪款，斷不放鬆，幸毋聽謠言而生疑。（同治元
年九月廿二日）

致九弟（述保舉人爲難）

沉弟左右：所保各員，均奉允准，惟金安清明諭不准調營，寄諭恐弟爲人簞動，蓋因金君經余兩次糾參，朝廷
怒余兄弟意見不合也。大抵清議所不容者，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

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爲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反成仇隙者。
余閱世已深，卽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景河葵樂四卡，左帥業已歸還余處。上海四萬，余志在必得，恐不免大有爭論。霞仙升陝，撫先辦漢中軍務，聞李雨蒼係多帥所劾也。（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致九弟（述查參金眉生）

沉弟左右：小河西岸，盡爲我有，賊船萬不能過，且憑河爲守，又可當一道長濠，可慰之。至然城內有數十萬悍賊，上游黃胡古賴等，卽日下援金陵，窮寇有致死於我之心，抑又可懼之。至河之東岸，暫不必謀，少息兵力，以打援賊可也。

金眉生參者極多，二三年來，勝帥屢疏保之，升於九天。袁帥屢疏劾之，沉於九淵。余十一年冬，查參革職，勝帥又以一疏劾我，謂爲黨袁而不公。余偶與汪躍奎言之，汪以告勝，勝又寄函於我，自陳前疏之誤。卽如下游諸公，李吳喬皆痛惡眉，而不知其美，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惡。此等處弟須詳詢密查，不可憑立談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

餉銀今日解去三萬，湖南又另解四萬於弟，節下當可敷衍。生日在卽，萬不可宴客稱慶，此間謀送禮者，余已力辭之，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卻之。家門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則顛蹶之速，有非意計以能及者。（同治元年八月初五日）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

行軍類

寄友（述奉旨命辦團練）

牧雲仁兄大人左右：十一月十八發家信一件，交湖南撫臺轉寄。十二月初七發家信一件，交益陽縣李筱泉明府，託其由常德交雲貴摺差轉寄。其弟李少荃編修，不知何時可到京中。十月十二所發之信，已於十二月初六接到矣。九月之信，至今未到。

弟身體極好，面色紅潤發胖，在京十餘年，無此氣象，合家大小平安，尊府人人清吉。十二月十三日申刻，湖南巡撫差專送到咨文，十一月廿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

弟聞訃到家，僅滿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權厝，尙思尋地改葬。家中諸事，尙未料理，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且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徧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貲集事，恐爲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是以具摺陳情，懇乞紓制。茲將摺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儘可令其一閱。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一閱。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薦牘，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

弟自奉旨後，始知漢陽失守，鄉間音問難通，即縣城亦無確信。眷口在京，或歸或否，惟兄與內人裁度。或當浙江江西一路，或由樊城一路，或竟作久住之計，全不作歸家之想，均由兄爲主。弟僻處鄉間，消息不明，不能遙決也。紀澤兒身體不健，宜常常行動，或坐車至圓明園一二次亦可，無事總宜讀書習字，餘不一一。（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寄友（述湘勇頗有紀律）

牧雲仁兄大人足下：前信寫就，正擬專人送至省城，請張撫臺代爲發摺。十五夜接張撫臺來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勝駭歎。郭鶴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勸我到省幫辦團練等事。弟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懼，理宜出而保護桑梓。即於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其次則勤於操練。

江岷樵所帶之壯勇二千，甚爲可恃，即留於長沙防守。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亦頗有紀律，若日日操練，可期得力。現在大股業已順長江而下，只怕分股回竄，不得不嚴爲防備。幸張撫臺至明決，勇於任事，鄉紳亦多信吾之言，或可辦理得宜。京中全家，不必掛心。

湖北既失守，則道途必多盜賊，家眷不宜出京，望兄辛苦照料一切，不勝感激。若馮樹堂來京，一切與之商議，必甚妥叶。書不能詳，諸惟心照。（咸豐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稟父（專思辦水戰之法）

勇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屢次接到廿三日廿八日廿九日初二日手諭，敬悉一切。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殺賊者，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須萬人一氣，諸將一心，而後渠可以指揮如意，所向無前。故八月三十日寄書於岷樵，言陸續訓練，交渠統帶。此男練勇往江南之說也。

王璞山因聞七月念四日江西之役，謝易四人殉難，鄉勇八十人陣亡，因大發義憤，欲招湘勇二千，前往兩江殺賊，爲易謝諸人報仇，此璞山之意也。

係爲大局起見，璞山係爲復仇起見。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男係添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寶勇湘勇，足成萬人，概歸岷樵統領。璞山則招二千人，由渠統帶。男與璞山大旨相同，中間亦有參差不合之處，恐家書及傳言，但云招勇往江南，而其中細微分合之處，未能盡陳於大人之前也。

自九月以來，聞岷樵本縣之勇，皆潰散回楚，而男之初計爲之一變。聞賊匪退出江西，回竄上游，攻破田鎮，逼近湖北，而男之計又一變。而璞山則自前次招勇報仇之說，通稟撫藩各憲，上憲各嘉其志而壯其才，昨璞山往省，撫藩命其急招勇三千，赴省救援。聞近日在漣濱開局，大招壯勇，即日晉省，器械未齊，訓練未精，此則不特非男之意，亦並非璞山之初志也。在勢之推移，有不自知而出於此，若非人力所能自主耳。

季弟之歸，乃弟之意，男不敢強留。昨奉大人手示，嚴切責以大義，不特弟不敢言歸，男亦何敢稍存私見，使胞弟迹近規避，導諸勇以退縮之路。現今季弟仍認原缺之不可爲，且見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恃也。

男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擬簡與船並用，湘潭駐紮，男與樹堂亦嘗熟思之。辦船等事，宜離賊蹤路遠，恐未曾辦成之際，遽爾蜂擁而來，則前功盡棄，朱石翁已至湖北，刻難遽回。餘湘勇留汪西吳城者，男已專人去調矣。江

岷樵聞亦已到湖北，謹此奉聞。辦理一切，自知謹慎，求大人不必掛心。（咸豐三年十月初四日）

稟覆父（軍中要務數條）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廿三日接到十九日慈諭，訓戒軍中要務數條，謹一切稟覆：

一、營中喫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本朝聖聖相承，神明壽考，即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即現在粵匪暴亂，爲神人所共怒，而其行軍，亦係四更喫飯，五更起行。營中起太晏，喫飯太晏，是大壞事，營規振刷不起，即是此咎。自接慈諭後，每日於放明礮時起來，黎明看各營操演，而喫飯仍晏，實難驟改，當徐徐改作未明喫飯，未知能做得否？

一、紮營一事，男每苦口教各營官，又下札教之，言築牆須八尺高，三尺厚，濠溝須八尺寬，六尺深。牆內有內濠一道，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濠內須密釘竹籤云云。各營官總不能遵行。季弟於此等事，尤不肯認真。男亦太寬，故各營不甚聽話。岳州之潰敗，即係因未能紮營之故。嗣後當嚴戒各營也。

一、調軍出戰，不可太散。慈諭所戒，極爲詳明。昨在岳州，胡林翼已先至，平江通城，屢稟來岳，請兵救援，是以於初五日遣塔周繼往。其岳州城內，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勇六百，男三營，有一千七百，以爲可保無虞矣。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而初十開仗，僅男三營，與朱石樵之六百人，合共不滿二千人，而賊至三萬之多，是以致敗。此後不敢分散，然即合爲一氣，而我軍僅五千人，賊尙多至六七倍，擬添募陸勇萬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一、破賊陣法，平日男訓戒極多，兼畫圖訓諸營官。二月十三日，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寄交璞山。璞山並不同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並無所謂抄尾陣，寄交揚名聲鄒壽璋等，回信言當留心。茲訓言常用常山蛇陣法，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敗，賊並未用抄尾法，交手不過一個時辰，即紛紛奔退，若使賊用抄尾法，則我兵更膽怯矣。若兵勇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也不敢，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恨。一、拿獲形跡可疑之人，以後必拿辦之，斷不姑息。

以上各條，謹一一稟覆，再求慈訓。男謹稟（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致九弟（遣歸長夫多名）

澄溫植三弟左右：澄弟有病，即可不必來此，此間諸事雜亂，澄弟雖來，亦難收拾，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長夫來此者，至六十名之多，澄弟於此等處，不知節省，亦疎略也。茲一概遣歸，僅留十三名在此，如不好，尚須再遣回。昨夜褚太守帶三營水師，至靖江勦賊，不知能得手否。塔周大勝仗歸來，余賞銀千兩，功牌百張，豬十口，酒五百斤，頗覺鼓舞。現惟鄧湘一營，難於收轄耳，餘不一。（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致諸弟（付回奏摺底稿）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四日先後接到父大人手諭，及洪弟信，具悉一切。靖江之賊，現已全數開去，竄奔下游，湘陰及洞庭皆已無賊，直至岳州以下矣。新牆一帶土匪，皆已撲滅，惟通城崇陽之賊，尚未剿淨。時時有窺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賊，在一宿河以上，被燒上岸者，竄至醴陵萍鄉萬載一帶，聞又裹脅多人，不知其

盡竄江西，抑仍回湖南瀏平一帶如其回來，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現就未剿盡，想日內可平定。

吾於三月十八發岳州戰敗請并部治罪一摺，於四月初十日奉到硃批，另有旨。又夾片奏初五鄒國膨被火燒傷，初七大風壞船一案，奉硃批何事機不順若是，另有旨。又夾片奏探聽賊情各條，奉硃批覽，其片已存留軍機處矣。又有廷寄一道，諭旨一道，茲鈔錄付回。十二日，會同撫臺提臺，奏湘潭寧鄉靖江各處勝仗敗仗一摺，茲鈔付回，其摺係左季高所爲。又單銜奏靖江戰敗請交部從重治罪一摺，又奏調各員一片，均於十二日發六百里遞去，茲抄錄寄家，呈父叔大人一閱。

兄不善用兵，屢失事機，實無以對聖主，幸湘潭大勝，保全桑梓，此心猶覺稍安。現擬修整船隻，添招練勇，待廣西勇到，廣東兵到，再作出師之計，而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較計矣。

魏蔭亭近回館否？澄弟須力求其來。吾家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時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囑萬囑（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

致諸弟（儘可不必來營）

澄侯沅浦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昨寄去一函，諒已收到。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諭，敬知一切。兄每日黎明看操，現已閱着四日，專看戈什哈及親兵二種，然有所表率，他營亦將興起。父大人命招湘鄉之原水手，趕緊前赴鄂省下遊。此時所患者，水手易添，船隻難辦，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難以遽就，即在省之船，經歷次風波，屢次戰陣後，亦

多有損壞者，修整難以遽畢。且廣西水勇，廣東水兵，皆於五月可到，不得不稍爲等候。整頓成軍，稍有把握，然後揚帆東下。

余近年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澄沅近日肝氣尤旺，不能爲我解事，但爲我添許多唇舌爭端。軍中多一人，不見其益，家中少一人，則見其損。澄侯及諸弟以後儘可不來營，但在家中教訓後輩，半耕半讀，未明而起，同習勞苦，不習驕佚，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諸弟慎之又慎也。（咸豐四年四月十六夜書於長沙妙高峯）

致諸弟（廣東水師已到）

澄沅、沅洪四弟左右：屢發家信數次，想已收到。實收換都照，須造清冊一本，大非易事。現命孫閱青經理此事，恐非二十日不能了，縱不能如請咨部功牌冊之精妙，亦不宜太草率也。三月廿二所發一摺，頃於四月二十日接奉硃批並廷寄，茲照鈔送回，呈堂上大人一閱。

廣東水師兵已於廿一日到一百矣。洋礮亦到百尊，廣西水勇尙未到。衡州所造新船，聞甚不合用，頃有信與蕭可兄，令其略改也。蔭亭兄到館，請其催蔣侯兄速來，並告貴州徐河清、韓超、張禮度，並皆奏調來楚，均五月可到也。餘不一一。（咸豐四年四月廿一日）

致諸弟（奏請調貴州兵）

澄沅、洪三弟左右：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諭，及三弟信件，具悉一切。長夫俱留在此，喫上頭飯，每日給錢百文。

實無一事可勞其筋力，故不能不略減也。澄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甲三之論，甲五之小講，已加批付回。科一科三科四之字俱好，科一請安稟，其字畫粗大，頗有乃父之風。季弟在益陽所領錢文，紳士文任吾等已料理清楚，在湘陰時，即在兄處領得實收，兄到岳州，忘告季弟耳。四月初一日，與中丞會銜奏請調貴州廣東兵，茲於廿六日奉到寄諭，鈔錄付回，餘不一。一（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

致諸弟（鄂兵久無餉銀）

澄溫季三弟侍右：初二日接奉寄諭，兄兩次請罪，尙止革職，不加嚴譴。鮑提軍革職，卽以塔副將署提軍任，聖鑑之公明，天恩之高厚，實令人感激無地。茲鈔錄付回。江采七於三月自廬州回，初三到省，千辛萬苦，或三日而僅得兩飯，或數夜而不得一眠，亂世行路之難，真奇難也。

在湖北時，得見魏召亭，光景甚窘，曾與采五言及，萬一城破，當由大東門去避。湖北官弁兵勇，久無餉銀，真不堪設想也。召亭家書一件付去。兄身體甚好，樹堂雲仙皆來此過節，專待衡州船到，廣西勇到，卽配齊東下。塔智亭於初八日先帶陸勇三千餘人，至岳州去，餘不一。一（咸豐四年五月初四日）

稟父（在省中修理戰船）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二十日申刻，唐四到，奉到手諭，敬悉一切。家中大小平安，鄉間田禾暢茂，甚爲忻慰。賊匪

於初六日，復竄入岳州城內，約有二三千人。岳陽城下，及南津港船，約有數百號。初八九分船至竄西湖，擾安鄉縣，十三日龍陽失守，東而益陽，西而常德，並皆戒嚴。此間調李相堂都司帶楚勇一千，胡詠芝帶黔勇六百前往。又調周鳳山帶道州勇一千一百，想廿三四可先後到常。又趙璞山帶新甯勇一千，由寶慶往常德，又有貴州兵一千，亦至常德，想可保全。塔智亭於十二日起程至岳，現尙未到。

男在省修理戰船，已有八分工程。衡州新船，及廣西水勇，均於本日可到。出月初即可令水師至西湖剿賊。十八日城牆上之兵一二千人，鬧至中丞署內，因每銀一兩，折放錢二千文，係奉戶部咨，而兵不肯從，斫柱毀橋，鬧至三堂，實屬可慮。

二十日，吳伸修之火器所起火，火藥燒去數千斤，其餘火器全燒，傷人數十，現尙未查清，此事關係最要緊。男之心緒，不能順適，然必認真辦理，斷不因此而稍形懈弛。大人此次下縣，係因公事紳士之請，以後總求不履縣城，男心尤安。尤望不必來省，軍務倥傯之際，免使省中大府，多出一番應酬。男亦惟盡心辦理一切，不以牽裾依戀，轉增大人慈愛感喟之懷。伏乞大人垂鑒，餘容續稟。（咸豐四年九月二十日）

致諸弟（長夫皆令回里）

澄溫沉季四弟足下：昨發一信後，羅山即於初三到省，是日二更得信。周鳳山李輔朝之勇，於廿九在龍陽得三勝仗，念九日夜，終宵鏖戰，不得休息，初一早一戰，即已潰敗。蓋紮營城外沙洲之上，是夜漲水侵入營盤，初一早營內水深尺餘。賊船三面環攻，共二千餘號之多，此時逃出營外途中無船可渡，淹斃至二三百人，軍器全失。周李皆健將，此番大挫，尤焦灼也。

家中長夫春二等，皆不願遠出，茲皆令其回里；其工錢每月三十日，並未扣一日耳，餘不一。（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致諸弟（廣西水勇到省）

澄溫沉季老弟足下：昨寄一信，言周鳳山李相堂龍陽之敗；後接來稟，知周營千一百人中，實傷斃四十人，李營千人中，實斃九十人，尙不爲大挫。

胡詠芝初四由安化至桃源，一路剿賊，周李即可同去。廣西水勇，李太守帶來，今日到省。若配齊船隻，尙須十餘日，乃可行也，餘不一。（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致諸弟（湖北業已失守）

澄溫沉季老弟左右：湖北青撫臺於今日入省城，所帶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紮營，大約不過五六千人。其所稱難民數萬，在後隨來者，亦未可信。此間供應數目，即給與途費，令其至荊州另立省城，此實未有之變局也。

鄒心田處，已有札至縣撤委，前胡維峯言鄒心田可勸捐，余不知其卽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諭，始知之，故卽札縣撤之。胡維峯近不安當，亦必屏斥之。

余去年辦清泉甯徵義學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請澄溫弟查出，卽日付來爲要。湖北失守，李鶴人之父，想已殉難，鶴人方寸已亂，此刻無心辦事，日內尙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長征耳，餘不一。

諸弟在家教子姪，總須有勤敬二字。無論治世亂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與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千萬叮囑澄弟向來本勤，但敬不足耳。閱歷之後，應知此二字不可須臾離也。（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

致諸弟（令子姪見軍旅）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廿二日彭四到，接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來信，欣悉一切。二十日摺差歸，閱京報，袁漱六於五月十三日引見，得御史，十五日，特旨放江蘇蘇州府遺缺知府。渠寫家信回，要其家專人至京，渠有多少事要交代。兄因各捐生事，亦欲造冊專人至京，如袁家人去，即與之同行也。余前摺奏捐事，部議已准，茲鈔付回。廣西水勇，於十八日殺死祁陽勇七人，日內嚴查違凶下手之犯，必須按律嚴辦。湖北奔撫臺帶來之兵勇，大約二萬金，乃可了事，飢困之後，甚安靜不鬧事也。今擬於七月初六起行，甲三甲五二人，可令其來省送我。蓋少年之人，使之得見水陸軍旅之事，亦足以長見識，且子姪送我，亦至理之不可少者也。書不一一。（咸豐四年六月廿三日）

致諸弟（述賊人數更多）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安五至，接到家書，具悉一切。自十八日一戰後，念一日陸路開仗，小有挫衄。諸殿元陣亡，千總劉士宜陣亡，餘兵勇傷亡廿餘人，賊亦殲斃數十人。

二十六日賊從湖北糾集悍賊二萬人，由臨湘陸路前來，意欲撲塔周羅山等之營盤。陸路既得，水路自然失

勢，拚死攻撲，滿山滿坑，無非黃旗紅巾，比三月初十人數更多。幸撲山之湘勇得力，將頭起殺退，以後如周鳳山之營，楊名聲之營，亦俱奮勇殺賊，共七八百名。此股賊來甚多，必有屢次血戰，東南大局，在此數日內可定。如天之福，陸路得獲大勝，水路亦可漸次壯盛也。帶水師者，有戰陣之險，有水波之苦，又有偷營放火之慮，時時提防，殊不放心。幸精神尚好，照料能周耳。

覆仙定於本月內還家，渠在省實不肯來見，強之使來。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雲仙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李次青外，諸事皆一人經理，無人肯相助者，想諸弟亦深知之也。甄甫先生去年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僕，官親幕友家丁書差戈什哈，一概走盡，此亦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爲之秋，不致如甄師處之蕭條已甚，然以此爲樂地，而請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兄身體如常，鮮疾不作，乞稟告父叔大人千萬放心。（咸豐四年七月廿七日）

致諸弟（述陸路大獲勝）

澄溫植洪四弟足下：初一日胡二春二維五至，接父大人及諸弟手書，具悉一切。自念六日陸路大獲勝仗之後，念八日陸路又大勝，念九日水路大勝。賊自湖北漢黃以下，盡糾其精銳來岳，以與我軍相抗，念八日鏖戰至五個時辰之久，塔軍門匹馬衝突，忽東忽西，全軍士卒，無一人不俯首咋舌，稱爲神勇。

念九日辰刻接仗，塔公打中路，鳳山打西路，周羅山打東路，羅山之湘勇，此次最爲出力，竟能以少勝多。我軍猛殺則賊退，敗退不過二里，輒迴戈相向，大殺一回，如是者三退三進，湘勇竟能抵住，不忙不亂，至第三次追去，賊亦不敢迴顧矣。周鳳山之勇，楊名聲之勇，皆極勇敢向前，一可當十。是日自辰至申，殺賊共計五百餘人，賊自

敗奔，跌巖墜澗死者，其數尙多。

水師於未刻至譚隆磯，適有賊船上來，開礮轟擊。賊舟奔退，乘勝追下，至擂鼓臺，燒賊船約二十餘號，奪獲賊船約二十餘號，殺斃溺斃之賊約千餘人。蓋是日凶悍之賊，皆已上岸，每船僅留二三賊在船，餘皆被擄之水手。一見官兵開礮轟擊，賊與水手，紛紛撲水自溺，故我軍愈得勢也。三十初一日水師皆出隊擊賊，三十日未甚交鋒。初一日李鶴人一營在前攻剿，擊斷陳鎮軍之舊拖罟船頭桅，斃賊十餘人。

陸營經廿六廿八九日三次血戰之後，二日內未開仗。現在陸營有六七分可靠，水營有四五分可靠，擬再備杉板數十號，小漁划一百號，出隊開仗時，散布滿河，拋擲火毯，以亂賊心，或更有濟。餘不一，即乞稟告父叔大人千萬放心。（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

致諸弟（即日移營前進）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自初二日陸路連踢賊營，十三夜奪獲馬騾七八百匹，軍械二千餘件。是夜水師進追四十里，賊船捨命奔逃。初三日又追百餘里，賊棄舟登岸者甚多。初四日追至六溪口，追得賊船十餘號，開礮轟擊。賊僅放數礮抵拒，旋即登岸逃走。我軍入口內支河搜剿，得賊船百數十號，一見我軍開礮圍攻，即紛紛棄舟而去，軍士爭欲搶船。楊載福下令止許焚燒，不許搶奔，遂將百餘船一炬焚之。是夜將士搜河三十里，通宵未睡。

次早仍回新堤螺山駐紮，以小划探至金口，皆無賊船。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不知賊船尙存若干？此番若能乘勝直追下去，武漢竟易收復。可惜我水師尙須添募船礮亦未齊全，陸路之兵尙無糧臺隨行，不能遽進。連日

北風甚大，亦難東下，風稍息，余卽進紮螺山也。茲遣人送回一信，卽日移營前進，求堂上大人放心，餘不一一。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致諸弟（述賊不能水戰）

澄溫沅洪四弟左右：兄於初十日開船，十一日已刻至螺山，去岳州八十里。楊載福蕭捷山兩營已下駐紮新堤，去螺山又四十五里。楊蕭於十一夜入倒口黃介湖內搜剿餘賊，賊僅開十餘礮，卽紛紛登岸逃走。各哨官謹遵我不許搶貨之令，將六十餘號空船，一概焚燒。岸上百姓焚香於辯頂，跪岸上歡迎，呼各勇爲青天大人。各勇每見一人如此，卽得稱呼，高興之至。倒口湖內旣已搜剿，其下六溪口亦經搜剿，金口以上已無賊蹤。自金口六十里至武昌，尙未探明。

大抵賊於水戰一事，極爲無能，渠所用者民船，每放一礮，全身震破。所擄水手，皆不願在賊中久住，又以所擄百姓，令其勉強打槳，勉強扶棹，皆非其所素習。卽兩次得我之船，得我之礮，皆我兵勇自先上岸，情願將船礮丟棄與他，是以大敗。若使我兵勇自願其船，不將船礮送他，渠亦斷不能擄來追我，此屢次打仗，衆勇所親見而熟知者。渠得我之戰船洋礮，並不作水戰之用，以洋礮搬於岸上紮營，而戰船或鑿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未收戰船之用。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在漁划百餘號，每戰四出圍繞，迷目驚心。此次余亦辦得小漁划百廿號行走如飛，以後我軍見賊小划，或不致驚慌耳。

衡州捐項，究竟何如，便中可一打聽。永豐大布，厚而不貴，吾意欲辦好帳房五百架，寬大結實，以爲軍士寒天之用。澄弟若可承辦此事，望與堯階細商，卽在本邑捐項內支用。餘不一一，望敬稟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軍中忽

忙不及楷稟也。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四日。

致諸弟（軍事愈辦愈難）

前信已封，而春二於廿五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敬悉一切。曾祖生以本境團練派費之事，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以圖免出資費，其居心不甚良善。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此等小事，何難一笑釋之，而必展轉辨論，拂大人之意，在尋常人尙不能無介於中，况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見信，焉能不介懷耶？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頤天和，庶使遊子出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來往信件，謹遵父諭，即行寄還。

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謗怨沸騰，萬口嘲譏，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後，兩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

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殲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官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蜚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溫弟季弟來書，常以保舉一事，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是亦不諒我之苦衷也。

甲三從師一事，吾接九弟信，辭氣甚堅，即請研生兄以書聘之，今尙未接回信。然業令其世兄兩次以家信催之，斷不可更有變局。學堂以古老坪爲妥。研兄居馬尾舖鄉中，亦山林寒苦之士，決無官場習氣。至甲三天分本

低，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吾決計不令其學作八股也。曾兆安歐陽鉅，皆已保舉教官，日內想可奉旨。（咸豐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致諸弟（水師陷入內河）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久未專使回家，想家中極爲懸念。王芝三等到營，得悉家中大人福安，閻宅平善，甚慰甚慰。我軍自破田家鎮後，滿擬九江不日可下，不料逆賊堅守，屢攻不克。分羅山湘營至湖口，先攻梅家洲堅壘，亦不能克。而士卒力戰於槍礮如雨之中，死傷甚衆，蓋陸路銳師，倏變爲鈍兵矣。

水師自至湖口，屢獲大勝，苦戰經月，傷亡亦復不少。臘月十二日，水師一百餘號，輕便之船，精銳之卒，衝入湖口小河內。該逆頓將水卡堵塞，在內河者不能復出，在外江之老營船隻，多笨重難行。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燒去戰船民船四五十號之多。廿五日又被小划偷襲，燒去搶去各船至二三十號之多。以極盛之水師，一旦以百餘號好船，陷入內河，而外江水師，遂覺無以自立，兩次大挫。而兄之座船被失，一軍耳目所在，遂覺人人惶愕，各船紛紛上駛，自九江以上之隆平武穴田家鎮，直至蘄州，處處皆有賊船，且有棄船而逃者。糧臺各所之船，水手盡行逃竄，此等情景，殊難爲懷。現率殘賊敗之水師，駐紮九江城外官牌夾，兄住羅山陸營之內，不知果能方與此賊相持否？

兄於廿五日蒙恩賞穿黃馬褂，並頒賜貂皮黃馬褂一件，四喜班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個，小刀一把，火鏢一個。廿六夜蒙恩賞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對，又有奶餅菓食等件，頒到軍營。廿五夜之變，將班指翎管小刀火鏢失去，茲遣人送回黃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兄船上所失書籍地圖上諭奏章及家書等件，甚爲可

稽而兩年以來，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實收功牌賬目，一併失去，尤爲可惜。

幸田叔解戰船來，離大營止少一二日，竟不能到。軍家勝敗，本屬無常，而數年辛苦，難補涓埃，未免心結。廿九日，羅山率湘勇渡江，剿小油口之賊，又見挫敗，士氣愈損。現惟力加整頓，挽回元氣，不審能如意否？茲遣長夫自江西送信回家，當無梗阻，書不一一，諸惟心照，卽祈代稟堂上大人，不必望念。（咸豐五年正月初二日）

致諸弟（盡遣長夫回家）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初二日遣人送信回家，想節後可到。初四日，大風擊壞戰船三十餘號。水師自十二日百餘輕便之舟，二千精銳之卒，陷入內湖。外江老營兩次被賊用小划燒襲，業已不能自立。終日惶惶，如坐針氈。又復遭此大風，遂全數開赴上游武漢等處，桅折楫摧，多不堪戰。不知同至上游，果尙足以禦賊否？

兄因小舟陷入江西內河者，皆尙來能戰之船，不甘遽棄之無用之地，必須親至江西整頓。卽於十二日自九江趕行，十六日至江西省城，官紳相待甚好。在內之百餘船，尙皆完好，再加大船數十號，另成一軍，卽足自立。羅山所帶湘勇，自二十九日挫敗後，現在淘汰整頓，認真操練。塔公所帶之兵勇，亦日日操練。將來兄在江西另成之水軍，由湖口打出，與塔羅相依護。其外江新回武漢之水師，如果能重整勁旅，則兩路會合攻擊，如不能重整勁旅，則我專治內河之水師，亦自能獨立不懼。江西物力尙厚，供我水陸兩軍口糧，大約足支八個月。

兄身體甚好，惟左腰有寒氣，作痛癱疾，亦尙未愈。想暫不久可痊。家中長夫相住甚近，軍中危地，恐小有差失，反爲不妙。且送信行走極緩，在營又無事可幹，茲盡遣回家。以後若有家信，卽用湘鄉縣官封發至江西南昌府署中，可以必到，兼可速到，不似長夫專送之遲延也。慎勿再令長夫來營，兵凶戰危，我境之人，俱未歷過險難。幸

田叔此次行二十里，竟不得見我之面，受盡千驚萬苦，實實可憫！嗣後族戚有願至營者，相勸不必前來，至要至要書不百一，諸惟心知其不詳者，長夫自能面述耳。（咸豐五年正月十八日書於江西會城）

致諸弟（認真操練水師）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接家信，想堂上大人安康，家中老幼清吉，爲慰！自北省再陷，兄處一軍，反在下游，進退兩難。在內湖之水師，兄在江西駐紮兩月，造船添勇，已有頭緒。現在船近二百號，勇逾三千人，認真操練，可成勁旅。於十三日出省登舟，郭雲仙於十六日到營，曾莘田、易敬臣兄弟於十五日到營，羅雲皋於初旬到營，事機不順，而來者偏衆，可見鄉間窮苦也。陽陵雲初旬歸去，余送途費八兩，魏蔭亭尚未歸。塔軍門尙紮九江，羅山於初十日進剿廣信饒州之賊。李次青忽然高興帶勇，於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實非其所長也。

余辦內湖水師，即以鄱陽湖爲巢穴，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以三分之一，與賊鏖戰。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家鎮處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則交戰，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游弋，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交戰，不利則亦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如此辦理，則上游武漢之賊，與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勢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特上游金口等處，我軍戰船，無人統領，常不放心耳。

近日吾鄉人心慌亂否？去年遷避，終非善策，如賊竄上游岳常等處，謠言四起，總以安居不遷爲是。季洪弟儘可不必要教書，宜在家中讀書。沉弟要方望溪、姚姬傳文集，霞仙已代爲買得，可用心細看，能關過一遍，通加圈點，自不思不長進也。紀澤兒記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誦，但宜常看生書，講解數遍，自然有益。八股文試帖詩，皆非今

日之急務，儘可不看，不作。史鑑略熟，宜因而加功，看朱子綱目一編爲要。紀鴻亦不必讀八股文，徒費時日，實無益也。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諸弟與兒姪輩皆宜常閱看。吾之衣服，有在家者，可交來人，即日送營，特袍褂不宜帶來，餘皆可送也。諸不一一，惟祈心照。（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在江西省城七里港舟中書）

諸致弟（軍中意見不合）

澄溫沉洪四弟足下：二十五日春二維五來營，接家書數件，俱悉一切。乘敗仗之時，兵勇搶劫糧臺，此近年最壞風氣，向帥營中屢屢見之，而皆未懲辦。兄奏明將萬瑞書卽行正法，奉旨嚴飭駱中丞卽行正法。聞駱中丞不欲殺之，將附片奏請開釋，近日意見不合，辦事之難如此。

吾辭疾大發，幸精神尙足支持。羅山在廣信府大獲勝仗，殺賊三四千，塔軍門在九江平安。紀澤兒讀書，記性平常，讀書不必求熟，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勤惰成敗，兒當自省而圖自立焉。吾與諸弟惟思以身垂範，而教子姪不在詭言之諄淳也，卽候近祺。（咸豐五年三月廿六日）

諸致弟（打單眼鏡數竿）

澄溫沅季四弟左右：二十二日齊三昂十到營，奉到父親大人手諭，並沅弟一信。廿三日接澄弟在縣官封一信，乃三月二十五日所發，比齊三等之信遲十六日。水師自十九日小挫，日內未開仗。聞都昌有賊船，派船二十號前往搜剿。廿二日燒船八十餘號，廿三日燒三十餘號，皆賊所擄之民舟也。李次青所帶之平江陸勇，現紮南康，護衛水師。魏蔭亭回衛，招小戈水勇，請蕭可鞠同辦。

吾鄉有三眼銃，亦單有眼銃，響振山谷。吾意單眼銃，若裝子彈於內，儘可打賊。鄉間用木削尖，往往打得四五丈遠。請澄弟在吾鄉打單眼銃數竿，用硬木爲把，試裝銅拍小石之類於內，是否可打半里路遠？如其合用，即可多打數十竿，或百竿，交魏蔭亭之水勇帶來，其錢由兄營寄回。兄近日身體尙好，惟火氣甚旺，癆疾未愈。幸田在營，安靜謹慎，馮玉珂亦穩實也。餘不一，容俟續具。（咸豐五年四月廿五日）

致諸弟（難以打出湖口）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春二維五來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並諸弟信函，敬悉一切。此間自五月十三日水戰獲勝後，三十日該逆七十餘舟，上犯至青山一帶。我軍出隊迎敵，又獲勝仗，奪回余去年所坐之拖罟船外，又奪賊戰船五隻，軍心爲之一振。六月初七、八、九夜兩次風暴，營中壞船十餘號，應修整者二十餘號。十三日派人至南康對岸之徐家埠，水陸搜剿。其地去湖口懸七十里，賊匪督率土匪，在該處收糧，誅求無度，民不聊生。因派水陸六百人搜剿前往，真賊十餘，率土匪三百人，與我軍接仗。僅開兩排槍，該匪即敗竄，追奔十餘里，焚賊館十餘所，焚輜重船百餘隻，擊斃十餘人，生擒七人。十四收隊回南康，十五日水師至湖口，探看賊營情形。該匪堅匿不出，迨我軍疲乏將歸，逆船突出大船，我軍未約定開戰，人心忙亂，遂至挫敗。被該匪圍去長龍船一號，杉板船二號，三船共陣亡五十人，受傷二十餘人。軍士之氣，爲之一減。今年內，河水師共開四仗，兩勝兩敗。湖口一關，竟難遽行打出，不勝焦灼。塔軍門在九江，十三日打一勝仗，殺賊三百餘人，亦無益於大局也。

自義寧州失守，不特江西省城戒嚴，而湖南亦有東顧之憂。蓋義寧與平江、瀏陽接壤，賊思由此路窺伺長沙、羅山，現回江西省，擬即日進攻義寧，以絕兩省腹心之患。若能急急克復，則桑梓有安枕之日否？則三面受敵，湖

南亦萬難支持。大亂之萌，豈盡由人力，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

余癯疾未愈，用心尤甚，夜不成寐，常恐耿耿微忱，終無補於國事。然辦一日事，盡一日心，不敢片刻稍懈也。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不愜人心，與余諸事亦多齟齬。凡共事和衷，最不易易。澄弟尚在外辦公事，否宜以余爲戒，杜門不出，謝却一切。余食祿已久，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爲憂。諸弟則儘可理亂不聞也。子姪輩總宜教之以勤，勤則百弊皆除，望賢弟留心，即問四位老弟近好。（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

致諸弟（陸軍勢已不支）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十四日良五彭四回家，寄去一信，諒已收到。嗣羅山於十六日回剿武漢，霞仙亦即同去。近接武昌信息，知李鶴人於八月初二日敗挫金口，陸營被賊蹋毀。胡潤芝中丞於初八日被賊蹋破，麥山陸營，南北兩岸陸軍皆潰，勢已萬不可支，持水師尚足自立。

楊彭屯紮沌口，計羅山一軍，可於九月初旬抵鄂，或者尚有轉機。卽鄂事難遽旋轉，而羅與楊彭水陸依護，禦於岳鄂之間，亦必可固湘省北路之藩籬也。內湖水師，自初八日以後，迄未開仗，日日操練。次清尚紮湖口，周鳳山尚紮九江，俱屬安謐。

葛十一於初八日在湖口陣亡，現在尋購尸首，尙未覓得，已奏請照千總例賜卹。將來若購得尸骸，當爲之送柩回里，如不可覓，亦必醮金寄卹其家。此君今年大病數月，甫經全愈，尙未復元，卽行出隊開仗，人勸之勿出，堅不肯聽，卒以力戰捐軀，良可傷憫，可先告知其家也。去年臘月廿五夜之役，監印官潘兆奎與文生葛榮冊同坐一船，均報陣亡，已入奏請卹矣。頃潘兆奎竟回至江西，云是夜遇漁船撈救得生，則葛元五或尙未死，亦未可知。

不知其家中有香耗否？癘疾稍愈，今年七八兩月最甚，諸事廢弛，餘俟續布，順問近好。（咸豐五年八月廿七日書於南康軍中）

致諸弟（擬添募五百人）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十月初一日寬十等歸，寄一函，縣城專差來，又寄一家信，想已收到。營中日內如常，周鳳山九江陸軍三千餘人，尙屬整頓。次青在湖口，因分去千三百人往剿吉安，刻擬添募五百人以厚兵力。吉安之事，聞周臬台帶千人已至，或足以資剿辦。

羅山在羊樓峒廿六獲勝後，尙無嗣音。茲因春仁患病，維五送之還家，復寄數行，以慰堂上老人懸念。羅山在岳鄂間，軍力單弱，余甚不放心中。上而衡郴，下面岳平，平均多可虞，望多送信幾次來大營也。（咸豐五年十月十九日書於屏風水營）

致諸弟（鹽務籌餉有二）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月廿八日在十等到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紀澤兒稟件，及姪兒外甥等壽詩，具悉一切。澄弟在朱亭帶勇，十八九可以撤營，欣慰之至。兵凶戰危，一經帶勇，則畏縮趨避之念，決不可存。兵端未息，恐非一二年所能掃除淨盡，與其從事之後，而進退不得自由，不如早自審度，量力後入，想諸弟亦必細心籌畫也。

南康水師，廿八日開仗一次，失長龍船一號。九江陸軍相持如故，次青在湖口亦未必開仗。黃辛農先生今歲

爲我兵辦理軍餉，已解者六十餘萬兩，未收者尙有二十餘萬。水陸兵勇自入江西境內，已用口糧百餘萬，此項捐款實爲大宗。

目下捐款將次用畢，幸翁又接辦鹽務，鹽務之可以籌餉者有二端：一則四月間奏請浙鹽三萬引，現在陸續運行，大約除成本外，可獲淨利十萬兩。一則於江西、贛州、吳城、萬安、新城、泗處設卡，私鹽過境，酌抽稅課，大約每月得銀亦可萬餘兩。若此兩舉，刻期辦齊，則明年軍餉，竟可無慮。黃司寇之爲功於我軍者大矣。浙江鹽務，先須成本十餘萬，現請郭雲仙往浙一行，張羅本錢，雖未必有濟，姑試圖之。

羅山自入湖北內境，克復崇通後，忽有密頭堡之竄，旋於廿六日初三日兩獲大勝，軍威大振。僞北王偽翼王俱上犯岳鄂之後，楚事孔亟，乃十月初二早廬州克復，賊殺近萬官兵，可即日擣安慶上游之賊，均須回救。安省章石二逆，或俱退回下游。兩湖之事，此日必可漸鬆，此吾省之福，而亦國家之厚澤。冥冥中巧爲布置，使悍賊不得逞志於兩湖也。

兄身體如常，癘疾未愈。昨日係先妣七旬晉一冥壽，軍中不得備禮以祭，負罪滋深。幸翁自省來營，商議鹽事，軍中亦無盛饌款之，故未將冥壽之事告之也。餘不一一。（咸豐五年十一月初四日書於南康水營）。

致諸弟（細述鄂贛軍情）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去年臘月初二，遣胡二佑送家信，中途遇賊，搶去銀兩等件，仍回南康大營。嗣後未專人回家，想父親叔父及家中老幼懸望之至。以瑞臨尙未克復，長夫視爲畏途，故遲遲也。

自周鳳山至江西省城，人心爲之安定。十二月初四日大戰樟樹鎮，殺賊千餘，軍威頗振。其時卽應留賊之浮

橋，星夜修造，次日渡河，攻則臨江，必可得手。周鳳山不敢渡河，而移剿上游六十里之新淦，失此機國。於是省城各大吏，有請其移兵吉安，救援，以解重圍者，有欲其上剿峽江者，有求其留守新淦者，遷延商榷，遂踧二旬。

周鳳山以水師孤繫樟鎮，恐致疏虞，派辰勇常勇八百人，至樟樹護衛水師。正月初二日，賊匪渡河來撲，常二勇人少，敗挫，傷亡二百餘人。幸初三日大獲戰勝，軍威復振。蓋賊匪於初二日得勝後，即上竄新淦，撲周鳳山之營，而周鳳山於初二日開仗後，亦速回樟樹，爲辰常二勇之援。中途遇於瓦山，大戰，殺賊千餘，奪馬七十餘匹，軍械鍋帳無算。初七日，彭雪琴水師又獲勝，仗折賊浮橋，奪賊新舟。水陸二軍，自下仍緊扼樟鎮，江西省城可保無虞。

青山至南康湖口水陸各營，自臘月初三青山戰勝後，未經開仗。李次青帶平江勇駐湖口，訓練不懈，日有起色。惟望羅山在湖北克復武漢，周彭在樟鎮，克復瑞臨，大局方有轉機耳。

余身體如常，癱疾十愈八九。高雲亭於去年十月初二三來營，診視癱疾，但云可治，並未開方。去後寄二方來，云須服一百帖，今已服六十帖，大有效驗，不知果可斷根否？茲將二方抄回一覽。此間並湖北軍情有寄羅山觀察一函，亦抄回一覽。茲專人由義寧平江長沙回家，不知可無梗阻否？年終奉聖恩賜福字一方，大小荷包三對，食物三件，於正月十六日接到，茲將軍機處原咨抄回。其賜件暫不敢寄，俟道途肅清，再行揣送。去臘初旬之函，茲一併附呈，餘不一一，即問近好。（咸豐六年正月十八日書於康雨水營）

與諸弟（述吉安府失守）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九日發去家信，交王發六劉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蕭玉振同送，

想日內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尙未到營。

江西軍事，日敗壞而不可收拾。周鳳山臘月四日，攻克樟樹，不能乘勢進取臨江，失此機會。在新淦遷延十餘日，正月五日復回樟鎮，因浮橋難成，未遽渡剿臨江。安吉府城已於二十五日失守矣。周臬司陳太守等堅守六十餘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殺戮甚慘。

偽翼王石達開自臨江至吉安視戰，既破吉郡，自回臨江，而遣他賊分攻贛州，以通粵東之路。如使贛郡有失，則求西之西南五府，盡爲賊有，北路之九南饒，本係屢經殘破之區，九江早爲賊據，而僅東路數府耳。羅山觀察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現經飛函調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報可達否。劉印渠一軍，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計二月初啓行。不知袁州等處，果能得手否？

余在南康，身體平安，瘴疾已好十之七。青山陸軍，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殺賊百餘人。水師於二十九日敗仗一次，失去戰舟六號。湖口陸軍於初一日打勝仗一次，殺賊七八十人。省城官紳請余督省，就近營度，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尙未定也。

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七日即回湘鄉，尙不爲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請客亦不宜多，何者宜豐，何者宜儉，總求父親大人酌定之。紀澤兒授室太早，經書尙未讀畢，上溯江太夫人來嬪之年，吾父亦係十八歲，然常就外傳讀書，未久耽擱，紀澤上繩祖武，亦宜速就外傳，慎無虛度光陰。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兒至岳家，須緘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諸習，無臨時忙亂，爲岳母所鄙笑。少庚處以兄禮事之，此外若見各家同輩，宜格外謙謹，如見尊長之禮。

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紉，下廚以譏酒食，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弟，未習勞苦，若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江西各屬告警，西路糜爛，子植若北上，宜走樊城，不宜走浙江，或暫不北上亦可，優貢例在禮部考試，隨時皆可補考，余昔在禮部閱卷數次，熟知之也。（咸豐六年二月初八日書於甯鹿）

致諸弟（瑞州屢獲大勝）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足下：七月之季，遭劉一安五回家，寄呈家書，想已得達。溫弟之病，日見愈痊。因盛夏行軍，過於勞苦，又誤服大黃太多，故到省後，以溫補而始奏效。再調養半月，即可復原。仍回瑞州也。瑞郡官軍屢獲大勝，軍威日振，賊勢日蹙。惟聞僞翼王石達開自鄂中東下，爲李迪安所敗，或當來援瑞州，不免大戰數場。果能創此巨寇，獻俘北闕，則江西省全局立轉，破竹之勢，易於著手耳。

七月下旬，有引豐敗匪勾結江閩之交界邊錢會，匪連陷南豐、新城、瀘溪、貴谿、弋陽等縣。河口一鎮，廣信府城，十分危急。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逾境來援，信郡尚保無恙。一波特起，全省震盪，現抽撥次青撫州軍中四千人往剿河口，未審能迅速撲滅否。閩兵尚在建昌，兵多賊少，克復久稽。粵兵在贛，得保要郡，差強人意。畢金科在饒州，彭雪琴在吳城，均尚平安。

前三月間，澄弟在長沙，兌李仲寧家銀二百兩，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只得仍在家中籌還。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可仍賣出，以田價償李家之債可也。身體平安，癖疾略發，尚不甚爲害。（咸豐六年八月十八日）

致九弟（不可久頓城下）

沉浦九弟左右：初六日覆去一緘，言弟與夏黃周軍並赴吉安，刻計尙未達也。初八日接來書，因次青撫州之挫，請撥周軍先至瑞州。中丞李兄慨然允許，周軍當以初二日成行，斯誠不失救拯飢溺迫切之忱。第余初六日業許援吉之行，初七日令周岐山還湘，歸併鳳營，亦以赴吉告之，不得因弟一信駭公一咨而遽變成說也。且夏黃可憂而分爲我籌餉，溫沅可與岐觀摩而奮與，弟與夏黃不來，而周軍獨來，難合瑞成之闡，徒增籌餉之慮，殊非余本意也。

茲以書達季高，悉遵渠之初指，送各批與梧岡，令其同赴吉安。如梧已行至瀏萬，可寄書令其折回贛陵小駐，以待弟至而同行也。周岐山自撫州敗後回湘，軍無鍋帳，弟可商之季翁籌給之。到吉後約以半月爲率，即速出擊，作游兵馳剿各處，不可久頓城下。若事機順手，兄弟年內相見，則幸耳。（咸豐六年十月初九日）

致九弟（急來瑞州更替）

沉浦九弟左右：初十日覆緘，並周梧岡批稟，亮得速達。十二日接初三來緘，藉悉近狀。黃夏與周同赴吉安，既盡於昨書所云，十一日附片奏請此軍頒發執照二千張，俾黃夏勸捐稍得應手，茲趁來卒帶往。

至札飭裕時兄接收捐款，專濟此軍一節，黃夏若果來瑞州，非中丞與季公初意，亦即非司道時石諸公僉同之議。強人所曲從吾說，不得不設法將捐款羅歸此軍。今既全數赴吉，則季公當能主持其事，捐款自爲此軍支用，不必更由余處下札，又多一重斧鑿痕也。至入吉以後，或速行掣動，或久頓城下，亦難預決。惟沉浦則以半月

爲率，急來瑞州，俾溫甫得以更替歸省，此則家庭要事，弟當與南翁、憩翁堅確訂約者耳。（咸豐六年十月十三日）

致九弟（軍餉可望充裕）

沅浦九弟左右：初六日俊田等至，接廿八夜來緘，具悉廿五日業經拔營，軍容整肅，至以爲慰。吉安殷富，甲於江西，又得官紳傾城輸助，軍餉自可充裕。周梧岡一軍同行，如有銀錢，宜分多潤寡，無令己肥而人獨瘠。梧岡關於大局，不能受風浪者，紮營放哨，巡更發探，打仗分仗，究係宿將，不可多得。

主事匡汝諾在吉安招勇起團，冀圖襲攻郡城。聞湖南援吉之師，將別出一枝，起而相應，若與弟軍會合，宜善待之。袁州既克，劉蕭等軍，當可進攻臨江。六起與普劉在瑞聲威亦可日振。

弟與夏黃諸兄到吉安時，或宜速行抽動，或宜久頓不移，亦當相機辦理。若周軍與桂茶諸軍，足以自立，弟率湘人助剿來江，兄弟年內相見，則余之所欣慰者也。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澄心定慮，不可發之大驟，至要要囑！（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九弟（恐哨勇不老練）

沅浦九弟左右：元旦接去臘廿五日來函，初九又接除夕一函，均已閱悉。待賊遠出，庶可邀截，痛加剿洗一節，及但求固守營壘，以俟各軍之至等語，均係吾弟近日閱歷有得之言，吾亦於稟中批示矣。水師辦成，先燒江中賊船，自是絕接濟之一法。第哨勇恐未能老練，或以利器資敵，慎之慎之！

錢漕一稟，批語宜乾淨斬截，此事急應由地方官以全力主持，乃爲切實。不然，恐吾批愈結實，而人愈疑貳，此

等處頗費斟酌，望吾南公壹志徑行，不恤其他。余擬日內赴瑞州軍營，吉安之行，必須至瑞後乃能定議。（咸豐七年正月七日）

致九弟（軍事尙隱尙詭）

沅浦九弟左右：十八日烏山途次，接弟十一日所發一緘，具悉一切。兄於十七日卯刻出省，十八日至奉新，紳耆款留二日。廿一日率吳竹莊之彪營等四千人，同來瑞州，擬於東北隅紮一大營，則四面合圍，接濟不斷，聲息可通，或易得手。近日省中因探報撫州之賊，意圖內犯，人心頗涉驚惶。而饒州畢都司一軍，因畢於初二日在景德鎮敗挫，不知下落，其老營紛紛潰散，饒防自墜，岌岌可危。

福將軍於臘月三十日至廣信，十三日坐舟赴省，月內應可抵章門。圍城之法，紮營不宜太近，一則開仗之勢太蹙，一則軍事尙隱尙詭，不宜使敵人絲毫畢知也。余所刻實收，日內另專人送南翁處，南翁已復省垣，軍事當不至掣肘也。（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九弟（宜全神注陸路）

沅浦九弟左右：廿四日端人至，接來信，知接戰獲勝。水師雖未甚如意，然已奪船數號，亦尙可用。水師自近日以來，法制大備，然其要全在得人，若不得好哨好勇，往往以利器資寇。弟處以全副精神注陸路，以後不必兼籌水師可也。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職，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廩給。

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不善者勸，而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吾弟初出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周梧岡之閱歷精神爲可佩，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戒之慎之。余近發目疾，不能作字，率佈數行，諸惟心照。（咸豐七年正月廿六日）

致九弟（與賊最戒浪戰）

沉浦九弟左右：前信言牽率出隊之弊，關係至重。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誠諸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此刻吉安營頭太多，余故再三諄囑。

重九所發之摺，十二日奉到硃批，茲抄付一覽。聖意雖許暫守禮廬，而仍不免有後命，進退之際，權衡實難也。（咸豐七年十月十五日）

致九弟（必須細偵賊情）

沉浦九弟左右：在吉安紮營，離城不宜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爲之愈也。

牽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卽用弓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

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牽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皆信從，而前弊可除矣。（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

致九弟（訓練注重講辨）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四日王得一歸，接十六日信，具悉一切，以後有信，仍以耑人送歸爲妥，只須一人，不必兩人，擇棲足如曾正七之類，更可迅速。鄧先生於初七日專人來訂今冬上學，因迎其十五入館，甲三於十八開課，廿三廿二改課文甚細心。甲五眼睛，近日已好十分之七八，右目能認寸大字，左目則能讀小注，每日靜坐二次，以助藥力之不及。鄧先生向來亦多病，得力於靜坐者深也。

弟所寄各件，代普將請餉，代黃太守上稟，均係顧全大局，即使上官未必批准，亦不失緩急相顧之道。請獎一稟，尙欠妥洽，湘後營一軍，不知從何處籌餉，卽寶營亦自難支持。弟辭總理之任，極是極是。帶勇本係難事，但弟當約旨卑思，毋好大，毋欲速。管轄現有之二萬人，甯可減少，不可加多。口糧業得一半，此外有可設法更好，卽涓滴難求，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但宜極力整頓，不必常以欠餉爲慮也。

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蹙，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吉城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壑，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家中

四宅平安，不必挂念。(咸豐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致九弟(赴浙辦理軍務)

沅浦九弟左右：初一日專人至吉營送信，初二夜接弟來信，論敬字義甚詳，兼及省中奏請援浙事，勸余起復。是日未刻，郭意城來家，述此事略中丞業出奏矣。初三日接奉廷寄，飭即赴浙辦理軍務，與駱奏適相符合。駱奏廿五日發，寄諭廿一日自京發也。聖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餘之喪，又令起復，以免避事之責，感激之忱，匪言可喻。茲定於初七日起程，至縣停一日，至省停二三日，恐驛路迂遠，擬由平江義寧以至吳城。其張運蘭蕭啓江諸軍，約至河口會齊。將來克復吉安以後，弟所帶吉字營，即由吉東行至常山等處相會。

先大夫少時，在南嶽燒香，抽得一籤云：『雙珠齊入手，光彩耀杭州。』先大夫嘗語云：『吾諸子當有二人官浙。』今吾與弟赴浙剿賊，或已兆於五十年前乎？此次之出，約旨卑思，腳踏實地，但求精而不求闊。目前張蕭二軍，及弟與次青二軍，已不下萬人。又擬抬船過常玉山二山，略帶水師千餘人，足敷剿辦。此外在江各軍，有餉則再添，無餉則不添，望弟爲我斟酌商辦。

辦文案者，彭椿年最爲好手。現請意城送我至吳城，或至玉山，公牘私函，意城均可辦理。請仙屏即日回至吳城，與我相會。其彭椿年王福二人，弟隨留一人，酌派一人來。兄處當差，亦至吳城相會。余若出大道，則由武昌下湖口以至河口，若出小徑，則由義寧吳城以至河口。許彭等至吳城，聲息自易通也。應辦事宜，及往年不合之處，應行改弦者，弟一一熟思，詳書告我。(咸豐八年六月初四日)

致九弟(望來幫辦一切)

沉浦九弟左右：接弟信，知體氣尚未全愈。弟素體弱，大黃攻伐之品，非弟所堪，而誤服之後，則復原較難。吉安克後，病當全去，元神尙虧，可至家中將養一月，仍來處幫辦一切。或帶勇，或不帶，或多帶，或少帶，須聽弟之自便，但不可不來幫我。

我近來精神日減，此次之出，惡我者拭目以觀其後效，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意城在此幫助，頗稱水乳，手筆亦能曲達人意，但約定至玉山後，即當別去。專望弟來照料一切，外和軍旅，內檢瑣務，大小人才，悉心體察，庶可補余之短，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

胡潤之中丞太夫人之處，余作輓聯云：『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縱橫掃蕩三千里；陶母爲女中，人傑，痛仙馭純辭江漢，感泣悲歌百萬家。』胡家聯句必多，此對可望前五名否？成章鑑極好，阿兄又當自謂眼力之不謬。（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致九弟（述捐餉增學額）

沉浦九弟左右：八月十四日寄信，略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細思吾弟若撤散各勇，則必絕予現銀，以欠餉報捐，必非撤勇之所願，而此事又在當辦之例。現在長善、陰瀏、潭醴六邑，皆已增至十名，湘鄉捐銀，不如六邑之多，此後自不能補捐平江，以勇丁欠餉而捐府縣學額至十五名，湘鄉何不能仿行之，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此事必成無疑。弟之不願帶勇者，以久病體強也。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一則恐弟獨統一部，另紮一營盤，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一則恐餉項不繼，愈久愈難也。

近來因學額一事，反覆細思，若不趁此專務未竣，皇恩浩蕩之時，協力辦成，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欲求增

一名學額，恐不可得。湘鄉近年帶勇剿賊，立功各省極美，而廣額反不如長善陰瀏潭醴平江之多，不得謂非闕典。

弟病後雖體弱，然回家養息兩月，儘可復原，一張一弛，精神自可提振得起。吉安克復，或先送五百人來，或先送千人來。其餘各勇，或令休息兩月，將來隨弟同出，或竟行撤散，均聽弟自行裁酌。總之弟宜速到，爲阿兄計，並爲學額計也。餉項本極艱窘，然只好放開手，使開膽復，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吾弟以爲何如？（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

致九弟（喜聞克吉安信）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二日未刻捷書至，知吉安於中秋夜克復，欣慰之至。自弟從軍以來，變故多出，危疑困乏，極難下手。弟內治軍旅，外和官紳，應酬周密，調理精嚴，卒能致此成功。余在江西數年，寸功未就，得弟隱忍成業，增我光華不少。

余至弋陽，已發兩信。張凱章十八日至安仁，十九日大戰獲勝，克復安仁縣城，殺老長毛悍賊四千餘人，聞之賊當以此枝爲最兇。二十日凱章收隊，吳翹岡追至萬年，與賊接仗，先勝後挫，劉隱霞殉難，幫辦死者三人，李雨蒼尙無下落。景德鎮尙有賊，我軍爲所牽制，目下尙難入閩。看來弟歸不可久住，宜速來幫我也。（咸豐八年八月廿二日）

致九弟（望卽來營小住）

沅浦九弟左右：吳翹岡萬年之挫，查明實亡三十八人，幫辦劉隱霞之死。老湘勇人人痛之，余輓以聯句云：一

五載共干戈，地下知心王壯武。萬年歆俎豆，沙場歸骨馬文淵。此外軍械失者甚少。

朔岡廿五日收隊，廿六日來弋陽，一見余，即於廿七日拔營。張吳廿七日自貴溪拔營，約廿九三十日至陳坊取齋，由雲際關入閩也。聞吉安竄賊攻陷宜崇二邑，余軍行至陳坊時，再行察看，如建昌危急，或分兵往勦，亦未可知。然余職辦閩省軍務，未敢再遲也。張蕭各軍病者甚多，半係瘧疫。許仙屏亦病，現留弋陽，不能從行。

次青意城皆有假歸之意，余強留之。實則意城本約至玉山歸去，不願入浙閩，乃其初議。次青五年未歸，思母極切，亦至情耳。弟若可速歸速出，則望於十一月中旬到營，以便於次青歸去過年。若目下不克速歸，到家後不克速出，則請即日來營一次，小住二十日，俾次青得於九月歸省亦好。兩者在弟酌之。弟與次意三人者，有兩人在余營，則余案無留牘矣。（咸豐八年八月廿七日）

致四弟季弟（述零匪難奏功）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張凱章廿四日拔營後，中途各勇夫患病者極多，在資福橋小住調養，日內尙未入閩，閩中賊勢亦漸鬆矣。北路洋口之賊，已被周天培擊破，僅存順昌股匪，數不滿萬，南路汀州之賊，亦極散漫。所慮零匪不成大股，此勦彼竄，難於奏功耳。

江北賊勢復熾，張軍門自金陵帶兵渡江，於九月十六日克復揚州，大局尙可保全。天津夷務，聞和局已定，出銀六百萬，與該夷作軍資，見諸閩督來咨，餘條尙未盡悉，想廣州亦將退出矣。余身體平安，自九弟來此，日增鬱快。營中疾病向多，冬令氣斂，當漸愈耳。（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致九弟（當報近日軍情）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解纜，聞可行六十里，甚慰！至許灣後，當更順適矣。余十二日游麻源，較麻姑山稍勝，日內當發一摺，報近日軍情，聲明暫駐建昌，不遑東也。溫弟處復信，十四日始行。江北六合，江南溧水，均於九月十八日失守。

沈幼丹信言金陵大營，退紮白兔鎮江一帶，頃接何制軍十月初三咨，無和帥移營之說，想不確也。黃東山太守十三日痛故，余擬飭各處湊贖千金，以五百辦後事，及歸櫬貴州之資，以五百周其妻子。應俟新太守到，呼應乃靈耳。（咸豐八年十月十五日）

致諸弟（溫甫尸無下落）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初一日接澄弟信，知王四等於初十日到家，尙未接六弟確耗也。沅浦初九日在長沙所發之信，廿五日接到，甚慰甚慰！此次江行之速，爲從來所未有，在漢口所發之信，至今尙未接到。沅弟抵家後，不得溫甫實信，不知人何憂傷，吾派人至江北，至今未歸。沅弟所派三人，至三河桐城訪查者，想亦無真實下落已矣，尙何言哉？

吾去年在家，以小事爭競，所言皆錙銖細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卽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及！當極力作文數首，以贖余衍求沅弟寫刻石碑。沅弟字有秀骨，宜日日臨帖作大楷，凡余文概請沅弟寫之，組田刻之，亦足少撼我心中抑鬱愧悔之懷。

余近日體尙平安，張凱章初二日援營赴景德鎮，吳翊岡初四日起行。吾於新正亦當移營進紮鄱陽彭澤等處，與水師相聯絡，即可爲江北之聲援。蕭軍現赴南贛，賊蹤已遠，大約回廣東矣。如江閩一律肅清，明歲並帶蕭

軍至九江兩岸也。付回銀一百兩，寄送親戚本家，另開一軍，不知可否？（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致諸弟（奏溫甫殉難事）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初十日接胡中丞信，迪庵及溫弟已奉旨優卹，迪公飾終之典，至隆極渥，其靈柩廿五日到湖北。廿六日宣讀恩旨，廿九請官中堂題主，正月初三日起行還湘，備極哀榮。溫弟與之同一殉難，而遺骨莫收，氣象迥別。予於十一日具摺奏溫弟殉難事，蓋至是更無生還之望矣。慟哉！家中此刻已宣布，否若尚未宣布，則請更祕一月，待二月間，揚鎮南等歸來，我摺亦奉批轉來。如實尋不得，則招魂具衣冠以葬。余上無以對祖考妣及考妣下無以對姪兒女。自古皆有死，死節尤爲忠義之門，奕世有光，本無所憾，特以骸骨未收，不能不抱憾於終古！

沅弟近日出外看地，否溫弟之事，雖未必由於墳地風水，然而八斗屋後及周壁冲三處，皆不可用。子孫之心，實不能安，千萬設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安。洪夏之地，余心不甚願，一則嫌其經過之處，山嶺太多，一則既經爭訟，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惜，不經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沅弟之明，亮能了悟。余在建，尙平安，惟心緒鬱悒，不能開懷，殊徧淺耳。（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

致諸弟（尋獲溫甫遺骸）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廿七日亥刻，接胡澗公專丁來信，知溫甫弟忠骸業經尋獲，是猶不幸中之一幸。惟

先軫喪元，又幸中之一大不幸。計胡中丞亦必有專信，另達舍間。

沅弟此時自不便遽出，應覓地兩所，一面改葬先考妣，一面安厝溫弟。潤公待我甚厚，溫弟靈輿歸舟，想必妥爲照料，吾即派楊名聲等三弁送湘鄉也。墓志銘作統，再專丁送歸。（咸豐九年正月廿八日）

致諸弟（邑中須有團練）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至今七日未接長沙嗣音，不知耒陽常甯安仁衡州近狀何如？至爲懸系。團練之法，余向不以爲然，而我邑此次却須有團練，以壯聲威，望澄弟盡心爲之，無以我言爲典要。此間新招三千餘人，余星煥等長率勇千人，於初一日到營。張子衡平江勇千三百人，已將到齊。凌蔭廷接帶之義營千人，俱紫貴籍。俟練妥後，即日亦當來老營。惟彭山配之兵未到。到齊時，老營共七千餘人，將卒皆躍躍欲試，氣象頗好，似堪一戰，惜無好統領臨陣指麾之耳。

湘勇之在江者，多有回援湖南之意，吾令浚川由吉安回茶陵，已去二札一批，至今尙未回信。又派吳翔岡回援，翔岡之營，雖交凌蔭廷，尙留四百人，合新招之三百人，亦差足成軍。王鈐峯張凱章稟請回援，此時景鏡未克，礙難撤退。廿四日鎮賊撲凱章所轄之祥字營，一擊即退，凱軍近日已穩，但難期克復耳。

我日來鬱悶之懷，雖不能免，然癱疾已愈十分之八九，辦事精神，亦較六年略好。往年心中悔愧之事，與官場不和之事，近亦次第消融，而彌縫之。惟七年在家，度量太小，說話太鄙，至今悔之。此外方寸尙泰然也。（咸豐九年

三月初三日）

致諸弟（湖南協餉停解）

澄侯沉浦季洪三弟左右溫弟靈櫬於初十到縣，十五可到家，至以爲慰。又幸叔父能親筆寫字，得紀壽引見恩旨後，必可日就康強，尤爲家庭之福。

凱軍在景德鎮相持如故，十三日打一小勝仗，十六日二更，賊放火僞遁以誘我，我軍亦未受其害，老營氣象如常。湖南每月協餉三萬，因有事停解。余以蕭軍之二萬五千餘，請其發給，亦差足相當。吉營望沉弟甚切，四月能來爲妙。澄弟身常勞苦，心常安逸，最善最善。

余近日事亦平順，以心血大虧，故多憂疑，恆用自警。沉弟勸我規模宜闊，我可勉而幾也，其謂處事宜決斷，則尙有未能。用情之厚薄，惟李家賻儀略厚，以渠以澆濟我軍已二萬餘金，不可無以酬之，此外亦循舊規耳。咸豐九年三月廿三日自撫州軍中發

致四弟（述奉防蜀之旨）

澄侯四弟左右寶慶久被長圍所困，心殊懸懸。景德鎮於十四日克復，十五日派隊跟追，聞浮梁賊尙未退，不知該逆別有詭計否？沉弟追賊約三日，回營後即謀來撫將歸里爲改葬事也。

前奉防蜀之旨，頃已覆奏，言兵力太單，難以入蜀，且景德鎮未克，不能遽行抽動等因，已於十八日拜發，其時不知景鎮之即復也。目下之計，大約帶兵由長沙上沔至荊州宜昌等處，防賊占荊宜，則兩湖俱難措手。若諭旨必令赴蜀，則須添至二萬餘人，太少無益也。咸豐九年六月十八日

致四弟（述楚軍難北行）

澄侯四弟左右：沅弟到營，得聞家事之詳，近日婚嫁兩事，均已完畢，可少休息。吾於二十八日自黃洲歸，接奉寄諭，以湖北大舉征皖，恐其驅賊北竄。吾細察湘勇膽柔，實難北征，一渡淮水，共食麥麵，天氣苦寒，必非湘人所能耐。擬於日內復奏，陳明楚軍所以不能北行之故。

湖南樊鎮一案，略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乘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詰責，有屬員德惠，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原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余身體平安，惟目疾久不全愈，精神意興，日臻老態。所差堪自信者，看書看稿，猶能精細深入，每日黎明即起，不敢墮祖父之家風，足以告慰。（咸豐九年十一月初四日自巴河軍次發）

致四弟（述擒匪之猖獗）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自余於巴河拔營，沅浦於次日登舟，計此信到家，沅弟亦抵里門矣。余拔營後，長行七日，十一月初三日至黃梅，駐紮城外，距太湖百二十里。賊約三四千，被我兵萬五千人，四面環圍，城賊極爲窮蹙。所慮者，四眼狗率黨來援，或有變動，否則太湖年內可克。

余暫駐黃梅邑，細察地勢，再行前進。日內癘疾大作，目亦極蒙，幸精神如常，每日竭力支撐，不甚懈怠。河南捻匪，日以猖獗，皖南甯國屢次敗挫，六合大營，被四眼狗攻陷，揚州近又被圍，氣機殊未轉耳。（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致四弟（頗慮統將乏人）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十五日接弟信知沉弟初一日移新宅賀賀吾弟以孝友之本立宏大之規氣魄遠勝阿兄或者祖父之澤得吾弟而門乃大乎？

日內警報頻聞援賊四眼狗糾合捻匪龔瞎子帶五六萬人來援鮑超紫小池驛禦之已至太湖之前四十里蔣之純紫龍家涼亭多都護紫新昌相去各十里內外廿二日開仗我軍先獲大勝窮追二十里多因遇伏而小挫太湖城外留唐義渠一軍三千四百人太形單薄余派前幫十營六千人前往助紫派朱雲巖李申夫統領不知前敵多鮑等軍果站得住否？

余在宿松身邊僅四千三百人除吉中吉字之外均不甚可恃心殊焦灼蕭浚川奉旨調赴黔蜀希庵亦以母病不來統將之人不知所以爲計余癯疾大發爲十餘年所僅見夜不成寐幸溫書未甚間斷耳（咸豐九年十二月廿四日）

致四弟（述賊包圍鮑營）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除夕接兩弟家書并紀澤兒一稟欣悉家中四宅平安惟叔父病未全愈至以爲念沉弟移居後新屋氣象開向宏敞不知居之適意否凡屋有取直光者有取斜光者聞新屋極高而天井不甚闊則所取皆直光矣未申以前內室尙不黑暗否裝修及製品殊不易易頗有頭緒否余在此望沉弟來甚切而恐弟應辦之事皆未辦妥不敢遽催也

多鮑蔣三軍自臘月廿二大戰後賊於廿四六等日包圍鮑營廿七日遂長圍鮑營層層包裹靈左營四面皆合水米文報不通幸定心堅守數日廿九日賊解圍少退五里以外除夕日多都護另派精選前營紫於靈左營

之壘，而令霆左營弁勇暫入鮑之中軍，休息數日，從此前敵應稍安穩。

余自去冬以來，癘疾大發，目蒙異常，而應辦之事，未甚間斷。新年軍事緊急，少爲將息，除公事外，不敢多作一事也。紀澤兒所論八分，不合古義，至欲來營省視，余亦思一見沅弟來時，可帶紀澤來展謁一次，住營一月，專人送歸。（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

致四弟（述克復太湖縣）

澄、沅兩弟左右：多都護於二十五日出隊誘賊，業已破賊三壘，賊以大隊猛撲，多部敗退，賊追十里。唐蔣各部齊出接應，鮑亦猛進，多亦回殺，賊遂大敗，凶悍者傷亡二三千人。廿六日我軍乘勝進攻，五軍出滿隊，凡萬八千人，排列而進，破賊壘六十餘座。壘內火藥甚多，草棚甚密，火球所著，登時轟發，狂風旋轉，巨火燭天山谷之間，人馬倉卒難逃，多被傷死。牲糧衣物，一炬焦土，殺賊亦實有三四千人。

僅有三壘未破，四眼狗於是夜逃去，三壘亦逃，太湖縣之賊亦逃，卽將城池克復。此次大捷，實足寒賊膽而快人心。沅弟雖不在營，而中軍義字兩營，運破賊壘，亦極有功。季弟在太湖克復一城，志亦少紓，特此轉告，俾沅弟放心可也。（咸豐十年正月廿八日）

致四弟（述克復抗城信）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自初十日聞浙江被圍之信，十三日聞失守之信，寸心焦灼，全軍爲之驚擾。一則恐有援浙之行，二則大局一壞，一木難支，所謂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也。茲幸於十八日接

張後浦先生來信，杭城於三月三日克復，欣慰無極！特畀人馳告家中，亦以慰陳作梅將母之懷。

前有信囑沉弟來營，或酌募一二營帶來，茲浙事既已平定，即不必添營。沉弟信中，意於今冬謀爲蟬蛻之計，尤可不必再行添募，蓋凡勇皆服原募之人，不甚服接帶之人，多一營頭，則蟬蛻時多一番糾結也。（咸豐十年三月十九日）

致四弟（述蘇錫失守信）

澄侯四弟左右：前寄一紙，想已入覽。近日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散，退守鎮江，旋退保丹陽。廿九日丹陽失守，張國樑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

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解，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營兩江，即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目下三路進兵，大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若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間。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岸，免致江西之糜爛，使湖南專防東南，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

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已歸去，余尙肯顧大局。沉弟季弟新闈安慶，正得勢得機之際，不肯舍此而他適。余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愧憾，斯爲大幸。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囑，余本思將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生日賀，因匆匆尙未作就。余日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即效，比試行之，諸請放心。（咸豐十年四月廿四日）

致季弟（第一講求將略）

季弟左右頃接沉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榮，惟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順，思信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哉？

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沉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善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即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沉弟以陳米發民夫挑濠，極好極好，此等事弟等儘可作主，兄不吝也。（咸豐十年六月廿七日）

致九弟（北援不必多兵）

沉弟左右安慶決計不撤圍，江西決計宜保守。此外或棄或取，或抽或補，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師之識著，有濟無濟，聽之可也。（咸豐十年九月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宜以靜字勝賊）

兩弟左右官相既已出城，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矣。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慶，風馳雨驟，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此意計中事也。

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喊吶，槍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穩住一二日，則大局已定，然後函告春霆，渡江援救，并可約多軍三面夾攻。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一則南岸處處危急，賴鮑軍以少定人心。二則靈軍長處甚多，而短處正坐少一靜字。

若狗賊初回集賢關，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拚命死戰，鮑軍當之，勝負尙未可知。若鮑公未至，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謹靜專一之氣，雖危險數日，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却有六七分把握。吾兄弟無功無能，俱統領萬衆，主持劫運，生死之早遲，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只要兩弟靜守數日，則數省之安危，皆賴之矣。至癸至要（咸豐十一年二月廿二日）。

致九弟（陸路萬難多運）

沉弟左右：余於十九日未刻，由休寧回至祁門，接弟十六日夜信，不勝焦慮之至。弟處日內援賊，將由梅、宿而至桐城、廬江等賊，亦將大有舉動，乃以余前緘辦米之故，尙須分心辦南岸糧運事件，實不安之至。兄十一日信，言弟收三萬金，或酌量爲我辦米數千石，其時未聞東征局三萬有改解南岸之說，更未聞賊由梅、宿竄下安慶之說也。厥後接弟信，東征局餉改解南岸，即思酌改爲北二南一。

茲聞上游之賊，由梅、宿竄懷，決計改爲北二南一。其南一之數，不必遽買多米，請先買千石，試運一次，看何如？第一次不過運百石而已。口袋千個，已嫌太多，難於買辦；弟乃欲辦八千個，則是誤會。兄意陸運千難萬難，豈有

一次運至千石之理？兄忙亂之中，公牘私函，俱欠細思，弟則但求竭力爲之，亦未細思也。

總之援賊若未至石牌集賢關一帶，則弟試爲我運米一次，以百石爲率，或不運米而運火繩鉛子亦可。援賊若至，則弟可全不管南岸。其經理之人，則東流以張小山爲主，桃樹店以姚秋浦爲主。弟切不可令盛南表弟到東建，盛南是弟處最得力之人。援賊若到安慶，盛南可爲弟代一半之勞也。千萬千萬！兄已派人往東建，囑盛南速歸矣。（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致四弟（述安慶之得失）

澄侯四弟左右：余在休寧發一信，因皖南軍務棘手，信中預作不測之想。余自休寧回祁門，聞景德鎮克復，左季翁軍三次大獲勝仗，殺賊極多。僞侍王敗潰，鼠竄而去。景德鎮之賊退盡，所有鄱陽浮梁，凡祁門之後路，一律肅清。

余方欣欣有喜色，以爲可安枕而臥，忽聞四眼狗圍逼集賢關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緊急，不得已抽朱雲巖帶五百人，赴安慶助守於濠內，又調鮑春霆帶八千人，赴安慶助攻於關外。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堅守半月，以待援兵否？

余身體平安，皖南自去冬以來，危險異常，目下大有起色；若安慶能轉危爲安，則事尙可爲耳。（咸豐十一年三月廿四日）

致九弟（緩急由鮑自定）

沉弟左右接來書，具悉一切。昨日雨小而風大，今日風小而雨大。鮑軍勇夫萬餘人，縱能渡江，想初二尚未渡畢，初三則斷不能渡。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鮑爲正，援集賢之師，以成胡爲後路，護之兵，以朱章爲助守牆濠之軍，此人事也。其臨陣果否得手，能否不爲狗賊所算，能否不爲狗賊逃遁，此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國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弟於人力頗能盡職，而每稱擒殺狗賊云云，則好代天作主張矣。

至催鮑進兵，亦不宜太急。鮑之隊伍，由景德鎮至下隅坂，僅行五日，冒雨遠征，亦可謂極速矣。其鍋帳至今尚未到齊，以泥太深，小車難動也。弟自撫州拔營至景德鎮，曾經數日遇雨，試一回思，能如鮑公此次之迅速乎？調帥力勸鮑公進兵不必太急，待狗賊求戰，氣竭力疲，而後徐起應之云云，與弟之見正相反。余意不必催鮑急進，亦不必囑鮑緩戰，聽鮑公自行斟酌可也。

多公調度遠勝於鮑，其馬隊亦數倍於鮑，待多擊退黃文金後，再與鮑軍會勦集賢關，更有把握。至狗賊雖凶悍，然屢敗於多，李鮑之手，未必此次忽較平日更狠。黃文金於洋塘小麥鋪兩敗，軍器丟棄已盡。多鮑之足以制陳黃二賊，理也，人力之可知者也。其臨陣果否得手，則數也，天事之不可知者也。來書謂狗部有馬賊二千五六百，似亦未確，係臨陣細數乎？抑係投誠賊供乎？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弟宜慎之。（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致四弟（洋船暗通接濟）

沉弟左右：余自來東流，心緒略舒。安慶之賊，前紮九壘於中空之處，沉弟又紮六壘於賊之後，並九壘與城，皆

以大圍包之。鮑軍亦紮於赤岡嶺，圍賊四壘，皆有可破之理。所慮者，洋船過安慶城，停泊一天，通送油鹽接濟；我雖辛苦圍攻，賊仍供應不斷耳。

四眼狗竄至桐城，恐日內又直竄上游，蹂躪完善之區。瑞州一股，盤踞如故，建德又新來一股，距東流僅四十里。自去年蘇常失守，金陵師潰，目下賊數驟多至數十倍，聞各處敗兵潰勇，多半投賊，故兇悍亦倍於往年。天意茫茫，不知何日始有轉機也？

余身體平安，徧身生瘡，竟日作痒。自三月下旬至今，幾於無日不雨，自十五後，無日不大風，江水漲添一丈二尺，有奇，重棉猶覺畏寒。洋船上下長江，幾於無日無之。紀澤兒信，亦不爲無見。紀鴻文筆大方，可爲喜慰。（咸豐十一年四月廿四日）

致九弟季弟（須將外濠加挖）

沅弟左右：鮑軍准用民夫，即日當通行各縣，黟縣於初五日克復，左軍聞亦至景德鎮，或者天從人願，三縣竟可不棄乎？水大異常於賊，則處處不利，然江西兩湖，農不能收種，官不能安居，商不能貿易，口糧更從何處取出？真大憂也！

弟論兵貴精不貴多一段，實有至理。然弟處守外濠內濠，約計七十餘里，萬餘人尚嫌其少。如賊猛撲外內兩濠，地段太長，余深以爲慮。比之左公樂平野戰，迥乎不同，弟切不可存此心，謂人已太多，力已有餘也。若存此心，必致誤事。計外內并守，僅數一班站防，並不能兩班輪替。若賊來輪換猛撲，而守者晝夜不換，豈不可危？弟從此著想，並須將外濠加挖，至囑至囑。

添募本不易，余令鮑朱唐添募，係探弟與希施及諸公之言，實則三公均不宜將多也。（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致九弟（宜作堅守之計）

沉弟左右：劫數之大，良可歎愕！然使堯舜周公，生今之世，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剿。援賊至呂停驛，日內想已開仗。弟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并預作一桐軍小挫之想，諒當足以禦之。

再狗會此次援皖，利在速戰，方今盛暑酷熱，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歷二三個時辰之久，任是鐵漢子，亦將渴乏勞疲。若挂軍河官軍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戰挑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後，相機打之，亦一法也。多禮帥謀略最優，不知肯爲此堅忍之著否？弟試與商之。（咸豐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致九弟（述賊萬難持久）

沉弟左右：當此酷暑，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多公亦宜用靜字法，此賊萬無持久之道，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昔曹操八十萬人，自荊州東下，吳以五萬人禦之，而周瑜策其必敗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劉表水師新附，不樂爲用。三料暑熱久疲。其後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

德安克復，雪琴專函來報，又言成蔣軍病人太多，不能全進，又聞鮑軍中病者極多。以此而推，狗輔之部，病必更多，故料其不能持久。（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致九弟（喜聞克安慶信）

沉弟左右：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復安慶，是時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欽天監於五月具奏，似爲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時應驗，國家中興，庶有冀乎？

此間銀不滿六千，欲湊萬金犒賞將士，弟處可設法辦得四千金否？（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致九弟（逃不放心水師）

沉弟左右：多公信來，日內嘔血甚多，此人勞苦太過，難於速愈。安慶克城，人人優獎，惟多公尙嫌其薄，弟當以信函慰之，或能親往看視，亦好。李王二鎮水師，究竟堅勁可恃否？望弟細察。連漕可乘機取，巢縣亦未始不可乘機攻取，吾意取之易而守之難。

目下且專守廬江無爲二處，稍息兵勇之力，亦稍抑其躁氣矜情。待水師肅清巢湖後，連漕巢縣皆囊中物耳，吾於水師實不放心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

致四弟（望來共商大計）

沉弟左右：得趙玉班寄季弟信，知沉弟十月廿八日自長沙還家，竟可趕上初三祭期，至慰至慰！此間軍事平安，三河之賊無故自退，或與廬州賊目不和，或別有詭謀，均未可知。余令振字開字兩營移守三河僞城，而派竹莊之千三百人接守廬江，均札歸多都統就近調度。竹莊自安慶開差，可至廬邑，不知振開兩營，果能守三河要隘否？如守得堅定，則廬郡巢縣亦或易於得手。

浙江自紹興失守後，別無確信，聞寧波繼陷，杭城被圍，可危之至！余奏請左宗棠由廣信衢州援浙，又調鮑春

靈進攻寧國。寧國距杭僅三百里，亦可掣浙賊之勢，堅杭人之心。第且下均尚未拔行，不知趕得及否。

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即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泣涕哀求，大約不得大兵同行，卽不還鄉，可感可敬。余前許令沉弟帶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滬，實屬萬不得已之舉。務望沉弟於年內將新兵六千招齊，正月交盛南帶來，沉則扁舟先來，共商大計。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爲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釐捐六十萬金，實爲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

陳舫仙丁內艱，家無兄弟，本應給假回籍治喪。吾因運漕喫緊之地，批令待沉弟來再行給假。茲將原批暨信鈔閱，望沉弟正月到皖，則余不甚失信。至要至要（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致四弟（但求保全上海）

澄弟左右：三河復後，余派振開兩營往守，吳竹莊團防營替守廬江，開營全赴三河，另札將吳羅程歸多都護調度運漕等處，日內如故，以理揆之，環巢湖四面，廬郡及舒廬無巢五城，運漕東關三河三隘，八者官兵已占其六，想賊并此二者，亦不能久守矣。推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齒之憂。務望沉弟迅速招勇來皖，替出現防之兵，帶赴江蘇下游，與少荃昌岐同去，得八千陸兵，五千水師，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區，慰吳民水火之望也。

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皇太后垂簾聽政，中外悚肅。余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浙事想已無及，但求沉弟與少荃二人，能爲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財貨如山，所裨多矣。廬巢一克，余與弟中無梗隔，事局尙可爲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遷進攻寧國。寧國距杭僅三百里，亦可掣浙賊之勢，堅杭人之心。第目下均尚未拔行，不知趕得及否。

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即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泣涕哀求，大約不得大兵同行，卽不還鄉，可感可敬。余前許令沅弟帶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滬，實屬萬不得已之舉。務望沅弟於年內將新兵六千招齊，正月交盛南帶來，沅則扁舟先來，共商大計。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爲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釐捐六十萬金，實爲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

陳舫仙丁內艱，家無兄弟，本應給假回籍治喪，吾因運漕喫緊之地，批令待沅弟來再行給假。茲將原批暨信鈔閱，望沅弟正月到皖，則余不甚失信，至要至要。（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致四弟（但求保全上海）

沅弟左右：三河復後，余派振開兩營往守，吳竹莊團防營替守廬江，開營全赴三河，另札將吳羅程歸多都護調度運漕等處，日內如故，以理揆之，環巢湖四面，廬郡及舒廬無巢五城，運漕東關三河三隘，八者官兵已占其六，想賊并此二者，亦不能久守矣。推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齒之憂，務望沅弟迅速招勇來皖，替出現防之兵，帶赴江蘇下游，與少荃昌岐同去，得八千陸兵，五千水師，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區，慰吳民水火之望也。

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皇太后垂簾聽政，中外悚肅。余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浙事想已無及，但求沅弟與少荃二人，能爲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財貨如山，所裨多矣。廬巢一克，余與弟中無梗隔，事局尙可爲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致九弟季弟（須惜士卒精力）

季弟左右：接少荃信，知僞忠王在上海受創而返，即日來援金陵。弟等濠牆已固，應足禦之。所慮者，夏月士卒多病，恐隊伍單弱，銀米子藥等事，吾必設法多解，調平日之力辦之。援賊至金陵，大戰當在七月。此外弟應需之物，速寫信來，七月初尙可趕到此間能辦之件，亦必先儘弟營也。臨戰之際，預先愛惜士卒精力，以備屆時辛苦熬夜，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

致九弟季弟（金陵似可克復）

季弟左右：接沉信，排遞一絨，大懼禮神，以驅厲氣，而鼓衆心，或亦足以却病。余寸心憂灼，未嘗少安，一則以弟營與鮑營病者太多，爲之心悸，二則各縣禾稼，前傷於旱，繼而蝗蟲陰雨，皆有所損，收成歉薄，各軍勇夫七萬人，難於辦米，三則以秦禍日烈，多公不能遽了，袁李皆將去位，長淮南北，千里空虛，天意茫茫，竟不知果有厭亂之期否？

幸季弟瘡疾速愈，大爲欣慰，觀民心之思治，賊情之渙散，金陵似有可克之機。然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東征局五萬，因此風太大，尙未到省，此月竟止解去五萬，下月必補足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

致九弟（兵貴機局靈活）

沉弟左右：賊之來援金陵，率曾大會二次，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賊處心積慮，以求逞於我，我輕心深入，以僥倖於不可得之城。弟之驟進，余之調度，皆輕敵而不能精審。此次經一番大驚恐，長一分大閱歷。如忠侍等會解圍而去，弟當趁勢退兵，以傷病羸弱者，循江濱退至金柱關，選精銳者整隊追賊。追至大官圩小丹陽一帶，與鮑軍互爲聲援，待新募之卒到，認真整練，再行進兵。

弟由高郵東壩溧陽以進，宜與鮑由建平廣德以進，長與兩路排進，相去常在百里內外。水師棋布於丹陽石臼南滄等湖，與陸軍相去常在數十里內，旌旗相望，弟以金柱爲後路根本，處處聯絡，庶無全局瓦裂之患。宜與長與兩城皆在太湖西岸，陸軍到此作息停頓，待李朝斌水師辦成，駛入太湖後，陸軍再行前進。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爲定計。

若長繫雨花臺，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歲清閒，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斷。一蟻潰堤，此等最險之著，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爲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爲退，不蓋痕蹟。行兵最貴機局生活，弟在吉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久晴之後，必苦陰雨，下弦之後，夜必晦暗，不知弟處仍能堅守否？縮濠恐長賊氣，即可定計不縮。營中米糧子藥，究竟尙可支若干日，我自能打算也。（同治三年九月廿一日）

致九弟（切忌全作呆兵）

沉弟左右：來信欣悉。季弟之病，已愈六七分，能進飲食，爲之大慰。李世忠雖十分危迫，然渠始終親駐九洲行營，當非遽不能支之象。惟浦口官營被賊攻撲，頗不可解，豈新開河業已乾涸，賊已徧行北岸耶？否則賊能渡

大江而至九洑洲，不能遽渡。新開河而至北岸，若賊已徧行北岸，則和含巢廬上至舒同潛太，處處可慮。余擬將希廬部下之駐壽州霍邱三河尖等處者，陸續抽出，移至六安廬州巢含等處，免致已復之城，盡墮前功。

苗需霖前後所上僧邸之稟，痛詆楚師，令人閱之，髮指。僧邸所與苗黨之札，亦袒護苗練而疏斥楚師。世事變化反覆，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飽歷世故，烏知局中之艱難哉？

弟信均接到，添募新營，儘可允許，不變換局面，則斷不能允許。前此向和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變計，以圖滅賊，吾嘗譏其全無智略。今豈肯以向和爲師，而蹈其覆轍乎？再添十營，從弟之請可也。金陵老營，永不拔動，從弟之計可也。

至以數萬人全作呆兵，圖合長圍，則余斷斷不從。余之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以萬人爲呆兵，重兵屯宿金陵，以萬人爲活兵，輕兵進攻東壩句容二溧等處。以八九千人保後路蕪湖金柱，隨時策應。望弟熟審，以此次回信定局。（同治三年十月廿七日）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一

旅行類

稟父母(到京後之狀況)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膝下。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後於今正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菴，屋四間，每月賃錢四千文。與梅陳二人居趾甚近。

三月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詩，謄真。初八日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智若禹之行水賦，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為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課一次。同年未到者不過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岱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三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眷之說，鄧小珊現無回信，伊若允諾，似儘妥妙。如其不可，則另圖善計，或緩一二年亦可，因兒子太小故也。家中諸事，都不聖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丹閣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謹慎，家中儘可放心。

又稟者：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內，禁薙髮，期年禁宴會音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遠逝。

是日男在何家早飯，並未聞其染病，不數刻而凶音至矣。歿後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後，同鄉相繼殞逝者，夏一清、李高衢、楊寶筠三主事，熊子謙、謝訥庵及何氏父子，凡七八人，光景爲之一變。

男現慎保身體，自奉頗厚。朱師徐師靈柩，並已回南矣。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膠太重也，擬仍付回，或退或用，隨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煩一分敘，以煩瑣爲貴，謹此跪稟。

萬福金安（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

稟父母（九弟急欲南歸）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間，即欲言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侍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信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束裝，尙未爲晚。

男因弟歸志已決，百計阻留，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配同歸。彭會試罷，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尙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京。男目下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之前輩扶柩南歸，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頗挾重費，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九

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不令弟歸，即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

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弟若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言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辭色。兄弟極爲湛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答。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書不盡職，待弟不友愛之罪。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弟當翻然改悟。男教訓不先，鞠愛不切，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俾知悛悔遵守，斷不改估過師，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謹稟告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九弟不過堅執，無絲毫怨男也。男謹稟。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稟父母（九弟暫不歸家）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年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耽擱，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九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但就弟房二人同食，男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不解因其思歸之故。

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爲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

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不可也等語。」又寫信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尚不讀書。

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肅衣冠，為男祝賀，嗣後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好無猜。昨接父親手諭，中有示荃男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父教弟數言，而弟遽惶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之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

男身身體如常，孫男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尚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尚可不用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挨派者。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台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

又呈附錄詩一首云：「松柏巖危巖，葛藟相鉤帶，兄弟匪他人，患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賓填門外，喪亂一以聞，寂寞何人會，維鳥有鷓鴣，維獸有狼狽，兄弟審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為同岑石，無為水下潮，水急不可礙，石堅猶可礙，誰謂百年長，倉皇已老大，我邁而斯征，辛勤共纒纒，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稟父母（九弟擇日南歸）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初八日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壽。下半日荃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脊

氣疼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證，連日服藥，現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證，從前彭棟樑夫婦皆患此證，羅蘇溪勞辛偕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

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證。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來得甚陡。自初八日至十三，脅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懼，初九即請吳竹和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爲主，小珊爲輔。十四日，脅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減日退。現在微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

男自己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皆保萬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尙覺心悸。

九弟意欲於病體起復後歸家，男不敢復留，待他全好時，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黃河決口，去歲動工，用銀五百餘萬，業已告竣，臘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在調兵勦辦，當易平息，餘容續稟。男謹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稟祖父母（九弟已動身）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母歸時，即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孫等苦苦細問，終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京，已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僕婢，或對孫則

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千言萬語；弟亦深以爲然，幾及兩月，乃決計不歸。

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孫卽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讀書習字，一切如常。至月底，孫有送京眷之說，而弟之歸興又發。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服事之勞。且逆夷滋擾，外間訛言可畏，雖明知叢爾螳臂，不足以當車軌；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卽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旣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卽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

恰好鄭辛田先生，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卽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此係初八九起議，十四始決計。卽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雇車。時價轎車，本只要二十三千，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服，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雇底下八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歹，觀其光景，似尙有良心者。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廿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孫大不放心，恐有翻車陷車等事，深爲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附呈。

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外買貨物及送入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卽扯此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向澤訂費大錢二千元，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卽在縣城開銷他。向澤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留

住幾日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

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病，就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就擱兩月。今春弟病，就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長進。計此一年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外此則看綱鑑卅六本，讀禮記四本，讀周禮一本，讀斯文精萃兩本半。因周禮讀不熟，故改換讀精萃。作文六十餘篇，讀文三十餘首。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倫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恭，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彝陷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摯厚，此九弟之好處也。

弟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

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丫環因其年已長，其人太蠢，已與媒婆兌換一個，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比春梧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孫在京一切，自知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孫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

稟父母（九弟路上安否）

男 國藩跪稟

曾文正公家書 卷十一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九弟自七月十六日出京，廿三即有信來京，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刻下想已到樊城矣。不知道上果平安否？男實難放心。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在江南桃源縣之北，爲患較去年河南，不過三分之一。

逆夷在江南，半月內無甚消息，大約和議已成。

同縣有黃鑑者，爲口外宣化巡檢，去年回家，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因使用不合，仍託人攜帶南歸。現寄居男寓，求男代覓地方附回，途費則黃自出。謝果堂先生已於八月初六出京，住京兩月，與男極相投合，臨別依依。同鄉如唐鏡海、俞岱、青謝肯堂三前輩，皆老成典型，於男皆青眼相待。何子貞全家已來京，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常。

此次摺差於七月十六日在省起身，想父親彼時尚在省城，不知何以無信。陳岱雲家信言，學院十六封門，四弟六弟府考，渠亦不知。彭王姑墓誌銘，九弟起程時，倉卒未及寫，今寫畢，又無便寄，求告知微一表叔，正月所辦壽具，不知已漆否？萬不可用黃二漆匠，此人男深惡之，他亦不肯盡心也。彭宮五亦不可用，彼未學過，且太遲鈍。餘俟續稟，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稟父母（諸弟願意來否）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陳岱雲之妾，於廿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同鄉各家，並皆如舊。李雙圃先生象鵠，由貴州藩台進京，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爲左遷，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喜。

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然世事正難逆料，萬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抑鬱憤懣不平，此亦人之情也。如果鬱憂，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一遊，可以廣耳目，豁心胸，可以破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諸弟不願來，則不必強，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如有一位入學者，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又辦途費，銀錢艱窘也。如皆不進，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大人張羅途費，毋阻其發憤之志，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妥。

鄧鐵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訓，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致諸弟（四弟已經出京）

溫甫沉浦季洪三弟左右：二月初二日，接到二信，一係正月二十發，一係二月十二發，具悉一切。日內極挂念沉弟，得沉弟一紅紙片，甚欣慰也！

澄弟已於二月念六出京，誥軸須四月用寶，澄弟不能待，將來另託人帶歸。澄弟與安化張星垣衛山陳毅堂二大令，同行至保定，又約楊毓楠之弟同行。鵝毛管眼藥貼毒膏藥，澄弟未帶，將來託魏亞農帶歸，黃生之胞姪也。梁同年獻廷託請誥封之事，將來必為辦妥，渠之銀弟儘可收用。

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微發，尚不為害。陳岱雲之如夫人，歿於安徽，頃接其信，甚為悽惋。同鄉周轉亭得御史，常世兄勞世兄，兩廕生皆內用，將來為光祿寺署正，可分印結，亦善地也。蘭姊多病，予頗憂慮，下次書來，尚乞詳示。

父大人命予家中不必太瑣瑣，故不多及，國藩草。（咸豐元年三月初四日）

致九弟（述自長沙起行）

沉浦九弟左右：十七日接第一緘，知弟小有不適，比已全愈否？至念至念！余十九日自長沙起行，夜宿青油壘，二十夜宿土星港，二十一宿岳州，二十二宿新隄，阻風半日，南風太久，恐北風不難遽止也。

弟封還余寄者公一書，而另以一封附去，所論皆正大之至，弟能如是見理真確，兄復何患哉？惟吳某曾以一緘分訴於余，余許爲之關白，復書去僅二日，而自背其說，亦有未妥，當更詳之耳。弟前後兩信，所言皆極當，特余精力甚倦，不克力行，日日望弟來助我也。（咸豐八年六月廿三日自新隄舟中發）

致九弟（述寓武昌撫署）

沉浦九弟左右：在岳州會寄一緘，不知到否？余於廿二日到新隄，廿四至武昌，寓胡中丞署內，商議一切，應酬數日，初一日可赴下游。李迪庵十九日自武昌赴麻城，廿五日拔營自蘄水前進，已約其在巴河等候會晤。巴河在黃州下四十里，去鄂垣二百廿里也。浙中之賊，次青六月初八寄胡中丞信言，衢州解圍，江山常山，茲已收復。不知其盡竄閩中，抑係分擾浙東，看來浙事亦易了耳。

余身體平安，到湖口時，大約在七月初八九，自家起行至岳，皆值酷暑。近數日稍涼，略覺漸爽，從此新秋益涼，或可日就安泰。弟七月上旬有信，可專人送至吳城、饒州等處。（咸豐八年六月廿七日自武昌撫署發）

致九弟（過潯祭塔公祠）

沅浦九弟左右：久未接弟安報，不知近狀如何？余在蘭溪發一信，由湖北寄左季翁轉致，不知得到否也？初九日與迪希別，十一日至九江，一祭塔公祠，十二日至湖口，厚庵近日體氣稍遜，雲琴則神采奕奕，在湖口新修水師昭忠祠，土木之工，一一皆親手經營，囑余奏明，迪庵在九江修塔公祠，亦囑余一奏，余擬會楊李銜奏之，油庵又欲於湘鄉立忠義祠，亦將一會奏也。

胡中丞之太夫人，於十一日辰刻仙逝，水陸數萬人，皆仗胡公以生，以成，一旦失所倚倚，關係甚重，余擬送暉一聯，銀二百，皆書余與溫沉名，玉班兄艱丁，弟如何致情望速示。（咸豐八年七月十四日自湖口水營發）

致四弟（囑紀澤來省觀）

澄侯四弟左右：余擬於十五日起行，帶兵渡江，駐紮徽州池州二府境內，其九弟所帶之萬人，現紮安慶城外者，仍不撤動，蓋以公事言之，余雖駐南岸，仍當以北岸爲根本，有胡中丞在北岸主持一切，又有多禮堂李希庵及沉弟三支大軍，則北岸穩，湖北穩，袁公之軍亦穩，余在南岸，亦可倚北爲聲援也，以私事言之，則除爲地方官，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嫌隙之際，不可不慎。

金定帶鮑鎮超之靈字營六千人，朱品隆二千人，及現者宿松之馬步二千人，合萬人先行，餘在湖南陸續調集，招募足成三萬之數，左季高現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處軍務，所有應在湖南招募等事，即咨請季翁在湘料理，近日得浙江王中丞信，蘇州之賊，尙未至浙境，浙江省城，有杭州將軍瑞，欽差大臣張，及王中丞三人，應可保全，但使保得浙江，保得江西，則此後尙可挽回全局。

紀澤兒若來省觀，則由長沙，或坐戰船，或坐民船，直下湖北，以至湖口東流，余紮營當在東流附近之地方，長

江之險，夏月風濤無定，每遇極熱之時，須防暴風之至。下晚灣泊定早，來營住一月，卽令其速歸也。望弟諭紀澤沿途謹慎，不必求快。（咸豐十年五月初四日）

致九弟季弟（謝給紀澤途費）

季左右：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爲係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爲不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遊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

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爲慮。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揚若以傲字詰誠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若也。（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二

雜務類

稟叔父（請再代辦壽材）

姪國藩敬稟

叔父大人侍下：本年家信三號，正月一號，至今尚未收到。由彭九峯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所發之信，八月十四日收到。欣悉家中一切三月之事，本姪分所當為，情所不得已，何足挂齒？

前年跪託之事，蒙在滙前買得頂好料一具，姪謹與弟國荃南望拜謝，感忭難名。更求再買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請木匠辦就。其所需之錢，望寫信來京，姪可覓便付回。一切經營費心，何能圖報。媿母之病全愈，不知是何光景，會否服藥，尙有不時言笑否？若有信來，望詳細示知，為幸。肅此恭請。

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姪率弟國荃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稟祖父母（孫婦生一女）

孫男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十五日戌刻，孫婦產生一女。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更初始作勢，二更即達生，極為

平安。寓中所雇僕婦，因其刁悍，已於先兩日遣去。亦未請穩婆，其斷臍洗三諸事，皆孫婦親自經手。

曾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十七日全愈，現已復元，係鄭小珊醫治。孫等在京，身體如常。同鄉李碧峯在京，孫其窮苦無依，接在宅內居住，新年可代伊找館也，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稟父母（年漆壽材一次）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十四日，奉到十月初七手諭，敬悉一切。芝妹又小產，男恐其氣性太躁，有傷天和，亦於生產有礙，以後須平心和氣，伏望大人教之。朱備之世兄任實慶同知，其人渾樸，京師頗有笑其憨者，實則篤厚君子也。

漆壽具，既用黃二漆匠亦好，男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但恐其不盡心耳。聞盜灰不可多用，多用則積久易脫，不如多漆厚漆，有益無損，不知的否？以後每年四具，必須同漆一次。男每年必付四兩銀至家，專為買漆之用。

九弟前帶回銀十兩為堂上喫肉之費，不知已用完否？男等及孫男女身體俱如常。今年用費共六百餘金，絕不窘手，左右逢源，綽有餘裕，另有寄弟信，詳言之。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壽，男已作壽屏兩架，明年有便可付回一架。

今年京察，京城各衙門京察堂官，出考語，列等第，取一等等者，即外放道府。湖南惟黎樾喬得一等，翰林未滿三年俸者，例不京察。同鄉黃蕻卿兄弟到京後，收到茶葉一筐，重廿斤，儘可供二年之食。惟託人東西太大，不免累贅，心實不安，而渠殊不介意也。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致諸弟（託友帶歸各物）

四位老弟左右：前黃仙垣歸，託帶四川關墨四十部，共二包，無家信。頃歐陽小岑歸，託帶大皮箱一口，內銀五百十兩，衣服一單，單存箱內。又長包一個，內袍褂料及氈子諸物，亦有單存包內，有家信數行。外又有寄霞仙信一件，書一包，共十套。不知仙垣小岑二君到時，諸弟尙在省城否？

茲安化梁棗莊同年南還，又託帶四川關墨四十部，共二包。有一包係油紙封的，內裝訂關墨廿部，彭王姑墓誌銘一幅，龍翰臣寫散館卷三開，自寫白摺一本。又布包鹿膠一包，重三斤，又鄉試題名錄共一包，照收並附大挑單一紙，其進士題名錄及散館錄，隨後交摺差帶回，統俟後言詳述。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廿二日）

稟父母（暫緩兒女聯姻）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鬆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沈重，望將藥方病證書明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

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男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借公車南歸，自然安置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家受恬之銀，男當寫信去催。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男可寫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之說。

常南陔之世兄，聞其宦家習氣太重，孫男孫女尚幼，不必急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不知大人意見何如？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託陽九婉言以謝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家不減。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豈生不測，及成仇讎，伏乞堂上審慎施行，百叩百叩！男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稟父母（無法位置妹夫）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王率五妹夫於五月二十三日到京，其從弟仕四同來。二人在湘潭支錢十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板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僅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初到京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件件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只得暫留男寓，待有便即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著急。至於仕四目前尚在男寓喫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薦，則亦只得麾之出門，不能常留男寓也。

湖北主考官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倉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即可安樂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恐終爲男之累，不如早打發他回爲妥。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惶恐，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喫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如何，萬求一一詳示。叔父病勢似不輕，男尤

聖心，務求將病證開示。

男 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天語垂問及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只剩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因去年男婦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去年途中病，至今心悸。男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喫飯，實爲可怕。居家保身一切，男自知謹慎，大人不必聖念。男 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廿三日）

稟父母（京寓慶祝壽辰）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身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婦如常，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大難，他書則易爲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室平安。

男自七月起，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率五在東昌有信來京，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數用否？若不敷用，陳處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鄒至堂來，望付茶葉一篋，大小剪刀各二把，其餘布匹臘肉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難帶也。

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京寓容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男於壽辰後，作壽屏一架，即留在京張掛，不必付回。諸弟讀書，不知明年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不勝懸望。謹稟。即跪叩。

父母親大人雙壽大喜（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稟父母（身上熱毒未好）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四日，接到四弟在省發信，內有大人手諭，具悉一切，不勝欣慰。家鄉近事，及去年分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

男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子兩旁，有而不成堆，餘皆成堆脫白皮疥。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兩脅及胸腹約五十餘顆。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尚不敢定。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習字應酬亦如常。男婦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風，朔望行禮，頗無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

荆七在陳宅，光景尙好。男想叫他回來，不好安置，他亦靦顏不願回來。若男得主考舉政，或放外官，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有小印結分，故荆七在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乞家中並告渠兄弟也。

前次寫升官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男居此地，仍以讀書爲業。汪覺庵師壽文，准於八月摺差付回。

溫甫弟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副，輓常老太烟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脚痛已久，恐倉卒難好，鄧鐵松病

亦難好，餘俱平安，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致諸弟（述現服清涼藥）

四位老弟足下：廿九日摺差到京，問之係七月十一日在省起行。維時諸弟正在省，想是府考將畢之時，俗雲之弟及各家皆有信來京，而我家無信來，何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廿三之信，不勝欣慰，日日望府考信到，乃摺差至而竟無信，殊不可解。

余在京身體如常，前日之病，近來請醫生姜，姓名士冠，細看云：「是肺胃兩家之熱，發於皮毛。」現在自頭上頸上以至腹下，無處無之。其大者如錢，小者如豆，其色白。以蜜塗之，則轉紅紫色，爬破亦無水，不喜蓋衣蓋被，蓋燥象也。此外毫無所病，一切飲食起居，大小二便，並皆如常。據姜醫云：「須用清涼藥，使肺胃之熱退盡，然後達於皮毛，不可求速效，兩月內則可全好矣。」言之甚爲有理，余將守其說而不搖。

六弟之文，昨日始找出，樂道人之善一首，其文甚有識見道理，准於下次摺差帶回。此外諸弟尚有文在京者，否若有，須寫信來清出。汪覺庵師壽文，今日始作就，付回查收。若有不安處，即請覺庵師改正可也。鄧鐵松病勢不輕，於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此人利心甚熾，余去年送大錢十千，今又送盤費十兩，渠尙快快有觖望。

王荆七自去年來，不常至我家。昨日因奉父親大人之命，故喚他來，許他倘我得外差，或外官，即帶他出京。他現歡天喜地，常來請安，然自此次懲戒之後，想亦不敢十分鴟張也。今年縣試前列第二名，是葛二一之子，關一否？下次書來，乞示我。餘俟續布，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稟叔父母（移寓呂祖閣）

姪國藩謹啓

叔父母大人座下：屢次家書，或呈祖父，或寄諸弟，想叔父大人皆賜觀覽，今年已寄十一次矣。而家中諸弟寄京信，姪每嫌其不詳，平日在家時寄省無便，姪亦不怪。昨府考以六月十八到省，而摺差七月初九進京，諸弟無信。八月初一摺差進京，僅四弟一信，六弟九弟季弟皆無信，四弟信又太略。府考共考幾場，每場是何題目，開點何人，前列何人，皆不寫一句。院考題目，考古題目，道案首及進學何人，亦皆不寫一句。去年考試亦如此，姪期望甚切，而毫不能得音信，真不可解。九弟前在京時，望家信亦甚切，而歸去後，亦懶於寄信，何也。

姪今年至五月來，滿身熱毒，煩燥之至，加意調理，應酬最繁，而每次家信必詳細言之。現在身上熱毒，已服藥四十餘帖，尚未得好。據醫者云：「雖無大害，然必至十一月，乃能去盡。」幸飲食起居如恆。

因家中客多，不甚清淨，姪於十八日移寓呂祖閣廟內，離家不過半里，而在廟內起火食，無事從不歸去。家中姪婦及姪孫姪孫女三人，皆平安如常。姪孫詩經已讀至定之方中，同鄉諸家亦照舊。同年中郝雋藻放湖北黃州府知府，本家心齋仙逝，實爲可哀。下次摺差，必作書慰毅然宗伯。四弟六弟，不審已進京否？若未來，仍須發奮，不可牢騷廢學。姪謹啓。（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稟父母（專服補肝之品）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初七日，彭隸樓太守出京，男寄補服四付，藍頂二個。又寄歐陽滄溟先生江綢褂料一件，對聯一付，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又寄彭蕭庵表叔鹿膠一斤。

男等在京合室平安，男病尙未全愈。二月初，喫龍膽瀉肝湯，甚爲受累，始知病在肝虛。近來專服補肝之品，頗覺有效，以何首烏爲君，加以菝葜、淮山、藥赤芍、茯苓、兔絲、諸味。男此時不求瘡癬，瘰癧好，但求臟腑無病，身體如常，卽爲如天之福。今年雖不能得差，男亦毫無怨尤。同鄉張鍾漣、丁艱，男代爲張羅一切，令之日奔喪回里，黎樾喬於二月十四日到京。

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爲急，每日摘疑義二條來問，爲男煎藥求醫，及紀澤教讀，皆四弟獨任其勞。六弟近日文思大進，每月作四書文六首，經文三首，同人無不擊節稱賞，請封之事，大約六月可以用，秋冬可以寄家。餘詳四弟書中，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稟祖父（意欲另尋墳地）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所發信，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不知近日得全愈否？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不知可從否？

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有略不放心者，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立神道碑，木兜冲原墳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爲何如？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餘俟續具，孫謹稟。（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致諸弟（述大女兒訂姻）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係七月廿九日在省起行，繼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

京中大小平安，予之癘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要無礙召見弟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二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甚重，帖一套，佳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緊要也。

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即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同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

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爲媒，即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真金簪一對，鍍金手釧一副，金戒指二，紅綠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朝珠一，補子一，筆插一，扇插一，又女婿見面儀六兩。

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岱雲丁艱，自不能定庚，只好待渠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及姻事。岱雲之喪事，余已送贖儀三十兩，交郭筠仙帶歸，又有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銀兩，予送三十兩，則已爲重矣。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

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目前有一個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僧能久持。

行戒否書不詳盡，餘俟續寄。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致諸弟（欣聞兩次喜信）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內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廿五在家發信一件，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題名錄二紙，蓋至是始識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弁到京，乃七月廿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

呈請晉封，仍須覃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並可地封叔父母，且可請贈曾祖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天恩，徒覺愧悚。故兄自升官後，時時戰兢惕懼。近來身體甚好，耳又微聾，甲三讀書，先生極好，嚴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諭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寓中眷口俱平順。

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賁辦行走之用，卽以荆七補缺，甚爲勝任。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

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搬住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堂上矣。陳家婚事，堂上大人旣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訂庚須稍遲，或俟岱雲起服，亦未可知。至烟事却有成言矣。會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百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尙無妥便，一入他人手，又恐化爲烏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書告毅

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

九弟印卷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爲不豐不吝，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學較多，門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捱至明年。教官最爲清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尙可支持，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至家應用。

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三合辦呢幘，甚是妥叶。余送渠奠分三十金，已交筠仙帶去矣。別有輓聯，現尙未寄。梅劭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準在近日付去。唐書郊之信，屢次未回，則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澄侯不在京，而欲我爲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

四弟以女許彭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料可以做衣，若再久收，恐被蟲傷。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諸皮衣，年年須少買樟腦，好好收拾，否則必爲蟲傷矣。同鄉諸家如常書不能盡摺，并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元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稟父母（好地氣必團聚）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禮安。四月底接家中二月廿六日所發書，五月初八又接三月廿九所發書，具悉一切。祖父大人病體未愈，不知可服虎骨膠否？身體如常，華男在黃家就館，端節後，仍於初八上學。紀澤讀告子，至魚我所欲也。書尙熟。次孫體甚肥胖，四孫女俱平安。長孫女論語已讀畢，兩婦亦好，其餘眷口如常。

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乾田十畝。男思好地峯迴氣聚，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

自然豐潤，若磽田童山，氣本不聚，鮮有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之童澗，斷無吉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者，乃可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乾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

祖母葬後，家中尙屬平安，其地或尙可用。如他處買地，不必專買丈尺者，附近田畝在三四百千內者，京中儘可寄回。京中欠賬已過千金，然張羅尙活動，從不窘迫。堂上大人儘可放心。餘容續稟。男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致諸弟（寄歸銀兩物品）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茲乘喬心農先生常德太守之便，付去紋銀六十三兩零，共六大錠。外又一小錠，係內子寄其伯母，乞寄歐陽牧雲轉交。又鄧星階寄銀六兩，亦在此包內。並渠信專人送去。又高麗參一布包，內頂上者一兩，共十四枝，專辦與祖父大人用。次等者三兩，共五枝，又次等者白參半斤，不計枝。今年所買參，皆擇其佳者，較往年略貴，故不甚多。又鹿膠二斤，共一布包，又一品補服四付，共一布包。前年所寄補服，內有打籽者，係一品服，合此次所寄，共得五付。補服不分男女，向來相傳鳥嘴有向內向外之分，皆無稽之言也。一品頂帶三枚，則置高麗參匣之內，望諸弟逐件清出，呈堂上大人。

喬太守要由山西再轉湖南，到長沙大約在閏四月底。此信不詳他事，容下次再詳也。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致諸弟（不必重價買地）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冲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開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我平日最不信風水，而於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爲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家中買地，若出重價，則斷斷可以不必；若數十千，則買一二處無礙。

宋湘賓去年回家，臘月始到，山西之館既失，而湖北一帶，又一無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約，重來湖北，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命運之窮如此。去年曾有書寄溫弟，茲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也。

李筆峯代館一月，又在寓抄書一月，現在已搬出矣。毫無道理之人，究竟難與相處。廳省三在我家教書，光景甚好。鄒墨林來京捐復教官，在圓通觀住，日日來我家閒談。長沙老館，我今年大加修整，人人皆以爲好。瑣事兼述，諸惟心照。（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

致諸弟（癩疾愈見大好）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近一月餘，無摺弁來，以新撫臺尙未到任。五月十一，接澄弟四月八日並廿六日所發信，而正月十七一信，至今未到，誠不可解。

京寓自四月以來，一切平安。癩疾經鄒墨林開方做藥丸，有附子黃芪等補陽之藥，愈見大好，面上頭上，生人全看不出矣。紀澤兒近作史論，略成章句，茲命其贍兩首，寄呈堂上一閱。次兒之名，音與叔父名相近，已改名紀鴻，體甚肥大，尙不能行，不能說話，四女皆好。

閏四月初九日考差題士志於道一章，經題閏月則闔門左扉，詩題賦得歲豐仍節儉，得仍子。澄弟岳陽樓記，

擬交廣西主考帶去，大約七月初旬可到長沙。溫植二弟到省以後，恐家中無人伺候，澄弟即不入關亦可，宜稟堂上，問宜何如耳。

去年冬底，所寄各族戚家徵資，今年家書總未提及，不知竟一一如數交去否？乞示知。餘不詳盡，俟下次續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致諸弟（託查遺失家信）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渠田太史處發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爲一包，不審何日到？孫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待渠過去後，家中可至岱雲處接監照也。

京寓近日平安，癱疾服鄒墨林丸藥方，最爲有效。內人腹瀉七八天，亦服鄒所開方而效。昨日摺到後，又未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有望服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從去查問。正月十六之家信，至今尙未收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岱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

昨岱雲回信內，夾有蕭辛五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四月十四周副爺維新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矣。予接辛五來片，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信，若有萬無不送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

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到時，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

何所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查得水落石出，覆示爲要。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兩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編，並告鄧星階家會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

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前聞排行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十人何以遽滿？乞下次示知，得毋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音節響亮，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徧告諸再從兄弟。

山西巡撫王兆琛，欽差審明各款，現奉旨革職拿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鑄示，亦足塞貪吏之膽。袁漱六病尙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送我綠呢車，現尙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餘不悉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致諸弟（述修改長郡館）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日內身禮平安，內人自前腹泄後，至今尙服黃耆高麗參附片之類，自此可保安泰。紀澤兒讀書尙熟，詩經現讀至生民之什，古詩讀至左太冲詠史，綱鑑講至漢高祖末年。所作史論，較前月所作，意思略多，茲付回三首。次兒肥胖可愛，四女兒皆好，龐省三教書甚爲得法。

宋湘賓在湖北藩署，光景頗好，昨有書來，致意溫弟。長郡館向來規模不好，人人不喜，今年我督工匠，大改規模，人人拍案稱奇。現在同鄉人請我將湖廣館亦改定規制，擬於八月興工，想十月可畢役。

郭筠仙家水勢不知如何，溫甫在省見之，可問明告我。渠欠漱六五十金，近已償去，若見筠仙翌丞，可卽告之。

不另寫信，借雲寄程正榮信，亦已妥交，見借雲時，即告知。寄莊心庠張禮度信各一件，到日即送去。餘不一，俟下次續具。兄國藩手稟（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致諸弟（擬爲紀澤定婚）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十四日發一家信，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而皇上聖度優容，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已將感激圖報之意，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五月廿六日，又蒙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即將余感戴之忱寫出，茲將原摺付歸。日內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大好，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頭面毫無蹤影，兩腮雖未淨盡，不復足爲患也。同鄉周子佩之母，病體不輕，下身不仁，恐成偏枯。

徐壽蘅放四川主考，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庚午之陶文毅，道光甲午之李文恭，乙未之羅蘇溪，有成例矣。鄺鍾青陳俊臣兩人，皆已來京，陳挈眷而鄺則否。鄺富而陳寒，所爲似相反，然究以挈眷爲是。鄺一二年亦必悔之耳。林崑圃事，余爲寫知單，得百餘金，合之開弔，共二百金，將來可以贍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漱六望差甚切，未知能如願否。現在已放一半，而實錄館當差人員，尙未放一人。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廿三日召見，垂詢一切，天顏有喜，極着儒儒晚遇之榮。現已召見五次，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

羅山前有信來，詞氣溫純，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爲賀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歲，且耦庚先生，究係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公爲婚，余嫌其輩行不倫。余今不欲仍蹈其轍，擬敬爲辭謝，現尙未作書覆羅山。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可將余兩層意思，先爲道破，余他日仍當

回書告知一切。

余近思爲紀澤定婚，其意頗急切。夏階平處一說，本可相安，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余亦嫌輩行少屈，是以未就。黃菲卿有女年十三，近託袁漱六往求婚，菲卿言恐余升任總督，渠須迴避，不知渠是實意，抑係不願成婚，而託辭以謝也。故現未說定，弟可一一稟告堂上大人。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開親。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迫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看書矣。湖南副主考官喬鶴儕，在部頗稱博雅，今年經策，必須講究古茂。曹西垣辦分發，本月可引見，七月可出京。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言澄弟四月底到縣，此次摺弁到京，石翹有信而澄弟無信，殊不可解。茲有書覆朱，家中封好送去，諸惟心照，餘俟續布。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

致諸弟（成就紀澤親事）

澄候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初十摺差來京，接張湘紋書，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何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往往屢次不帶，或一次帶數封，摺弁殊爲可惡。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當面諄託，或稍有濟。否則每次望信，甚悶損人。

京寓大小平安，前月內人病數日，近已全愈。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今冬本欲寄銀到家，因澄弟前次書言，公車來京，家中儘可兌銀，是以予不另寄。除回思田價外，尚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亦宜早早籌畫。其計若干，概向各處公車妥兌，免致年底掣肘。如無處可兌，即須聞八月寄信。

來京，以便另辦。然不如免之爲便也。誥軸已經用寶，日內即可發下，九月即可到家。

鄉試題刻於京報上，詩題得序字條，出係高宗御製，是題詩中句云：「卽此供吟眺，奚煩事謔摩？」場中無人知之也。李子彥之文甚好，鏡雲文尙未見。宋湘賓教習已傳到，昨日專人告知。

李石梧身後恩典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硃批竟加嚴飭，謂其誇獎過當，詞藻太多，且貶其調度乖方，功過難掩，歷任封疆，尙不足稱云云，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其復撰進呈，遂多貶詞，功名之際，難得終始完全也。

耦庚先生家親事，予頗思成就，一則以耦翁罷官，予亦內有愧心，思借此聯爲一家，以贖予隱微之愆。二則耦翁家教向好，賢而無子，或者其女子必賢，諸弟可爲我細訪羅山，下次信來詳告。若女子果厚重，則兒子十七歲歸家省祖父母叔祖父母時，卽可成喜事也。前託在鄉間擇婚，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如賀氏者，亦實無之。諸弟暫不必昌言耳。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八月十三日。

致諸弟（曹綏紀澤親事）

澄侯溫甫子楠季洪四弟足下：九月廿六日發一家信，想已收到。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及九月初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得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係交羅羅山手轉寄者。陳伯符者，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得此家書四件，一切皆詳知矣。

紀澤聘賀家姻事，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已定於十月訂盟，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則又改於正月訂盟。而此間却有一點挂礙，不得不詳告家中者，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內人聞賀家姻事，

即託打聽，是否庶出？余以其無從細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音，十一日內人即親至徐家打聽，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即甚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父親大人業已喜而應允，豈可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踴躍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爲慮及。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尙須斟酌，暫緩訂盟爲要。

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余因內人俗意甚堅，即於十二日夜請賀禮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告以實情。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將女庚不必遽送，俟再商定。伯符已應允，明日即發書，十月底可到賀家。但兄前有書回家，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今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惑，甚爲非禮。惟婚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即羅山處，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我初無別見也。

夏階平之女人見其容貌端莊，女工極精，甚思對之。又同鄉陳奉會一女，相貌極爲富厚福澤，內人亦思對之。若賀家果不成，則此二處必有一成，明春亦可訂盟，余注意尤在夏家也。

京城及省城訂盟，男家必辦金簪金環玉鐲之類，至少亦須花五十金。若父親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則此數者亦不可少。家中現無錢，可辦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再行訂盟，亦不爲晚。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祖父佛會，既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現已即吉。余恐尙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晉一，則並女客而無之。

朱石樵爲官，竟如此之好實，可佩服。至於統砂傷其面，尙勇往前進，真不愧爲民父母。父親大人竭力幫助，洵大有造於我邑。諸弟苟可出力，亦必盡心相扶持。現在粵西未靖，萬一吾楚盜賊有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粗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如秦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須將此意告

邑之正經紳耆，自爲守助。

牧雲補稟，煩弟爲我致意道喜。季弟往叵裏教書，不帶家眷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爲承歡之道。季洪十日一歸省，亦盡孝之道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中。」甲五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爲要，每夜講一刻足矣。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

致諸弟（決對紀澤親事）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皆係在縣城發者，不勝忻慰。紀澤兒定婚之事，予於十二月連發三信，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言嫌賀女庶出之說，係一時謬誤，自知悔過。求諸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仍求作主，決意對成，以諧佳耦，不知此二書俱已到家否？細思賀家簪纓門第，恐聞有前一訛，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或因此不願對，亦未可知。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堅託羅羅山劉霞仙二君，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務祈成此親事，不敢陷我於不孝之咎。

澄弟與朱堯階成親，余甚歡喜我朋友最初之交，無過於堯階者，蓋今日姻緣，已定於二十年以前矣。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魏棟尙未到京，容當照拂一切也。

植弟貫筆事，總在春間寄南，以備科考之用。若科考不在前三名，則不宜考優，無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也。闕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歸，陰騭文感應篇，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澄弟戒烟，正與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烟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戒酒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

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不知已做成否？若未做，可即做成，用月白緞子爲面。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敬送與叔父大人。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則各穿一件；若不同出門，則薄寒穿干尖子，盛寒穿白風毛。子官至二品，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於孝道則未盡，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

京寓大小平安，癘疾未發。文任吾先生於正月六日上學，其人理學甚深，今年又得一賢師。植弟勸我教澤兒學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即可完經書，做時文，尚不過滿十四歲。京師教子十四歲開筆者甚多，若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本係蔭生，例不准赴小考，擬令照我之樣，廿四歲始行鄉試，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我所以決計命其明秋始學八股，廿四始鄉試也。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實不爲遲，不必望虛。

余近來常思歸家，今年秋間，實思挈眷南旋，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春間即望一回信。九弟進京之說，暫時不必急急。同鄉諸家如故，餘容後日續寄。兄國藩手草。（咸豐二年正月初九日）

致四弟（以壽序作格言）

澄侯四弟左右：蕭浚川又至寶慶，大局當不足慮，賊至十萬之多，每日需米食千石，需子藥數千斤。渠全無來源，糧米擄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沅弟啓行後，日日大雨，甚爲辛苦。

余右目紅痛，不能寫小字。前因賢弟夫婦四十壽辰，思寫紅紙屏一幅寄賀，即將平日所稱之祖父勤儉孝友書疏魚豬等語述寫一篇爲壽序，也可爲格言也。茲因目疾尚未及辦，待下次再寄也。

叔父處前年以大事未辦壽屏，明年叔母五十晉一，擬請漱六鶴仙爲之，弟意以爲何如在界嶺等處，弟亦太

辛苦，須常服補藥，保養身體，孝之大端也。（咸豐九年五月廿四日）

致四弟（必須略置墓田）

澄沅兩弟左右：寶慶解圍，團勇當撤，賊竄祁衡，吾邑遂可弛防。予在湖口住十日，八月初一日至潯陽，耽擱二日，因阻風不克成行。好在上游無事，賊不入蜀，余行雖遲滯，尚不誤事。日內守風此間，可遊覽廬山近處勝境。朱品隆等各營，已由陸路先至黃州。季弟奉胡中丞札，募勇千人，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吉字中營之餉，到黃州再派人起解，如已開船前來，則不起解亦可。

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果辦得到否，須略置墓田，令守墓者耕之。凡墓下立雙石柱，方柱圓首，柱高而遠，不刻字者，爲之華表。柱矮而刻字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二條，謂之坊。凡神道碑，有上覆以亭者，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碑石貼砌，上蓋圓銅瓦者，有露立全無覆蓋者。三者隨弟斟酌，要之上用蟠首，下用龜趺，則一定之式，不可改易。

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禮者，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碑，又於極南處，立神道碑，稍簡者，僅立一碑。二者聽弟斟酌，要之宜立於墓門之外。江西立於墳堆之趾，湖南立於羅篁之頭，蓋非古法，不可學也。

至築墳結頂，上年周壁冲，結冲最合古法。今京師王公貝勒及品官之家，墳塋多用此式，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駭聞而不用也。吾之所見如此，望弟細心詳酌。吾於祖父墳墓祠廟，皆未盡心，實懷隱疚。今沅弟能力辦之，澄弟能玉成之，爲先人之功臣，卽爲余彌此缺憾，且慰且感。余此次在外，專了從前未了之事，而彌縫過失，亦十得七八耳。（咸豐九年八月初五日自九江舟次發）

致四弟（痛悉叔父去世）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接來信，痛悉叔父大人於十九日戌刻去世，哀痛曷極！自八年十一月，聞溫弟之耗，叔父即說話不圓，已虞其以憂傷身。叔父生平，外面雖處順境，而暗中亦極鬱抑，思之傷心。此次一切從豐，兩弟自有權衡，喪禮以哀爲主，次以肅靜爲主。余於聞訃之第二日，進公館設位成服，擬素食七日，素服十四日，仍行撤靈入營。

季弟擬請假回籍，余囑其來宿松靈前行禮。沉弟不敢再求愜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濕氣一層，不可不詳密，若濕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濕氣，乃不生病。至囑至囑。（咸豐十年二月初八日）

致四弟（尋地必求愜意）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沉弟既與作梅意見相合，家中尋地，可留梅公多住一二月，以必得爲期。改葬本非好事，然既已屢改，則必求愜意而後止。余非欲求地以徵富貴者，惟作梅以三千里外至吾鄉，千難萬難，不可錯過。澄弟所跋對聯，甚爲妥洽，服補藥雖多，仍當常常靜坐，不可日日外出。一則保養身體，一則教訓子姪，至囑至囑。此間至今未得進兵，實爲遲滯。希應至多公處，與之暢談，針芥契合，相得益彰。大約數日後即可移營，進逼桐城懷甯矣。浙江克復後，皖南又大震動，河南捻匪上竄，陝西及樊城戒嚴，四眼狗近拊全椒，思解金陵之圍。余身體平安，辭疾皆在脛以下，本是空閒地方，任其騷擾可也。（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四日）

致四弟（應酬必須親到）

澄弟左右：舅母去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唁否？此等處，兄弟中有親往者爲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懇懇，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爲法。

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益。（咸豐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致四弟（紀鴻倅取縣首）

澄弟左右：紀鴻兒倅取縣首，詩文雖不甚穩愜，而其中多有精警之句，疏宕之氣，實皆先生時雨之化，可敬可感。嘗略備微儀，以申鄙意。府院考皆當極熟之時，鴻兒體弱，不知能耐此酷暑否？今年鄉試，鴻兒即可不必入場。蓋工夫尙早，年紀太輕，本無望中之理，又恐鴻兒難熬此九日之辛苦也。

軍事平善，多將軍於十四夜攻克廬州府城，皖北數十州縣爲粵匪所占，今皆克復，一律肅清。只餘二三城，爲捻匪苗逆所占，想亦易於就緒。四眼狗未經擒戮，北竄河南，殊爲後患。

沅弟由西梁山渡江南岸，進攻金柱關。季弟尙在魯港，鮑春霆進攻寧國，府徽等處，賊皆退江西，今年得保平安。余身體平安，家中不必憂念。（同治元年四月廿四日）

致九弟（擬接季弟靈柩）

沉弟左右：接得十八日辰刻信，知季弟溘逝，哀痛曷極！應商之事，條列如左：

一、余准於三日起行赴金陵，本月內准到，一則與弟商季弟後事，一則親接季弟靈柩由金陵護送至安慶，載靈柩之船不必大，取其輕便易行者。余坐一長龍船，季槻載一民船，各用數號杉板拖帶，庶上水穩而且快。至安慶後，應否另換大船，俟與弟面商。

一、季弟請卸事，應請少荃出奏。上海現在有威林密輪船在此，廿六七日可過金陵，余信弟信，均可由該船帶滬。一、季弟部下五千人，自當歸併弟處統領。若另有可分統之人，俟余與弟相見後，再行下札。弟久勞之後，繼以憂傷，務當強自寬解。余于兄弟骨肉之際，夙有慚德，愧憾甚多，弟則仁至義盡，毫無遺憾，千萬莫大悲傷。

一、弟信須洋藥等物，余當帶洋藥萬斤，洋帽二十萬，洋槍四百桿，親交弟處。白齊文在上海大鬧，茲將篤仙信付閱，該軍斷不來矣。只要春霆站得住，軍務尚可支持也。（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二日）

致九弟（述季柩已到此）

沉弟左右：兩日未接弟信，不知金陵各營平安否？季弟櫬到此已一日，外間幃幃頗多，無十分稱意者。余因書一聯云：『英名百戰總成空，淚眼看河山。憐余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慧業多生磨不盡，癡心說因果，來世再爲哲弟，並爲勳臣。』亦不稱意也。今日已漆一次，擬在此漆五次，二十日發引登舟。

少荃信來，欲爲季請諡請祠，請加銜立傳，恐已在官奏之後，茲將少荃信鈔閱。朱雲巖因前調青陽之檄，已棄旌德城而回徽寧郡，四面皆賊，深恐難支。（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

致九弟（擬作季弟墓志）

沉弟左右：昨寄緘後，翠山恰到，道弟雖憂勞過甚，而精神完足，爲之少慰。余在季公館三宿，今日仍回本署，至鹽河一看，新城已修十分之八，十五六可竣工矣。九洲洲圖迄無善本，余倩人畫一幅，以應恭邸之求，茲將副本寄弟一閱，果不甚差謬否？春蠶久無來信，懸系之至。

昨夕擬爲季弟作墓志，竟夜未成一字，卻又得輓聯一副云：『大地干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里，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或用弟名寫之，或不用寫，尙未定也。（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致九弟（派送季樞歸里）

沉弟左右：季弟墓志作就，不甚稱意。唐鶴九所寄輓聯極佳，云：『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成功，挽回劫運；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灑淚，又隕臺星。』余欲改成功二字爲功成，改灑淚二字爲痛定，似更妥叶。

余僅派戈什哈一人送季櫬，蓋以弟所派諸人，凡事皆有條理，不必更派文武委員，反致紛亂也。（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致四弟（述季喪甚整齊）

澄弟左右：接弟來信，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將在荷葉宅內爲季治喪發引。季弟此次身後之事，沉在金陵，辦得十分整齊。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二十發引登舟，一切未敢稍忽。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禮儀規模，一一相似，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輿，新製高脚牌，輓聯稍少，祭幛則較七年更多。身後之虛榮，在季弟可稱全備。前沉弟意

季櫬到湘鄉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余意亦以爲然。望弟卽照此辦理，將季櫬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千妥萬妥。

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尙不可煩，况喪禮而可煩，儻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季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卽在此發引登山。想季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爲然。

再季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而走十六日，甚爲遲滯。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計程至湘潭二千里，應須四十餘日，乃可到，當在二月十五後矣。然風信無定，或遇順風早到，亦未可知。自湘潭至北港，又須七八日，家中辦接柩事，總在二月初十以後。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二者聽弟一言決斷。余與沅相隔太遠，往返商酌，恐致誤事，不敢遙斷也。

季弟升知府，贈按察使，兩次諭旨寄回。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請諡請祠，恐更有後命。二十日業經題主，須改題耳。（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二日）

致九弟（述爲季弟請諡）

沅弟左右：少荃爲季弟請諡請祠，摺稿昨日寄到，茲鈔寄弟一閱，是否愈允，殊不敢必。但吾與弟將來若再立功績，克復金陵，則請諡亦終可望允准。兩宮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濁揚清，賞罰嚴明，但患無可賞之實，不患無不次之賞。而罰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米與何，近日拿問勝帥，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進京，諭旨皆嚴切異常。吾輩忝當重任，不特無意外之罰，而特無可罰之實。

少荃解銀四萬，吾暫不解弟處，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爲度歲之資。弟處昨日解銀四萬，年內必到。其解錢二

萬串，今日用民船解去，年內之能到與否，未可知也。澄弟昨有信來，言季槻不宜附葬馬公塘，其言亦頗近理。余因相隔太遠，不敢遙決，請澄自行決斷。（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三日）

